



英雄的虎门

——虎门人民抗英史

英雄的虎門

中共虎門人民公社委員會編
中山大學中文系

*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廣州大南路43號)

廣東省報紙、期刊、出版社登記證粵版字第2號

廣東省新華書店發行

廣東人民印刷廠印刷

*

統一書號：10111·500

書號：1843·850×1168 1/32·4 3/4印張·105,000字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100 定價：(5)四角二分

內 容 簡 介

虎門是一個有着光榮的戰鬥傳統的地方。一百多年前，民族英雄林則徐就在這裡沉重地打擊過英帝國主義的侵略。特別是近幾十年以來，虎門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留下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業跡。解放以後，這裡的人民更以沖天干劲，為建設自己的社會主義幸福生活而苦干、巧干，不斷地改變着虎門的面貌。這本公社史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虎門人民在各個歷史時期的鬥爭生活的；材料真實，題材較廣，具有一定的文藝色彩，是一本內容豐富的讀物。

目 录

虎門公社調查报告.....	陶 鑄 1
虎門人民公社概述.....	24
第一章 战争岁月.....	29
上沙浩劫.....	29
零丁洋里苦无边.....	32
“管他的，开炮！”.....	35
巾幗英雄吳石娇.....	37
抗日游击队在北宁.....	43
虎門四烈士.....	49
“表兄弟”.....	55
众矢之的.....	58
龙头山之捷.....	63
这事发生在翠珍酒家.....	66
媽媽的眼睛.....	68
第二章 阳关大道.....	71
血和泪的控诉.....	71
斗倒恶霸邓建葵.....	76

一部血腥发家史	81
一个女人的谈话	84
第一个互助组的威力	89
阳关大道	93
在真理面前	98
酒家烈火	102
第三章 公社万岁	105
虎门人民公社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105
万紫千红一枝花	109
飞翔吧虎门草织厂	115
海洋的主人	117
卢屋食堂巡礼	121
春风幼苗	123
欢乐的晚年	127
白沙油鸭	134
堵河散记	136
干劲万岁	139
后 记	142

虎門公社調查報告

陶 鑄

一月中旬，我帶了几个同志到东莞虎門人民公社作整社試点工作，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下面便是我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和問題，以及我們对解决这些問題的看法。

一、三个月時間显示出公社的巨大优越性

东莞县的虎門人民公社是在一九五八年国庆节那天誕生的。成立仅仅三个月，但是，無論从社員增加收入的情况来看，或者从生产发展的情况来看，都已經显示出它的巨大的优越性。

如果說，曲江县樟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由于它成立的時間較长（八个月）显示出来的，那末，虎門人民公社就可以說明即使是時間較短（三个月），也完全可以显示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来。

虎門人民公社的生产条件并不怎么好，在公社化之前的农业生产也不突出。它只不过是广东省极为普通的一个公社。所以当

我們了解并研究了這個公社的一些基本情況之后，完全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民公社已經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人民公社正以它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地成長；隨着時間的前進，人民公社將越來越大地顯示出它的優越性。

二、社員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虎門人民公社是由過去的三個鄉（虎門、北柵、長安）八十二個農業社組成的。總人口六萬四千七百六十七人。它成立僅僅三個月。社的工、農、副業總產值一九五七年為一千四百八十多萬元，一九五八年為二千二百二十多萬元。虎門公社的人們，和別的公社一樣，在一九五八年干劲沖天，工、農、副業生產都有很大躍進。一九五八年這個社的稻穀產量平均每畝為九百斤，比一九五七年畝產五百五十八斤增產百分之六十一多。虎門公社在東莞縣十三個公社中，糧食增產算是最少的了，原因是他們的水利關還未過好，相當大一部分咸田產量很低；再加上公社化以前，勞動力調配不是那麼方便，虎門公社地區地廣人少，搶插時誤了時間，所以糧食增產不是那麼突出。但是，從公社化前后的工業和副業生產情況來對比一下，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到生產發展的速度是多麼快了。一九五八年全社工業和副業總產值為一千一百七十一萬多元，而一九五八年十月到十二月（公社成立后）的三個月時間，却占掉四百五十六萬多元，即占全年總產值百分之三十九。如果再拿這三個月工業和副業每個月都不同的直線上升的總產值數目字來看看，就更可以看出公社的成立對發展生產的重大意義。這個社十月份工業和副業總產值是一百一十九萬多

元，十一月份是一百四十五万多元，而十二月份却是一百九十一万多元。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的收入显著地增加了，社员的生活大大地改善了。

虎门地区傍山面海，在生产发展上本来是很有前途的地区。但是在解放前，这里的人们却过着贫困痛苦的生活。解放前这里稻谷的生产水平很低，每亩产量不过二百斤左右，不要说一天吃不上三餐饱饭，每遇旱潦或者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吃竹米和草头充饥。现在的白沙耕作区，在一九四三年旱灾时，就有一千二百多农民吃竹米度日，有七十二人因吃竹米吐血毙命。解放后，人们翻了身，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据调查，一九五三年这里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三元四角一分，到了一九五七年，就有显著的增加。一九五七年各农业社分配给社员部分加上家庭副业，共为五百万元左右，每户平均每月收入二十六元六角五分，按人口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六元九角一分。

公社化后，社员们的收入显著地增加了。这个公社成立后根据他们的经济情况，提出了“六包”（包吃饭、菜金；包医疗，包教育，包殓葬，包电影，包理发），以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为例，全社工资和供给部分总支出为七十二万九千多元，其中工资部分二十二万多元，平均每个劳动力得工资六元；供给部分五十万多元。“六包”中，吃饭、菜金每人平均每月六元六角五分；医疗、殓葬五角八分；教育四角（包括其它一些福利）；电影一角；理发一角。一共是七元八角三分。如果把工资总额加上供给部分，按人口平均每人一月收入为十一元二角六分，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三；每户平均一月收入为四十二元七角四分，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一强。

在公社化以前，各个农业社由于自然条件不同，收入情况也是悬殊的。有的社最高一个劳动日是一元三角，而最低的社却只有三角。这八十二个农业社中只有九个社比较富裕，另外七十三个社却是贫困或比较贫困的。但是不论怎么样，公社化以后，所有原来的农业社的每户收入平均起来都是增加了。只有象原来虎门寨那样特别富裕的社（现在是一个生产队），在一百八十五户中，有三十四户减少收入。但是这三十四户经过查对，其中有八户是因为公社化后劳动力减少而减收的，有十三户过去在小社时曾经给予一定照顾，公社化后没有再照顾所以减收的，只有十三户确实是劳动力强、担负少，由于分配制度的改变而减收的。而这样的减收户，在全公社一万七千多户人家中，最多也不过是几百户而已。虎门寨生产队过去在全公社算是最富裕的了，一九五七年平均每户每月收入三十九元零九分，公社化之后，每户每月平均收入四十一元三角，比一九五七年仍旧增加二元多。至于一些过去收入少的地区，增加收入就更多了。譬如怀德耕作区，过去收入是很低的，一九五七年平均每户每月收入二十二元四角，公社化后增至三十七元二角七分，全耕作区一千零三户，除了二十八户保收外，其余九百多户都增加了收入。

由于社员们收入增加，购买力显著地提高了。我们在虎门寨生产队了解的几户人家，可以略见一斑。有个社员麦堂，已经四十九岁了，他家五口人只有一个半的劳动力，过去挣到工分只够维持吃饭；公社化以后，他领了工资，买了六丈布，全家每人做一套新衣服准备过春节。有个女社员梁执，她不但给孩子、丈夫和自己都剪了新衣服，还化了八元多钱买了一张棉被。她说：“台风刮得再大，我也不怕了。”

公社化前后，虎门地区建立了食堂二百五十八间，幼儿园、

托儿所三百八十八間。每个食堂伙食办得很好，飯菜做得很有味道，白米干飯是尽量吃的，并且隔不到几天就可吃到一頓魚或肉。社員对伙食非常滿意。中山大学下乡在該社参加劳动的学生对伙食的看法，认为他們在学校吃十二元一月的伙食也并不比这个社的伙食好。幼儿园、托儿所也有一半左右办得不錯。妇女們对这些措施欢迎极了。她們說，这次才是真正地妇女大解放了，她們可以不再受孩子的拖累而去做工了，她們不要再围着鍋灶轉了。因为有劳动力的妇女可用全部時間参加劳动，所以很多人家增加了收入。

社員們談起来感触最深的，还有小孩子入学讀書的問題。他們說：“过去政府总叫我們送孩子去讀書，心里也知道这是好事情，可是到送的时候又犹豫了，大一点的，想叫他頂半个劳动力，多掙点工分；小一点的又想叫他看着更小的在家里玩，好让媽媽下田做工。公社化以后可不同了，小的可以送入幼儿园和托儿所，不要再叫七八岁的孩子当‘保姆’，大的也可以又上学又参加劳动了。”公社化以后，社員的孩子入学情况有了显著的改变。公社化前，全社公立和民办小学一共有七十四間，学生七千一百多人；公社化后，民办小学增加了五十八間，学生增加了四千一百多人。因为后来停止收插班生，所以还剩有一些适龄儿童沒有入学，預計下一学期学生人数将有更多的增加，可以做到普及小学教育。

公社包医疗，改善了治疗条件之后，社員們的健康情况有了很大改变，社員們担心生一场病就会弄得生活很紧张的心思放下了。包医疗后，最根本的改变，就是改变了过去农民小病不看，拖成大病后才看的情况。过去一方面由于医疗机构不健全，另一方面有的农民由于經濟状况不那么好（尤其是貧农和下中农），又

怕减少工分，所以有了小病往往是拖下去，有的拖成大病，有的甚至“拖”掉生命。公社化以后，基本上改变了这一情况。公社化后，这个社统一训练了四十五个医务人员，同时对医院和医疗站做了合理的安排和调整之外，还增加了一间分院，五个医疗站，一个防疫队。过去有些地区没有医疗站，现在每一个耕作区都有一两个医疗站了。他们还由中心医院派出十八名医生和十七名护士，下乡巡回防治流行疾病。过去虽然也有医生护士下乡，但是农民小病不想看，所以效果不大。现在却不同了。一九五八年冬天广东干旱，雨量很少，在十月至十二月这个期间，虎门地区曾经发生流行性感冒和麻疹，先后患病的有八千多人。由于包医疗，才保证了人民的健康。群众反映：如果不是包医疗，绝对不会使这些人都得到及时的救治。北宁耕作区有个社员陈三寿，患了絞窄性疝气，经过很复杂的治疗才痊愈。他说：“万幸公社福利办得好，治好我的病，救了我的命，几天（不管怎样）我都要祷告公社长命百岁！”

社员们的生活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有了这么显著的提高，社员们的教育和医疗都由公社包了起来，尤其是吃饭吃菜不要钱，使社员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公社的命运联结起来了。人民公社已经在广大群众心中（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生了根。龙眼生产队有一个贫农说：“人民公社是我们的命根子，谁要搞垮它，我就和谁拚命！”一个老年农民也说：“我过去不管劳动得多累，躺在床上总睡不着，在床上要盘算油盐柴米钱，越盘算就越睡不着。现在可好了，躺下就睡着了。”白博耕作区有个社员郑威仔，公社化以后，认为是党把他带进了“天堂”。他过去总是为自己的生活操心，为自己儿女的教育操心，现在不用操心了，他说：“我一心一意搞生产了。”在收割时，他每天超过定额两

倍，在深翻时，他每天超过定额一倍。由于公社化给广大群众带来了这么多的好处，所以他们心里想的不是公社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公社怎样才能办得更好更巩固的问题。因此整社一开始，他们就贴出十八万张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有的批评干部作风，有的建议改善经营管理，有的揭露坏人坏事，有的向一些公社化后当了干部的坏分子展开斗争。就是在这种热爱公社的情绪下，只几天时间，社员们就揭发出一些干部搞本位主义，打埋伏、隐瞒粮食十万担的严重情况。当我们了解了这些情况后，问了虎门寨生产队的几个社员。我们问：“公社垮的了垮不了？”他们说：“垮不了。”我们又问：“原子弹来炸呢？”他们说：“原子弹也炸不垮。”我们又问为什么，他们说：“原子弹是炸不垮人心的。”

在虎门公社几天时间，使我们看到：千万人从他们亲身的经历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人民公社永远不会垮台，人民公社一定要巩固、发展、提高起来。

三、各项事业得到密切结合和迅速发展

虎门人民公社为什么会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如此显著的利益呢？正如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是由于人民公社成立后，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作统一的安排和调度，比以前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使用，因而更便于发展生产；工农商学兵各项事业（其中的农又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在公社的统一领导下，得到了密切的结合和迅速的发展，特别是成千成万的小

工厂在农村中雨后春笋般地兴建了起来。”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让我先谈谈虎门地区的三个特点：

虎门地区的第一个特点是面对海洋，背靠大山，有平原，有山区，有沙田。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既能开荒造林，又能出海打鱼，耕地面积又多（十九万多亩），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的。第二个特点是山区和平原经常受旱，沙田易受旱受咸，而雨量较多时，平原地带又易受浸。解放后虽然兴修了许多水利，但是还没有完全过关，一九五八年仍然有八万多亩咸田是“望天田”。第三个特点是地广人少，劳力不足。按耕地面积，全公社农业劳动力平均每人六亩半，在公社化前，部分耕作区平均每人超过十亩。

这样一些特点，在别的公社也是或多或少存在的。应该说，从总的来看，这些特点对生产来讲是有利的（主要是第一个和第三个），即使有的特点目前看来不利，但是只要我们改变一下它的情况，能够因地制宜，那就对我们非常有利了。可是，要真正发挥这些特点的作用，只有在公社化后，发挥了公社的“一曰大，二曰公”的作用时才能做到。

从农业生产方面来看，公社化后才更大程度地做到了人尽其才，地尽其用，统一安排，因地制宜。因而过去在合作社时没有解决的问题，公社化后都解决了。从统一安排劳动力来说，公社化后就解决了过去还是合作社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譬如修水利，公社化前，由于水利工程受益地区的限制，调拨人力困难，当时修水利人数只有三千二百多人，公社成立后几天，由于劳力可以统一调拨了，修水利人数就增加到七千四百多人，大大推动了水利工程的进展。该地区的四项大水利工程以前一直无法修建，公社化后马上动了工，在一九五八年十月至十二月这段时

間，就完成了水利工程二十三萬土方，而在往年，是要秋收後才能抽出勞動力來修水利的。

過去，虎門地區搶收經濟作物時勞力缺乏，是很大的一個問題。公社化後，這個問題也解決了。譬如原來種花生的地區，公社化前由於勞力缺乏，每天只收一百四十畝，公社成立後，立即抽調別的地區的人力去支援，每天收到三百零八畝，公社化前預定二十天才能收完的花生，八天內就收完了。又如收水草，原來種水草的地區，由於勞力缺乏，每天只收一百二十三畝，公社化後，抽出人力去支援，每天收到二百零九畝，大大減少了水草的損耗。此外，在深翻方面，虎門公社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到一月十五日為止，全公社已完完成深翻的土地十萬畝，占今年早稻面積的百分之八十三，其中深翻一尺二寸以上的有三萬四千多畝。

怎樣在保證糧食生產的同時，因地制宜，發展多種經營，增加社員收入，公社化也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過去每一個小社都要以生產稻谷為主，不管你這個社的土地適合種什麼，不管你這個社的社員熟悉種什麼，要想完全不種糧食或少種糧食是不可能的。但是公社化後解決了這個矛盾。拿蔬菜來說，虎門地區有一些地方種蔬菜是很有名的（這地區交通便利，主要是供應大城市和出口的需要），他們種的菜又肥又大，病蟲害很少。一九五八年全公社只種三千畝左右蔬菜，今年他們在保證完成糧食任務的同時，計劃種一萬畝左右。實際上，公社化後他們已經逐步地改變了這一情況，有些適宜並善於種蔬菜的地方，已經種上蔬菜了。這從公社化後三個月的出售蔬菜的收入中就可以看得出來。十月份出售蔬菜的收入為四萬九千多元，十一月份為六萬六千多元，而十二月份則為九萬元多。

從工業生產方面來看。在公社化以前，工業生產在勞動力、

資金、原料等問題上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此限制了工業生產的迅速發展。公社化以後，這些問題都得到了解決。過去工業勞動力只有一千八百五十四人，公社成立後，即由農業戰線上調來農民二千五百五十二人，解決了工業戰線上勞動力缺乏的問題。過去工業資金都是依靠互相借用或國家貸款來解決的，一九五八年銀行貸款約九萬元左右，公社成立後，由公社調撥了工業資金一百九十萬元。過去很多原料都是買進的，現在很多可以自給了。正因為解決了這一系列過去不好解決的問題，所以在短短三個月時間內，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都有了迅速的發展。在公社化前全社有工廠十四間，公社化後增加為三十六間。在公社化前，主要的產品有海肥、木船、草蓆等十二種，公社化後，增加了植物刺激素、化肥、細菌肥、化工原料（哥士的）、炸藥、鋼鐵、造紙、機床、農械、耐火磚等。這些產品，一方面供給了全社的需要，另一方面作為商品出售，保證了公社的經常收入。譬如建築材料廠，公社化以後，他們在原料豐富，近水或是近公路的地方，由原來的三間發展為六間，增加收入四萬六千多元，如加上半成品（因缺煤未燒成）則為十二萬多元。草織廠也是如此。公社化以後，他們又建立了七個廠，三個月來生產產值為二十九萬多元，占一九五八年該廠全年總產值百分之三十八。而且是月月上升的，十月份為八萬二千多元，十一月份為九萬七千多元，十二月份為十一萬六千多元。

從多種經營的生產方面來看。虎門地區的特点是適宜搞多種經營的，但是在公社化以前，不能很好地做到因地制宜，而且勞力和資金等問題都不能及時地解決。公社化以後，這些問題都解決了。他們還組織了一支擁有四千多人的專業隊伍，大搞多種經營。在畜牧業方面，虎門地區本來近海處適宜養鴨，山區適宜

养鸡养猪，公社化以前，不能因地制宜地发展，每个地区各种东西都希望养一些，但是公社化后却可以根据地理条件有计划地养殖了。在集体养猪养鸡等问题上，他们还没有取得很好的经验，然而在三个月时间内，畜牧业已有所发展，猪比公社化前增加两千多口，鸭增加两万只左右，鹅增加八千多只。渔业发展则显得更加突出了。公社化以前，虎门地区虽然滨海，水产丰富，四季不断，但是公社化前各耕作区由于劳力不足，资金缺乏，所捕水产，除自给外，能出售的很少。公社化后，他们组织了一支五百多人的专业队，十二条船经常出海捕鱼，捕获量大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份除自给外，还上市八十五担；十二月份上市一百一十二担，今年一月份只半个多月就上市一百六十担。从卖鱼收入的数目也是可以看出这一方面是怎样地直线上升的。十月份渔业总收入为一万多元多一点，十一月份为三万八千多元，十二月份为四万七千多元（如加上利用淡水孵化鱼苗的收入则为五十四万七千多元）。

由于公社化后工业和多种经营的迅速发展，这就使虎门公社的现金收入大大增加。我们问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对每月发放社员工资有没有保证，他们说不但有保证，而且有余，他们还要搞基本建设，要扩大再生产。从下面几个数目字中看来，他们的确是这样做了。十一月份他们发放工资三十四万多元（这个月未包菜金）；十二月份发工资二十二万多元，菜金开销了二十二万多元，加在一起为四十四万多元（比十一月份增加百分之三十）。基本建设投资，十月份、十一月份都是五万二千元左右，十二月份却增加到一百三十三万多元。所以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欧灿和我们摆完三笔账（生产账、收入账、存款账）后，信心百倍地说：“只要我们大力改进我们的工作，克服工作中的缺点，我们的公社就会越来越巩固，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来。”

四、需要解决的六个問題

虎門人民公社在短短三個月時間內就取得了这样显著的成績，用无数事实說明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但是它毕竟是新的組織，所以在組織工作上和思想上还存在不少問題。我們認為，这些問題在别的公社也是同样会或多或少存在的。因此，我們只要不冲昏头脑，整社中能及时注意和解决这些問題，公社就会更加巩固，更加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从目前看来，虎門公社有六个比較突出的問題：

（一）集中統一与反对本位主义的問題

这次成立人民公社時間比較快，沒有来得及把思想工作做得深透，因此，在干部和群眾的思想中，都有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需要解决。在干部中間，本位主义的問題是比較突出的。自然，这个問題和領導上沒有抓紧有很大关系。从虎門公社来看，这个問題主要表现在粮食、財政、副食品三个方面。虎門公社的情况說明，把許多小社組織成一個大的公社，开始时必須強調集中統一，只有在集中統一的基础上才能实行适当的分权。不然，就很难充分發揮公社“一曰大，二曰公”的优越性。同时，干部的本位主义不反掉，各人抱着一个小攤攤講分权，那就很有把公社变为一个空架子的危險。不但如此，这种本位主义的思想 and 行为发展下去，还会使干部受到腐蝕。事实上，已經有个別干部墮落为貪污腐化分子了。

虎門公社這一問題雖然早有发现，但是真正暴露出来，是从粮食問題上开始的。这次他們开了一个多星期的会，搞出粮食十万担左右。从这次會議所暴露出来的情况，可以看到有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是相当严重的。譬如烏沙区李屋生产队打埋伏稻谷一万七千斤。据他們說，他們打埋伏的理由有三个：（1）万一公社管不起飯，自己队可以有飯吃；（2）有粮食就可以搞副业；（3）可以比別的生产队搞的好些。在財政問題上也有同样問題存在。据他們初步查出，資金打埋伏、公私不分、貪污的有一万二千多元。本位主义表现在副食品上也是比較突出的。如果有一些副食品是本耕作区出产的，給社員們吃一点好的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有的干部却把公社的东西拿来乱吃，有上繳任务的也不上繳或者少上繳，那就不对了。譬如本来规定食堂可以养一些猪，现在他們把公社的大猪赶到食堂去，說是食堂的了。蔬菜也有这个問題。本来规定食堂可以种一些菜，但是有些干部却把公社的好菜地插上一块牌子，就算是食堂的了。

从这些情况里，可以看出不少干部的本位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当然，公社化后領導上沒有有意識地抓这一問題，以及在处理耕作区与耕作区之間，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間的分配时，沒有适当照顧彼此之間原有的差別，是造成干部本位主义的客观原因之一。但是干部本身思想上有問題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公社化是一个很大的变动，在这样大的一个变动时期，不对干部进行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是不行的。过去，在土地改革时，在合作化大发展时，我們对干部不断地武装思想，提高思想，因此才保證了运动的彻底胜利。公社化也应该如此。由于它成立得快，运动发展得特別迅速，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沒有来得及进行或者很少进行，所以这次整社一定要很好地补上这一課。

在整社当中，要通过粮食、财政、副食品等问题，对干部进行一次思想教育。而这次思想教育的中心就是反对本位主义。如果一个干部能反掉了本位主义，那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就会大大提高一步。不然，一个满身本位主义的人，是很难设想他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也很难设想他会搞好人民公社的工作。而从领导上来看，则应该在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反掉本位主义的基础上，把权力首先集中统一起来，然后再适当地给予分权和机动。我们相信，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公社的“一曰大，二曰公”的优越性就会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对于目前在生产问题上，右倾保守思想又有点抬头，主要是富裕中农有点抬头，有点“翘尾巴”的问题，可以迅速得到解决。其实，以上这些情况，从反面也可以看出虎门公社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二）积极地壮大集体经营与更好地因地制宜的问题

怎样在必须强调以粮食生产为第一任务，并在不违反国家统一计划的前提下，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积极地壮大集体经营事业，是虎门公社也是其它公社在今年生产上必须注意与解决的问题。仅仅三个月时间，虎门公社已经从各个方面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来。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怎样贯彻执行以上的生产方针，使生产力得到飞跃的发展还是今后的事。

虎门公社今年用十二万亩田种稻谷，采取每亩产六千斤的措施，保证每亩产量要达到三千斤。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后，他们来不及抓集体经营，今年预备抓一下。他们预备把一个山区的耕作区改为畜牧区，大量养猪，预计可养二十万口。他们还预备

大規模养鴨养鸡。自然，开始养时可能碰到一些技术問題，但是从发展方向来看，这是对头的，应当大力提倡，以增加商品性生产，滿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社員个人可以也应该养些鸡鴨，但是在公社化后，不可能依靠社員私养鸡鴨来达到以上目的。

关于因地制宜，据虎門公社党委計劃，今年他們可以利用河涌养魚一万四千亩（一九五八年仅一千多亩）；水庫养魚八千亩（比一九五八年多了一倍）；他們还預备养海带四千亩。这些計劃在一九五八年春天是不敢想也不可能做到的，因为那时候他們沒有沙田引淡这样大的水利工程（这个工程的完成可以有河涌一万二千亩利用起来养魚）；那时候他們沒有办法解决这么多的魚苗問題（一九五八年就因为缺乏魚苗丢荒魚塘一千亩）；那时候适合搞这些生产的地方不是缺乏劳力就是缺乏資金。公社化后这些問題完全可以解决了。现在的問題是怎样抓住这些有利条件，發揮干部和群众的冲天干劲来实现这个計劃。据他們預算，光水产的收入一九五九年就会有九百万元，而一九五八年是八十二万多元。

今年他們还計劃种植蔬菜一万亩左右，其中商品性生产占一半以上，可收入一百万元。而一九五八年他們靠蔬菜只收入十八万多元。

虎門公社还可以根据他們地区的特点大办工业。譬如造纸、草織、建筑材料等，都是可以大发展的。关于这些，他們才初步拟定了一个规划，怎样实现这一规划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是可以肯定說，只要他們能充分掌握自己的地区特点，鼓足干劲，切切实实做好工作，一九五九年的生产发展是不可限量的。同时該社发展副业和工业都放在收入可靠的基础上面，这一点很重要。如只顧一时的收入好，把副业和工业建立在一些临时性不可

靠的基础上，那是很危險的，是要吃大虧的。

（三）勞動力組織問題以及勞動制度的健全問題

公社成立後，勞動力調撥大大方便了。但是與此同時，也帶來了勞動力組織工作跟不上去的問題。農業社的一些制度不適用了，新的制度還未建立或未健全起來，再加上有些群眾思想覺悟還不是很高，因此窩工浪費以及有些群眾勞動積極性不高的現象是存在的。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認為必須吸收過去生產合作社有用的勞動制度和勞動組織的方式方法，在過去的基础上，建立並健全公社的勞動組織與勞動制度。公社的勞動組織與勞動制度是一種新的方式和制度，但它必須是從原有的基礎上產生的，不是憑空產生的。

根據虎門耕作區的調查，窩工浪費的現象主要表现在三個方面：（1）勞動力漏網多；（2）勞動力使用不合理；（3）勞動力調動太頻繁，無計劃，造成人工浪費嚴重。

虎門公社原來就有一種獎勤懲懶的制度，它在督促群眾積極參加生產方面是起作用的。他們以工資的百分之二十為獎金，每五天評一次勞動態度和檢查完成任務的情況，每一個月評一次獎，得獎者除了工資之外還可以得到獎金。每三個月評一次勞動級別，調整一次工資。對於出勤不積極和懶惰成性的人，無故不出工的作曠工論，曠工一天扣兩天的工資。這個辦法是可行的，別的公社還沒有建立這一制度的，也可參照虎門公社的辦法把它建立起來。但是，虎門公社這一制度並沒有解決更好地提高整個的勞動效率的問題。譬如公社與耕作區之間、耕作區與生產隊之間，怎樣才能既要訂任務，包干負責，又要能使他們充分發揮本

单位的积极性，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虎门公社时，曾和他们研究了一下，他们订出了一个“四包”方案，预备在群众中讨论后修改执行。所谓“四包”，就是包产（或包产值），包财务（生产成本和行政费），包劳动力，包措施。包的单位是由公社包到耕作区，由耕作区包到生产队，生产队不再往下包。生产队接受“四包”后，要实行“五到田”，以保证“四包”实现。

“五到田”就是，作物到田，指标到田，措施到田，用工计划到田，人员到田。工业和副业也要采取类似的措施包下来。总的精神就是“包到生产队，责任到人”的办法。此外，他们还根据不同情况，作了些定额规定（不完善），订出了集体的奖励与惩罚办法。如超额完成任务时，以一部分拿出来做奖金；减产或不能完成任务超过百分之二十而又没有正当理由的，就要按减产比例扣减本年度工资，由下年度工资中扣除。要解决提高公社的劳动效率问题，在实行“四包”“五到田”还必须搞好“六定”的同时，要认真搞好分级管理，贯彻责任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起来。根据我省情况（公社大，平均在一万户以上），我们认为，以三级管理（公社、耕作区、生产队）、三级核算为好。

当然，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但是没有一定的制度来保证还是不行的。如果在生产上没有一份责任，做好一点没有奖励，做坏一点没有批评或惩罚，那是不公本的，而且也不能很好地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来。这些办法在生产合作社时本来都有；公社化后，有些同志认为这些本来有用的东西也可以不要了。过去的东西有一些可能不再同样适用于现在的情况，但是我们要把适用的部分加以发展。虎门公社订出的这些制度，当然还不够完善，但是它的总的精神是对头的。

(四) 分配問題

从虎門公社看来，分配上有三个問題需要解决。这三个問題是：減收戶問題；工資等級差別問題；供給部分与工資部分的比例問題。

从全公社以及每个耕作区看来，社員平均的收入都是增加了的，但是具体到每一戶时，还是有保收戶与減收戶。以十二月份发放工資与供給部分为例，全社增加收入戶占全社戶数百分之八十八强；保收戶占全社戶数百分之六强；減收戶占全社戶数百分之六弱。这些減收戶的情况是比較复杂的。有些減收戶的減收情况是正常的，譬如公社化后家里的劳动力少了或是弱了，这些人家即使不公社化也是要減收的；又譬如公社化前有些上中农自己搞副业，走資本主义自发道路，现在收入減少了也是正常的。但是有些人家里劳动力多，劳动力强，家庭担負少的，确是減收了。这种人在过去比較富裕的生产合作社时收入更多，問題显得更突出。虎門寨生产队就是这样。譬如何咱，家里就是两个劳动力，沒有别的担負，一九五七年每月平均收入四十元，公社化后每月平均收入三十元，差了四分之一。我們問她有什么意见，最初她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沒有意见。”后来談到具体情况时她才說：“比过去吃坏点，穿坏点就算了。”但是这样的戶在整个公社是不多的，估計全公社最多也不过三几百戶（全公社一万七千零六十六戶）。那末，公社对于原来是富社的少数減收戶，采取一些補助的办法，适当地照顧一下，使他們不減收或減收不多完全是應該的，而且解决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只要向社員們把道理講清楚，大家都会同意的。照顧一下減收戶，使每

戶人家都欢天喜地，干劲冲天，对生产，对巩固公社都有很大好处。

工資等級差別，在虎門公社一般搞的还算好的。他們一共分八級，最低的为二元七角，最高的为十一元五角，再加上奖励金部分，差別就更大些。但是从具体地執行情况来看，差別还是过小而不是过大。譬如他們評級中一級和八級（最低的和最高的）是很少使用的；二級和七級也只是用于一小部分人，实际上用的最多的是三、四、五、六級，加上奖励面过大（十二月份得奖的占总劳动力数百分之四十七），所以在按劳分配，促进社員劳动的积极性方面，还是做的不够。因此，有些觉悟不高的社員說：

“我劳动不好，最多少发給我一块多錢工資罢了。”当然，对这些社員首先要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但是从领导上来看，除了进行教育外，还必須在工資等級差別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則来。因为人民公社在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中，它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經济发展上是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而它們的分配原則也是不同的。我們如果忽視这一原則，过早地想把它“拉平”，那是有害于我們生产的发展的。因此，我們认为，在整社过程中，各个公社必須对这一問題加以适当解决。有些公社的工資等級差別才只有四、五級，那就更需要立即解决。总的說来，工資等級差別最少不得少于八級。必要时还可以扩大一两級，这是没有什么坏处的，恰恰相反，今天有些地方在工資等級上差別太小，倒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

供給部分与工資部分的比例，虎門公社的供給部分也嫌略高了。以十二月份为例，两个部分的总数是七十二万九千四百多元，工資部分只占二十二万多元，供給部分却占掉五十万多元。

自然，这个比例大体上以占多少为好还可以研究，但是从虎門公社的供給部分来看，有的是可以减少，有的是可以取消的。譬如二十二万多元的菜金就可以适当减少，食堂只供应一般青菜，荤菜除由小卖部尽量供应外应由各家庭自备；理发費和文娱費可以取消；把这些錢用来增加工資部分，使大家机动性更大些，使“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則体现得更好些，这会对生产的发展，社会产品的增加，和社会主义的建成都有好处。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只是从主观上一心向往共产主义，所以总认为供給部分越多些，共产主义也就越多些。不错，人民公社实行的部分供給制，是开始带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則的萌芽，我們的一切努力正是为了这一萌芽的迅速成长。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要完全实现这一更合理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在目前社会产品还不是极大地丰富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为了促进社員劳动的积极性，为了使社員在生活中的复杂需要比較容易滿足，为了刺激商品性的生产，因此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在人民公社的社員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資部分，在长时期內，必須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期內并将占有主要地位。”因此，不单是虎門公社，所有的公社都应该根据“決議”的精神，結合本公社的具体情况，来处理供給部分与工資部分的比例問題。

（五）对干部和社員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問題

公社化运动来得很快，有些人思想一时跟不上，甚至在新的情况下，旧的思想有所发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现在再不抓紧思想工作那就不对了。有些同志认为公社化以后，可以不再

抓思想工作；有些同志认为现在还没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可以不再用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干部和群众了。这些都是有害的想法。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是什么时候都不能间断的。从上面谈到的干部本位主义情况，就可以理解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虎门公社社员的思想情况来看，也可以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譬如增收户，我们曾找几户座谈，这几户中有的公社化以后收入翻了一番，他们也都知道公社对他们的好处，但是具体地问到他们有多大好处时却说不出来。原来他们把吃饭、医药等包干部分都认为是政府供给的了，这种把公社供给的东西认为是政府供给的想法和看法，在相当多一部分社员的思想中普遍存在着，而这种想法从目前来看，是会影响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的，因为他们会认为反正是政府给我们吃饭看病了，搞不好生产和自己关系不大。而当社员们不把自己生活的提高和生产的提高联系起来的时候，如果思想觉悟再不高，生产的积极性是不易持久的。我们还发现，有些保收户和增加收入不多的户，账算得更仔细些，譬如他们有人算过，你说看病不要钱，要打出多少钱的医疗费来，可是我一年到头都不生病，那还不是不划算。因此，在整社中间，急需针对社员们形形色色的思想，向社员们进行一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教育的方法是要通过宣传公社的优越性，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使大家鼓足干劲，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奋勇前进。具体做法可以采取回忆对比算账的办法。要用这三个月公社化以后在生产上、生活上的迅速提高的情况，与公社化以前对比；不但要和公社化前对比，还要和解放前对比。这样就可以使社员们再受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因而提高他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在对比的时候，一定要采取算细账的办法，算公社化后的账，算公社化前、

解放前的賬，只有这样，社員們才能真正体会到公社化對他們有什么好處，才能真正体会到共产党帶領他們向哪里走。在算这三笔賬以后，还要算一算近一两年公社的远景规划賬，使社員們都懂得，只要实现了这一规划，生产和生活就会提高到什么程度。如果賬算得透，对比得深刻，社員們的干劲一定会鼓得更高，我們的人民公社也一定会办得更好。

(六) 整頓隊伍的問題

我們的隊伍基本上是純潔的，但是公社化以后，我們要估計到两个情况。一个情况是公社成立后不少新的机构要增加（当然，也有一些机构要减少），不少人事有所变动，而公社化又是在很短促的時間內完成的，所以有一部分富裕中农成为干部了，或者是从不重要的职位提升到重要的职位上来了。自然，其中还有一些坏分子乘机混进公社的干部队伍里来。另一个情况是公社化后不少同志認為再没有什么階級斗争了，对富裕中农的階級界綫模糊起来了，也不強調依靠貧农下中农階級路綫的重要意义了，因此有不少富裕中农被不适当地提拔为干部；此外在公社化时还吸收了一大批非农业人員，其中相当复杂，只看到这些人能說会道，又有文化，也很容易把他們提升为干部。公社党委曾把生产小队长以上的干部排了一次队，其中有一百一十八个类似以上情况的人，是在公社化后被提拔为干部或是由不重要的职位提升到重要的职位上来的。因此，結合整社，要把隊伍整頓一下，有些富裕中农被不适当地提拔到重要职位的，應該使他們做一些一般的工作，有些坏分子混进干部队伍里来的，要清除出去。对一些违法乱紀的坏人坏事，也要进行适当处理。同时，对基干民兵

也要进行一次整頓。在整頓队伍的同时，还要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一次阶级教育，还要强调依靠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路线。要使大家懂得，公社化后农村里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完全消失，公社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还是会有风浪的，那种太平麻痹观点，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在整頓队伍的同时，应把经过考验，具备党员、团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组织和团组织里来，要把那些大公无私、一心想搞好公社而又有工作能力的人，提拔为干部或提拔到重要的职位上来。总之，经过这次整頓，要使我们的干部队伍不论从组织上、思想上、工作能力上都要有很大提高。人民公社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又要管生产，又要管生活，而且还要通盘考虑整个公社的生产发展方向和布局，干部水平不迅速提高一步，是不能适应这一新的情况的。与此同时，县委还应当下决心抽一批质量很强的干部下放到公社党委去，加强公社的具体领导，使公社迅速得到巩固和提高。

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在整社中能很好地解决了如上几个问题，只要干部们能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只要群众的积极性更大地发挥起来，“前途不可限量”这句话完全适用于虎门公社，也适用其它的所有公社。

在虎门公社住了一个星期，使我们更深入一步地认识到“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正确性。使我们看到这初升的太阳怎样一露出地平线就光芒万丈地升上中天。

一九五九年一月廿八日

虎門人民公社概述

王晉民 許兆煥

从地图上望去，祖国的南端，珠江咽喉处，万千水流汇入大海，这地方就是威震中外，名扬四海，有着光辉灿烂历史的英雄的虎門。

虎門正南，隔保安、零丁洋可以望见香港；向西渡过獅子洋，即达番禺；西南和中山隔海相对；北面和麻涌公社、厚街公社紧紧相連；东北和大朗公社依山相傍；东面和寮步公社接壤。从西向东，象一片芭蕉叶，东西长七十里，南北宽四十里。

现在的虎門公社由原来的虎門、北柵、长安三个大乡和八十二个农业合作社組成，它包括霞边、錦夏、烏沙、沙头、树田、怀德、沙崗、北宁、赤尤、白沙，鎮博、南柵、基宁，南北面、沙田、新沙等十六个自然村。全公社有八万四千多人。

虎門地区物产丰富，种类繁多。这里的水草粗大肥壮，远近馳名；織成的草席精致、美观，在国内有广大市场。沙田、白沙的油鴨，肥美可口，也很著名。此外蔬菜、香芋、大薯等，一面运銷香港，一面供給广州，有“蔬菜之乡”之称。魚更是这里的特产，每天捕获少則四、五十担，多則三、四百担，而水庫养

魚也不可胜数。

虎門是富饒美丽的，它有山有水，有峡谷有平原。东面的蓮花山奇峰聳立。爬上山頂，举目四望，那山脚一条白帶由东而西蜿蜒飄拂，这就是保太公路，它到了太平鎮（公社領導机构所在地）和北面伸来的莞太公路銜接，恰成九十度直角，把整个公社分成两半。保太公路以北莞太公路以东，山巒重叠，紫霧重重，脚下蓮花山象倚天插劍，它的脊骨分三路向西北方向伸延，到怀德、树田境界，大岭山异軍突起，翹首东向，大有与蓮花山比高低的气势。大岭山过去是白沙山。群山中水庫山塘星罗棋布，水庫下，阡陌稻田，一片青葱，湖光山色，交相輝映。

再看保太公路以南，莞太公路以西，一片开闊平原，毫无阻挡，南面和西面都与大海相接，千万条河涌沟渠就从海里滲了进来，蓝色的海霧，朦朧朧朧，一片奇观。海边的沙角岭在基宁海岸平地崛起，和南面山双双相对。这两座山聳立珠江口，和江心突起的大、小虎山，上下橫档联成一势，形势十分雄伟险要，长久以来就是拱卫祖国的要地。

传说当年严禁鴉片的民族英雄林則徐，就曾經用大鉄鍊在上下橫档一带橫鎖江心，在沙角、威远山頂安上几鑄三千斤重的銅炮，敌艦来时，鎖上鉄鍊，两山炮火俱发，水兵迫近敌船，爬上桅杆，向里猛擲火球、火罐，撒放火箭噴筒，霎时海面烟硝弥漫，敌众呱呱墮海，死殍四处飄流。如此数次，敌艦莫能入侵。至今林則徐时候遺留下來的沙角炮台和威远炮台，犹虎視眈眈向着海洋。虎門寨上的残垣断壁告訴我們，当年英軍入侵的时候，这里的人民就在这片山头执着长矛、火枪驅赶过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軍。那如火如荼的岁月，那异常激烈的斗争，鍛炼了虎門人民，培养了他們反抗强暴、英勇善战的性格。一百多年来，他們为自

己的理想，为祖国的安全，子子孙孙前仆后继地战斗着，零丁洋上长年硝烟不断，大岭山中昼夜战火纷飞，人民的英雄业绩和不可朽功勋，载入了光辉的史册！

当省港大罢工爆发的时候，这里的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一千多人的糾察队，組成了严密的封鎖网，禁止物资运出，几天工夫，就把香港变成“臭港”。当日本强盜的魔爪伸入虎門不久，一九三八年秋，博涌便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在党的领导下，游击队就象一把鋒利的尖刀，深深地插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咽喉：蓬花山下的地雷陣，北柵公路的伏击，南柵敌炮楼的被焚毀，怀德榕树高挂的日寇头顱，都使敌人胆战心惊，昼夜不安。日寇投降了，当年逃跑了的国民党尾隨而至，紳士老爷又騎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頑强的虎門人民，为了解放，为了自由，仍然繼續斗争。这当中，北部山区一直坚持着游击战，大岭山被誉为保太綫上的“延安”，多少年来，在暴风雨中巍然不动，象虎門人民的心一样坚强。

虎門人民的斗争曾經高涨到这样的程度：人們在田間耕作的时候，手里执鋤腰間备枪，只要那里枪声一响，便到那里投入战斗。国民党收租官吏来到怀德，农民一下子就集合起几千人抗租，迫得狗官們灰溜溜的逃走。

虎門人民这种頑强的斗争精神，解放以来轉向了对大自然的战斗。因为山地怕旱，他們几年来修筑了水庫、山塘二十多个，修堤筑坝，拦洪蓄水，使得他們在今年广东特大洪水期間安然无恙。

但是回想解放前那些灾难的日子，多少人飲泪吞声！肥沃的沙田平原，每到夏秋，滿眼金黃，然而那金閃閃的谷子，几曾到农民的家里？他們飽尝官僚、地主、师爷、捞家、“护沙大队”

的层层剝削，住的茅房，常常一夜工夫被燒得干干淨淨，于是沙田农民坐上一条小艇，象一叶浮萍，輾轉流徙，任从飄泊。但他們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活！無論如何活下去！他們靠一双能干的手勤捕勤捉，打魚度日。漁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身負着二十多种租稅，从海上回太平墟要通过十几个海上“大天二”的关卡，他們的生命就象惊涛駭浪中的一叶孤舟，随时都有傾复的危險，真个是：“惶恐滩头說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解放了，人民不再举首橫泪，慨叹蒼天了，他們成了土地的主人，眉开眼笑的用自己的双手創造着新的生活。为了改变面貌，沙田人民和咸潮展开了艰巨的斗争。从一九五六年秋天开始，规模巨大的排咸引淡工程开始了，三千多人，历时两載，填塞了十多条河涌，把东江的淡水經過丛山峻岭，由厚街公社引了进来，从此，广大地区免除了咸害，一造田改为两造田，保證了連年丰收。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把虎門人民带进了一个幸福的新天地。过去，虎門地区虽倚山傍水，得天独厚，但因地广人稀，劳力缺乏，因而也常受旱、涝、咸的威胁。公社一成立，他們立即組成了几路劳动大軍，向海洋，向荒山，向河涌进发，迅速地改变着自然面貌。他們在山区养猪，海边养鴨，在平原种稻种菜，沙田种蔗种蕉，山珍海味，魚米水果，应有尽有。由于生产的迅速发展，一九五八年每人平均收入就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了63%，社員的生活大大改善。

在农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公社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过去，虎門十四間小工厂，生产的不过只是海肥、木船、草席等几样品种，公社化后，工厂逐步增为三十六間，产品有植物刺激素、化肥，細菌肥、化工原料（哥士的）、炸葯、鋼鉄、紙張、机床、

农械、耐火砖等几十种。

生产发展了，文教卫生和福利事业也跟了上去。公社成立后，新設立了一个高中部，增办了五十八間民办小学（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一間医院、五个医疗站、一个防疫站。創辦了二百五十八間食堂，三百八十八間托儿所、幼儿园。

虎門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热切地向往着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为了实现它，更加貼近它，他們正掄起双手，干劲冲天地紧张劳动着，創造着……。

第一章 战争岁月

上沙浩劫

賴伯疆整理

在宝太公路上沙車站旁边有个上沙村，廿一年前，这里曾經演过一场慘絕人寰的悲剧。

一九三八年，是个兵荒馬乱的动蕩的年代，日寇进犯，国民党兵敗如山倒，有的投降当了伪軍；土匪蜂起，械斗事件层出不穷。万恶的“捞家”、土匪头、伪軍大头目麦浩，因平素与上沙村的“捞家”有仇，再加上不久前，上沙的“捞家”搶了他的来往香港运香烟的船只和杀死了他两个到新安买枪的嚶嚶，便蓄意进行报复，企图蕩平上沙村。于是他以“联防大队长”的身份向日寇假报說上沙有游击队活动。日寇一听说有游击队，便象又飢又渴的虎狼，馬上調了三汽車兵，在麦匪两百多人的配合下扑向上沙村。

那天，正好是旧历年初十的清晨，天还未亮，日伪軍便把整个上沙密密层层围个水泄不通。一声枪响，把人們从睡梦中惊醒，上沙的巡丁們馬上慌忙还击，二十多个人东放一枪，西放一枪。怕死的伪軍以为村內人、枪不少，还蒙在鼓里的日寇更以为村內的“游击队”“大大的有”，所以打了几个钟头攻不进村后，日寇便連忙拍电报到东莞、太平等地調来六車兵和一門小鋼炮，把小鋼炮架在車站里，猛向村子裹击，炮弹落处，冲起几丈高的大火，当场就有一个眼睛的老太太活活給烧死在大火中；随后火烟直冒，火光映紅了半边天。枪声、炮弹的呼嘯声、爆炸声跟小孩的哭喊声、母亲們的呼儿喚女声鬧成一片。男人們終究沉着一些，他們有的赶紧挑水灭火，有的跑进給炮弹裹倒了的正在燃烧的房子去搶救来不及跑出的老幼病弱，有的帶領妇女和孩子們到比較隱蔽的地方藏起来。

村內的巡丁們明知无路可逃，所以拚命猛射；村外的日伪軍貪生怕死，也不敢迫近村庄，双方相持了好几个钟头，直打到下午两点多。巡丁們眼看子弹快要打光，心里惊慌起来，他們个个都急忙忙找寻可以隱蔽的地方躲藏起来。日、伪軍见村內射出的子弹稀疏，便仗着人多迫近了村子。可是由于刚才密集的火力突然轉为稀疏，又沒见有人冲出，他們很害怕遭到伏击，誠惶誠恐地走进村子。大土匪头子麦浩还特別叮囑他的部下不要搜索床底下和黑暗的角落。

进了村以后，恐怖的惨杀开始了！杀人成性的麦匪們，为疯狂的兽性支配着，不問青紅皂白，见了人就揮刀砍，开枪打，一时来不及藏身的老人、小孩、妇女、残废者便慘遭毒手。毫无人性的匪徒們把刚生下不久的小孩象皮球一样抛上半天，然后用刺刀去接。有的小孩活活給踢死，有的小孩的脑袋給砍了一半。有

个当鼓手的中年男子給日寇抓住送給麦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当即用利剑刺了他十多下，頓時給刺死。青年妇女来不及藏身也給拉去奸污了。跟上沙相邻的沙头村的恶霸地主奴女、陈輝也趁火打劫，出动了几百人去搶上沙，两股匪徒大肆掠夺，翻箱倒柜，搶运谷子，牵牛赶猪，捉鸡赶鴨……匪徒們吆三喝四、东奔西闖，如入无人之境。几小时后，整个村子給洗劫一空！

匪徒們泄尽兽慾，搶尽財物，临走前还到处放火烧房子、水草、运不完的谷子，整个上沙村陷入一片火海。

后来，庵下的农民赶来，才把大火扑灭。上沙人民因怕麦匪卷土重来，再行屠杀，眼泪都来不及揩干，便赶快扶老携幼，弃家逃往亲朋处避难。一个一千多人的上沙村变成到处是断壁残垣、瓦砾、烟火、灰烬的废墟。

事后統計，給炮裹倒一百多間房子，杀死12个人，杀伤的有三、四十人；牵走成百条牛，赶走一万多只鴨，猪和鸡更数不清；好的衣物全給卷走，谷子几乎全部給搞光。

上沙村的許多能懂事的孩子都知道这个惨痛的故事，因为他们們都曾不止一次地听过自己的祖父或别的老人們的讲述。也許人們要問：为什么老人們那么喜欢向年輕的一代讲述这件事？那么，請听下面的一个老人的回答吧：“如今的世道变了，正象老話說的：‘黄河清，圣人出’，天下太平，并且现在还兴公社化，讲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现在，除了我們这些老一輩的以外，年輕人和小孩都不懂得我們当时身受的一切苦难，事非經過不知难，我有时給孩子們讲讲这些旧事，也为的是使他們能知道现在的幸福日子来之不易，要不是共产党来了，就不会有现在的好日子过！”

零丁洋里苦无边

一 日本鬼子在虎門海上的罪行

馮启庆整理

一九三八年五月上旬，桥福、树根、妹仔、阿胜四个人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只好替地主恶霸王国賢运瓦片往香港去卖。

为了逃脫日本鬼子的追捕和搜查，他們选择了一个黑沉沉的夜晚，张起一扇小帆，在茫茫的大海中飘浮。但是，当他們的船一駛到零丁洋里时，鬼子的电船就嘟嘟地追上来了。

在黑沉沉的大海中，孤桨独帆，他們往那里逃呢？只得照样前进。电船越来越迫近了，鬼子既不放枪，也不打話，只是开足电船馬力，向木船直撞过来，顿时四个人一齐掉进大海中。手无半寸木头，他們便馬上攀住鬼子的船錨。鬼子看见，不打也不罵，任由他們。他們想：鬼子把我們的船撞翻，老虎尾巴也得攀扶一下了，希望上了岸能想办法，总比死在大海里好。

船到零丁洋海心时，鬼子突然把船錨一下子抛到海里，幸亏他們眼明手快，馬上放了船錨，扶住船舷。鬼子恼了，于是掄着木棍，狠狠地往他們的手上劈去。当他們一縮手时，电船已跑远了，他們被抛在零丁洋海心里。在深夜的茫茫大海中，他們呼天不应，喊地不聞，只有海潮在哀鳴。正是：

举首橫泪問蒼天，还我河山待何年？

未灭蛮寇終抱恨，零丁洋里苦无边。

就在这姑娘跳进海里的时候，沙井岸上嗖嗖的响起了枪声，渔民向鬼子射击了。鬼子烧了他们的蚝船，现在又来污辱中国的妇女，渔民谁个不切齿愤恨？

趁沙井渔民和鬼子互相射击的时候，很多妇女都跳水逃生了。但是，带有小孩的妇女，怎么办呢？一个名叫高妹的妇女带了三个孩子，最大的十四岁，是跟去插秧的；一个七岁的抱着一个刚生下几个月的。鬼子枪一响，高妹便蹲下来围住三个孩子。她找了一块木板，把孩子们放在木板上，顺着水势飘流。一个波涛一个险，不知道给波浪吞没了多少次，但她还是拼命的跟着木板前进。在零丁洋里，母子四人飘流了七个小时，历程十五公里，最后才飘到了宝安县福永乡。

这次被日本鬼子迫害的五十多名妇女中，有三个姑娘淹死在零丁洋里，几个放在船上的小孩不知去向，其他的人也流离失散了。

一九三九年五、六月间的一天，周树根又被王国贤强迫替他把蔬菜和水果运到番禺县去。刚到零丁洋，又碰上了日本鬼子。鬼子把他的船拖到沙角去。一船货物丢了不在话下，更可恨的是日本鬼子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

鬼子逼迫他在一棵大树旁，整天站着，不给吃不给睡，想打一个盹，皮鞭、木棍、皮靴便会一齐落下来。几天没有东西吃，到晚上，乘鬼子哨兵稍为不注意时，就把头顶上的树叶摘来吃。头顶上的树叶都吃光了，鬼子还不给他一粒饭一滴水。

站了六天六夜，他的两条腿发肿了，痛得就象有无数的锥子往里钻。他再也站不住了，倒在地上。但是皮鞭、木棍还是劈头劈脑的落下来，靴子就象踢皮球一样往腰里踢。周树根不省人事

了，只有任凭他们摆布。醒来时，千仇万恨一齐涌上心头，他想：总有一天，这些野兽会被中国人民打倒的，到那时，他要把这些野兽的肉一片片的割下来，不这样，就难解心头之恨。

周树根紧闭着眼睛，抽紧了肌肉，咬住牙关，任凭鬼子鞭打脚踢，也不哼一声。他的肉体被摧残得不似人形了，但他的心，那颗激烈跳动的心，却象将要爆发的火山一样，蕴藏着复仇的怒火。

第七天上午，日本鬼子见周树根已经半死不活，才把他放了。周树根连爬带滚，好不容易才爬出了这人间地狱。

“管他的，开炮！”

王創田口述 陈 供整理

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大举向中国进攻的时候，我在伪沙角炮台区当炮兵，与老吴、老林等十三人守新炮台的一门大炮。当时国民党沙角区伪总司令是郭思彦。

新炮台设在基宁山壁上，与沙角、威远等炮台相掩相依，紧扣着虎门港的咽喉，形势非常险要。

九月一日凌晨，日本鬼子全力向这里进犯，企图一步登上沙角口。连日来，日本飞机炸死许多老百姓，使我们够火了，这次看到了鬼子，恨不得把他们打成肉酱，为死难的同胞报仇。20架敌机飞得很低，几乎从山顶擦过，一阵机枪过后就是“轰隆隆”的拚命丢炸弹。士兵们一致要求伪炮长吊高炮口，把敌机揍下来。伪炮长却说：“郭司令不准开炮，谁开炮杀谁的头！”大家

只能抑住內心的怒火，听由敌机逞凶！

一会儿，我們又发现了敌舰15艘，向这里冲来。“五千米”、“四千米”、“二千米”，敌舰如入无人之境，猛冲过来。战士们要求炮长下令发炮，炮长生气地说：“郭司令不准开炮，誰开炮杀誰的头！”他的两眼瞪得比碟子还大。敌舰仅离一千米了！战士们再要求开炮，炮长却发起火来，满面通红，“郭司令的命令不准违反！”“哼！他火我們还更火呢！”老吴说，“难道我們在这里等死嗎？”老林也说：“我們总不能閉着眼睛躺着等待敌人的屠刀！”其他战士都愤怒地说：“难道他叫我們送死也要去嗎？！”我向老吴呶了呶嘴，老吴悄悄的移到了伪炮长的后面，手里揣着一把刺刀。我又说：“管他的，开炮！”伪炮长正欲前去阻止，老吴故意喊了一声“打！”伪炮长知道后面有人在監視着他，只好縮了回去，呆若木鸡一样站着。“轰！”“轰！”两炮过后，敌方的炮弹也开始稀疏地落在我們的周围。我們继续打出两炮，最后一炮命中敌舰的前半截。士兵們可高兴极了！但是，第五炮偏偏发生了故障！士兵們急忙整理炮筒，同时通电要求其它炮台封鎖敌方火力。鬼知道，他們早都跑光了！敌人趁我們火力中断的时间，集中火力向我們打来，一顆炮弹在我們的炮位中間炸开，大部分士兵牺牲了，我被乱石砸伤了左肩膀和頸部，几乎丧命。

这一事实，使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蔣介石卖国的面目。尽管蔣介石口喊“抗日”，实际上是放狗屁！

巾幗英雄吳石娇

中山大学中文系根据地革命史料整理組

胡 道 洪 执 笔

吳石娇同志的半生，是用一个共产党员忠貞的心和母亲的泪水写成的詩篇。这位巾幗英雄，名扬大岭山区。

一九一六年，石娇同志出生在虎門一个穷僻的山村。父亲是个耕田人，辛勤劳碌的母亲早年死了。一家六口，終年辛勞，仍不得温飽。

“七七”芦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爆发了。这时从莞城来了一个由莞中学生組成的“模范团”，在大岭山一带展开了抗日的宣传工作，控訴日寇在东北华北的滔天罪行，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后来有两个“模范团”的同志就留在石娇的家乡大雁塘当小学教师，繼續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

日寇占领东莞后，吳石娇同志眼看着鬼子烧平了許多大小村庄。她家的房被烧了，她父亲連长胡子和眉毛都烧光了，受伤很重，躺在地板上奄奄一息。石娇看到父亲的惨状，伤心极了，心里充滿了怒火。日本鬼子杀人放火，奸淫擄掠，使石娇的仇恨愈来愈深。她想：“现在是今天不知明天事，生命财产都沒有保障了，死命干活，做得再多也沒用！我还年青，不如去拚一死！”那时，她丈夫已秘密参加了地下斗争的組織，后来她也跟着参加了。从此，石娇的家就成了游击队的地下交通站。

石娇同志参加了革命以后，什么工作都肯做，而且件件都做得很出色。当时，大雁塘的兄弟会組織起来了，姊妹会也跟着組

織起来。她当了姊妹会的会长。平时帶領妇女搞生产，刈草，砍柴，事事搶在前头；作战时，又帶領妇女送茶送飯，救护伤员。她还当过交通員，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任务，她就爬山越岭，送信件，探情报。有一次，她还挑着一担柴走进了日本鬼子的軍营里去探情况。

起初，石娇只是一心想打走日本鬼子，对党一点也沒有認識，更沒有想过以后要怎样建設国家。慢慢地，跟革命同志接触多了，心里才明亮起来。有个党员黃月娥常跟她讲革命道理，讲共产党、毛主席怎样爱国爱民，怎样打日本鬼子，她很感动，立即要求到华北去，到毛主席那里去。这时，黃月娥同志就对她说：“不，石娇，这里也有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同时，还向她讲了很多关于共产党抗日救国以及解放全中国，建設共产主义的道理。就在党的教育下，在革命熔炉的鍛炼中，石娇同志逐渐成长了。1938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石娇同志就更积极，更热心地投身到革命中去了。她跟游击队的同志一起到大岭山区各村去宣传，結合当时的形势，演出了許多发动群众抗日、参加革命的剧目。她做妇女会长时，深入群众，訪苦串連，发动妇女支援前綫。抗日的烽火在大岭山区熊熊地燃烧起来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副队长鄒强同志带着武装部队来到这里时，她做民兵队长，帮助游击队员去鋤公路、剪电綫、捉汉奸、打鬼子。有一次，她发现大队鬼子扎营在水帘山下，当时，她知道有小部分游击队的伤员要向这里轉移，怎么办呢？天已黑了，水帘山下，鬼子的篝火星星点点。鬼子的笑声和打鼾声就在她的脚下。她心头又焦又急，回去告訴部队，恐怕找不到也来不及了。她便和两个民兵回村里去抬了一門土炮，一步一跌跌的好容易爬上水帘山頂，对准了鬼子，轰隆一声，打

得鬼子哇哇乱叫。这时，队伍已将近到了水帘山，听见炮声，才安全地转移到别处去。

石娇同志的名字渐渐地传开了，党信任她，群众拥护她，她做了大岭山区副区长。敌人好多次都想围捕她。每次抓不着她时，就在村子里牵牛抢猪，翻箱倒柜。敌人把石娇同志家里的东西洗劫得一千二净，连墙上的一枚小钉子也从不放过。敌人愈来愈疯狂了，他们喊叫着：“一定要鏊平三大（大篁、大环和大雁塘）！”老百姓在这群野兽的蹂躏下，过着流离失所无限痛苦的生活。不久，由于子弹缺乏，部队不得不转移了。有些同志都分散到较远的地方去，但是石娇夫妇却坚持下来。他们说：“要死就死在大岭山！”

几个月长，他们就躲在水帘山的山洞里。他们人少枪少。她有一支左轮，丈夫有一支驳壳；还缴来一顶钢盔，一节竹筒（用来盛酱的），一条破毯，其他什么也没有了。没有粮食，肚子饿了就挖落花生，摘野果子吃。后来，弄来了两个金塔（装死人骨头的罐子）的瓦盖子，就一个当锅一个当盖来煮东西吃。

这时，敌人烧了她家的房子，还不准邻居去救火，她不满两岁的孩子整天“哇哇”地叫着要奶。敌人经常威胁她婆婆。劝她“自新”。有一次，她姐姐到山上去找她，劝她重做“好人”，看在孩子的面上，还是回家去好。她理直气壮地说：“我一不抢劫，二不杀人放火，三不当汉奸，为什么要自新呢！难道我抗日救国有罪？！”后来她哥哥也对她说：“为什么有儿有女都不带，要在山头任由风吹雨打？人生在世不外是求碗安乐饭，你想，你是个只字都不识的耕田人，即使打出天下，也不能做个都督！”她气愤地说：“我正是为了后一代，才出来革命，打日本！我不是为了争权争势！”

他們堅持鬥爭，露宿山頭，不能到村庄上去。她丈夫原來是剃光頭的，現在頭髮胡子都長得長長，石嬌就叫他“馬占山”，石嬌自己又高又瘦，她丈夫就叫她“孫行者”，夫妻感情很好，日子過得又苦又甜。革命的樂觀情緒鼓舞着他們，他們常常惦念着黨對他們的教導：“我們一定要經歷一段困難的時期，不要隨便跟敵人硬拼，在情況不利時就要保存實力，堅持鬥爭。我們一定有出頭的日子，俗話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正是黨的教導，使他們堅韌地忍受着一切艱難痛苦，使他們更加仇恨敵人；更加堅定革命的必勝信心。

村子里的人都明白石嬌同志他們不顧生命干革命。正是為了解救這些受苦受難的人民，所以全都勇敢地不顧生死地掩護他們，支持他們。好幾次，石嬌同志就是在這些勇敢機智的群眾的掩護下脫險的：

有一次，日本鬼子圍村，揚言要是捉到吳石嬌，一定要翻出她肚里的孩子來。那次，石嬌懷着孕，沒有逃出村子，結果和很多婦女一起被鬼子趕到一塊。當時情況非常危急，婦女們都悄悄地把她圍在當中。但鬼子却要婦女們站成一排，象凶狗一樣逐個審問。一個日本軍官呲牙裂嘴地握着利劍正對着二娣叔婆的心口大聲問：“吳石嬌哪里去了？”二娣叔婆鎮定地答道：“不知道！所說是到蕩城去了！”因為大家的“口供”一樣，鬼子才无可奈何地走了。

又有一次，敵人把村子團團圍住，她沒來得及走出村子，看見宋根伯正在犁田，她就急忙向那里走去。宋根是個“白皮紅心”的“偽保長”，他是我們的地下工作人員，他要應付三頭（日本鬼，漢奸，國民黨）的複雜鬥爭。當他們焦急地商量逃走的方法時，被敵人的哨兵發現了，這個哨兵喝問：“吱吱唧唧的干什

么？”宋根伯急中生智，馬上說：“我叫她快点把禾杆头挑走，免致妨碍我犁田！”哨兵随又喝道：“滚开！”宋根伯便順水推舟：“快走！快走！”就这样石娇同志挑起担子，从容不迫地脱险了。

还有一次，一个叫宋盘盛的，被敌人抓住了，要他带路去捉吳石娇，但他死都不答应，敌人在大雁塘的池塘边把长枪架在他肩上，咬牙切齿的問他：“带不带路？”宋盘盛回答：“不带！”“吳石娇哪里去了？”“不知道！”敌人奈何不得，背着他向水里打了一枪，但他仍然面不改色，非常坚定，結果无能的敌人还是把他放了。……

群众这种支持、热爱，深深地鼓舞着石娇同志，她决心为革命，为这些跟自己生死与共的群众奋斗到底！

艰苦的岁月终于熬过去了，正当鑼鼓喧天炮竹声声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更凶残的敌人——国民党匪軍却来“填空题”了，山山岭岭填满了敌人，暗无天日的日子又在继续着。石娇夫妇只好暂时轉到沙头角去避避风头。

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东江纵队奉命北撤，石娇同志噙着热泪送别了八年来患难与共的战友。她想到部队走了，留下自己，因而感到难过而流泪，但当她一想到这是党的决定，一定对党有利，对人民有利时，她又坚定了。

东江纵队的队员刚上船北撤，国民党匪軍就已开始在各地疯狂地烧、杀、搶。国民党提出“清乡”的口号，到处捕杀我抗日干部。有些不坚定的干部动摇了；有的逃去香港，有的投降敌人，有的归家耕田，但石娇同志夫妇却坚定地坚持斗争，他們从沙头角回来了，但不敢回家里住，只得又躲在水帘山的山洞里。

最初，石娇同志跟党失去了联系，她想尽办法也没有接上关系。后来，鄭部长与她接上了关系，见面时，两个人都哭了，而

后，鄭部长問她：

“你有什么要求？”

“没有什么，我只希望党給我工作。”当时她感到喉嚨象被什么哽住似的，說不出話来。

后来，国民党匪軍屢次圍捕他們，每次，他們都是在群众的掩护下巧妙地脫險的。

在这种恐怖情况下，她丈夫有点动摇，他提議到香港去，但石娇同志坚决反对，她說：“沒有党的指示，如果私自逃命，就是不革命不忠于党！”于是他們又坚持了下来。

一九四八年，她丈夫牺牲了，敌人派人叫石娇同志去看看他的尸首，她識破了敌人的阴谋，立即拒絕，她說：“我要在革命工作中用实际行动来替他报仇！”从此以后，石娇同志就化悲痛为力量，奔走在大岭山区，发动群众，迎接胜利的到来！不久，她便成为大岭山的出色的女区长。

就在这胜利的前夕，她光荣地接受了以“蔣管区妇女会”的名义奖給她的一面綉着“巾幗英雄”四个閃閃发光的字的奖旗，她得到了应得的崇高荣誉！

长夜过去了，阳光普照着祖国的大地！石娇同志噙着激动兴奋的泪水迎接着新中国的誕生！

石娇同志在解放后担任过土改队长、副区长，东莞县妇联会主席，东莞县福利部长，太平鎮党委书记，现在是虎門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她从一个战役到一个战役，領導着大岭山的人民从对日本鬼子国民党匪軍的斗争轉为向大自然进军！

石娇同志一直是在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战斗着、工作着。她不愧为党的好女儿，不愧为巾幗英雄。难怪大岭山革命根据地的人民都这样唱着：“吳石娇，吳石娇，十年革命当一朝！”

抗日游击队在北宁

黄仲文整理

村子里新来的年青人

宝太公路北宁站的正南面，是一丛丛高大婆娑的榕树林，叶子浓密而又碧綠。榕树丛中有几十家屋宇，青色的墙灰色的瓦。从車站向南走，穿过一条田間小路，迎面是一洼洼碧蓝而寬闊的池塘，把整个村子团团围着，村子就象湖心小島一样。这里便是北柵墩。

提起北柵墩这个紅区，真是无人不晓。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都是游击队的根据地，党领导这里的人民群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晚稻将熟，北柵墩来了一个青年人，中等身材，讀書人装束，人們認識他是村子里陈家的兄弟，名叫庆南。庆南外出讀書几年了，这次回到家里，說想在村子里教小孩念书，大家都很高兴。这个青年人在村子里住了下来，教小孩子認字、唱歌。农忙时还帮着农民刈禾、放牛，并且和一些貧苦的青年人特別合得来，混得很熟。

以后，經常都有三两个生面人来到北柵墩找庆南，住上一晚两晚又走了。一些和庆南接近的年青人觉得这位兄弟可不是单纯回来教书的。庆南也就开始和他們秘密的說起抗日的道理和抗日游击队的斗争来，动员和组织貧苦的青年人参加游击队的抗日活

动。

这时候，太平一带都陷入日寇的魔掌，沿宝太线的重要村子都有日寇驻扎，北柵地区人民群众遭受着日寇的百般凌辱，加上当地的地霸四大天王陈祺、大肚枝、豆皮球、臭咱等勾结日伪，狼狽为奸，无恶不作，四大天王豢养了一批爪牙，包烟包赌，勒收行水。人民的苦难罄竹难书。

一天，村子里的农民吴进老头手里拿着一张小纸条，急得象热锅里的蚂蚁一样，对着家人唉声叹气。原来吴进老头又从四大天王陈祺的姨甥那里接到一张“借据”，要他借好谷三担。吴进老头一不是地主，二不是财主，但是象这样的“借据”却不知接过多少张了。过去逼于无奈，家中没食没穿的，还得带着一家去捞鱼捉虾，凑足一份钱送去。

这天，吴进老头犹疑起来，这样无休止的“进贡”怎样吃得消呢？不给吗？这村子里就没立足之地，给吗？又哪里去弄这么多谷呢？心里真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和几个儿子商量也拿不定主意。人家就劝他去找庆南，叫庆南给出主意。他拿着字条找到了庆南，一五一十的把一切都诉说清楚。庆南接过字条，考虑了一会，然后对吴进说：“进伯，我的意见是不给。”吴进从心底里也是不愿意给的。谁又愿意将自己贪早摸黑辛苦劳碌得来的谷子去喂这些比狗还不如的家伙呢？但是下一步怎样走法，心里却是没有着落。庆南也知道他的心事，对他說：“进伯，你把这张‘借据’给我吧！由我来处理。”庆南考虑到，这张“借据”还不是陈祺亲自出面的，还有可以转弯的地方。他写了一封信连同那张“借据”着人送给陈祺。信中說：“吴进伯目前实在无钱无谷，你姨甥确是手头紧，就来找我想办法，不应再去麻烦耕田人。”陈祺接到这样的一封信，虽然心中忿忿然，但早

已风聞北柵墩有了游击队在活动，庆南是个什么人，不知十分，也晓八成，只得将伸出来的手又缩回去。

从此以后，四大天王对北柵墩的明偷暗抢就稍为收敛了。群众认识了游击队和穷人一条心，觉得有了游击队就象是有了靠山。因此游击队在群众中的根愈扎愈深。这时期游击队由北柵墩到怀德一带成立起一条运输线。北柵墩的群众经常在黑夜为游击队运送粮食、布匹、药品。接着就是一些觉悟起来的贫苦的年青人参加了武装斗争。游击队正式在北柵墩建立起根据地，和日寇及一切反动势力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为民除害

一九四一年，游击队在北宁一带活动，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当时“四大天王”在北柵一带不仅是敲榨勒索农民，而且把持公尝，群众早已恨之入骨。更可恶的是这些狗头勾结日寇，专和游击队作对，为日伪穿针引线，到处搜捕游击队员。当时四大天王之一的臭咱，把持着陈家公尝，一手遮天，游击队曾对他下过警告。但他自恃手下有二三十个猪朋狗友，却不放在心里。游击队觉得要在北宁地区活动，就必须将这些大石头搬掉，使日寇失去耳目，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因此，游击队决定用一切办法除掉北柵四大害。

根据情报：农历十月十二日，臭咱要办“喜事”——娶老婆。这是一个好机会。游击队就决定当晚行动，先干掉这条恶狗。

深夜，月色明朗，臭咱的家里经过一番热闹之后已寂靜了，只是屋里还露出灯光。这时从各个巷口钻出二十多条黑影，迅速

的將整個房屋包圍了。有人在攀登瓦面，緊接着就是一陣清脆的槍聲。槍聲一響，屋裏立即有一個黑影爬上瓦面來。這個黑影在瓦面剛冒頭，埋伏在屋面上的游擊隊員趁着月色窺得真切，“砰”的一槍，只听得那人“哎喲”一聲，連翻帶滾掉了下去。游擊隊員們躍起搶入屋中，原以為臭咱已被擊倒，卻沒料到他的哥哥賣魚棠做了替死鬼。游擊隊搜遍全屋都不見臭咱的影子，心中明白這次撲空了，他們便迅速退出。這時臭咱聞聲也已趕到，游擊隊且戰且走，向北撤去。

這次深夜出擊沒有成功，但游擊隊決不罷休。

大約是十月尾的一天，正是北柵墟期，十多檔賭攤正賭得熱鬧。這時從陳黃新村那邊陸續來了十多個趁墟的人。由南坊、西坊這條路又三三五五的來了幾幫人。他們來了之後，有的賭檔前湊熱鬧，有的站在買賣檔前講價錢，有幾個人却象找人的樣子在搜索什麼。當他們發現臭咱正蹲在一個小檔口前擺弄着一只鴨子，這幾個人都不約而同的從不同方向挨近攤檔。臭咱却以為這些也不過是買賣人，冷不防站在他背後的那人把手一插，“呼呼”一連幾響槍聲，臭咱象個狗吃屎，應聲而倒。

槍聲一響，墟場上頓時混亂起來，有的人奪路逃走，化了裝的游擊隊短槍隊早已把槍拔出，分散在每個角落監視着，這時雖也有一些臭咱的爪牙在市場裏面，但已驚得目瞪口呆，樹倒猢猻散，誰也不敢出來賣命了。

一個游擊隊員從懷裏掏出早已寫好的布告，從容的貼在當眼處。布告上歷數了臭咱賣國害民的罪行。

游擊隊撤走了，有些大膽的群眾圍着看游擊隊的布告。有的人臉上浮起了笑容，有的人看後從人群中擠出來，細聲說：“干得真痛快，又為我們除了一害！”

一顆紅心

一九四二年。日寇到处搜捕游击队，摧残抗日民主力量，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情况日益复杂而艰苦。

这时北柵墩已建立起秘密的情报交通站，在北柵設立了稅收站，游击队在群众的协助下，对敌人进行着秘密的和公开的斗争。

北柵墩有个叫吳康的老农，妻子去世了，一家四口靠他一手耕田一手砍柴过活。他为人耿直，有义气，又練得一手好拳脚，村里人都信賴他。游击队在北柵墩活动，也深得他的帮助，他是游击队的老房东，游击队到了北柵墩，多是住他的后厅房。

这年农历九月初八日，北柵墩几个农民清晨三点就起来捞魚。秋天，半弦月分外清亮。周围都很寂靜，只听见他們撒网和小艇划行的声音。这时从北柵那边开来了黑糊糊的大队人馬，正在穿过田間小路，向北柵墩包围过来。这可把他們吓了一跳，他們知道日寇又来扫蕩了，就急忙奔回村里报警。

游击队的李家富、刘振光等同志正住在吳康家里。一听说日本鬼围村，吳康就把他們連推带拖送出門口，叫他們快跑。

李家富、刘振光冲出門口，越过塘基，轉入了村头那边的安全地带。这时日本鬼已在挨戶搜查了。

日寇在吳康家里搜出了抗日标語和一支駁壳枪的木枪套。这是游击队在匆忙中留下的，吳康也来不及收藏了。日寇搜出这些物証，大肆咆哮，当场把吳康毒打一頓。然后又把村里所有来不及逃出的男女老少都拉到村前的晒谷场，架起机关枪，一个日寇軍官手里拿着搜得的抗日标語，张牙舞爪，迫群众交出游击队。

但是沒有一個人哼聲，人們以死寂的沉默對付敵人的咆哮，敵人便一面放火燒屋，一面肆行毒打。吳康看着自己的房子在燃燒，听着群眾因受折磨而發出的呼喊，心里充滿着仇恨，他想撲過去，跟敵人拼命，但是又想到這將會使全村群眾受到更大的浩劫，他只得抑制着自己。他也知道自己家中被搜出抗日標語，日寇是不會輕易罷休的，為了使群眾免受敵人的折磨，這時他挺身而出，冲着那個日寇軍官說：“老子就是游擊隊！”日寇見他這樣說，半信半疑，就問游擊隊有多少？現在那裏？這時吳康却說：“不知道！”敵人激怒了，給吳康又是一陣痛打，吳康咬着牙連哼也不哼一聲，敵人無法，只得把吳康和二十多個農民拉到太平鎮去。

到了太平，日寇將二十多人塞進一個冷藏庫。冷藏庫的門一关上，幾乎是密不透風的，只剩下牆角邊的一個出水口有一絲空氣透進來，有的人被窒息得昏了過去，日寇又把他們趕出去曬太陽，晒得一身發燙了又趕進來，又威脅他們說：“不把游擊隊交出來，統統殺頭！”吳康就鼓勵大家說：“不用怕，咬緊牙根捱過去，千萬不能走漏風聲，不能說出游擊隊的機關，一切担子都由我挑起，我承認自己是游擊隊就是了，反正是一條命，這樣死了也光榮。我死了，大家給我報仇，我的兒女，眾叔伯兄弟幫忙看顧一下，使他們長大成人，記着這血海深仇。”

日寇一次再次的審問他們，但是從這些人口中得不到半點關於游擊隊的情況，敵人就更加殘酷的拷打吳康，把吳康用大麻繩綁了起來，拖到碼頭，用繩拴着，丟進水里，使他喝飽了又咸又苦的海水之後，提上來，逼他說出游擊隊的踪跡。敵人套不出半句話，又把他投進水里，直弄得昏死過去，又蘇醒過來，吳康只是咬定自己是游擊隊。敵人用狼狗咬他，用竹簽刺他的手指，灌

辣椒水，用尽千般酷刑，吳康还是屹然不动。

吳康在敌人的酷刑下，牺牲了，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虎門人民永远記着英雄的吳康同志。

虎門四烈士

龔 斌整理

虎門淪陷期間，位于虎門港口的南寧乡，更飽受日寇疯狂的蹂躪。在基寧西部的沙角炮台，有大批日伪軍隊占据，日寇的軍用公路——太沙公路，象一条毒蛇穿过南柵基寧平原；平原的东边，紧連着当时大土匪头子、日伪联防大队长麦浩的老巢——沙崗；北面的南柵西头村，又是地主汉奸的大本营，日寇、土匪、汉奸勾結在一起，在这块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搶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围口农民吳深仔、郭兴、福林……在田里犁田，也給日寇練枪法当作活靶子打死，不知多少人被弄得家破人亡，流浪异乡。但是，英雄的南柵、基寧人民并没有屈服。就在这个时候，党领导的游击队出现在这块籠罩着恐怖的地方，和日寇汉奸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平崗来了两个人

平崗村是南柵东北角的一个小村。这里住的全是貧苦农民，他們平日受尽地主汉奸土匪的压迫和搶掠。

一九四四年头，虎門游击根据地的区长王文山同志带着一个

年青人来到这里。文山同志是西头村人，身材高大，常年穿着一身农民便服。那个年青人叫王建潮，也是西头村人，长得瘦小，迷着眼睛，象有深度的近视，他是由游击队派回西头村当村长的。

文山同志从小就参加革命，在广州二中读书时期，就开始搞地下工作，以后参加了抗日军，还进过“抗大”。从陕北回来，就在虎门地区工作，曾经被日寇逮捕过。他很喜欢谈笑，有时指着他那稍向右倾斜的脖子，满不在乎地对农民讲：“这是给敌人的马刀背弄弯的。”原来敌人抓住了他，百般拷问，也得不到一点东西，日寇队长恼火了，把他带到太平公路桥，用马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想作生前最后一刻的审问：“是你打军车？”“是！”

“是你杀军曹？”“是！”“游击队情况招不招？”鬼子队长越来越狂叫了。“不招！”文山同志还是回答得那么干脆。马刀一挥，猛一下劈过来，文山同志的脑袋晃了一下，可是没有掉下来，因为敌人用的是刀背，凶暴的敌人却哈哈大笑：“好汉！好汉！”敌人还梦想以官位来引诱文山同志投降哩！后来，经过党组织营救，文山同志又回到游击队，领导虎门地区人民斗争。

自从文山、建潮两同志到来后，平岗村变得活跃起来了，农民开始接触共产党、游击队，懂得了团结抗日、打倒土豪汉奸的道理。

成立岗岭队

二个月后，在文山、建潮两同志的组织下，新平岗的农民成立了岗岭会，新村、西头村也有农民参加，共一百多会员。它是一个为了保护农田、防止盗贼的农民自卫组织，并设有自卫武装

——崗岭队，与地主汉奸武装“巡丁队”进行斗争。新平崗是一个支队，有三十多个队员，十四条七九枪，由平崗村青年、崗岭会监察委员王就率领，住在平崗炮楼，负责警戒东北面的眉山赤崗山一带，这是通向游击区的孔道。此后，文山、建潮等更经常到炮楼来。

一天晚上，两个黑影沿着眉山脚小路跑上崗来，站崗的队员看到来的人颈上围着白毛巾，也就不加查问，因为文山同志前两天已经给他们讲过：“这是游击队的暗号。”从此，村子里便经常有游击队出现，白天汉奸狗腿在这里作威作福，晚上却是农民的世界。游击队一来，就被村里的青年拥上炮楼，问长问短。第二天，公路旁、桥头、甚至西头村伪乡公所（维持会）的门口都贴满了游击队的标语传单。

这些可把土豪汉奸们吓坏了，西头村大汉奸四大天王之一的王建平，把崗岭会的首领叫到他家里，开口就问：“你们组织崗岭会有什么作用？”农民简捷的答他：“为了保护农田防止盗贼。”这家伙抓了两下光秃秃的脑袋，低声下气的说：“既然如此，那有了巡丁队就行了，不必再搞什么崗岭会。”王就反问他：“农民年年都交巡丁费，我们平崗村年头被劫，巡丁队为什么不出动一下？”这下可把王建平问得哑口无言。但是在恶霸汉奸的多方威胁破坏下，崗岭会被迫在十月底解散。

崗岭会虽然解散了，新平崗的农民却仍然团结在一起，照常执行自卫放哨，共产党的传单仍经常在南栅出现。平崗村的青年农民麦锡、麦祥等还把传单放在菜底，骗过日寇关口，贴到太平镇去。

攻打乡公所

汉奸恶霸破坏崗岭会，新平崗农民更恨透了这班坏蛋，建潮常对他们讲：“如果不打倒王建平王紹光那班人，农民的命运始终是掌握在他们手里；要打倒他们，就要成立民主新乡政，建立人民抗日武装。”这个年青人越来越得到平崗农民的喜爱。文山同志问大伙敢不敢参加游击队，平崗村的青年早就渴望有这么一天，一下子炮楼上的三十多人都签了名。文山还告诉大伙，游击区准备派一个中队到南柵来开展工作，计划在广济墟建立广济站，与怀德宵边拉成一条线。

西头土匪王咱任（匪首麦浩的小队长）在柵门口开着一档赌摊，是游击队第一个障碍。游击队决定先干掉他。平崗村青年麦锡认得王咱任，就由他带了两个小鬼队去，麦锡先进屋和王咱任赌起来，正当王咱任赌得火热，突然被游击队员用枪指住，教训了一顿，缴了他一枝驳壳两枝“七九”。

平崗村的农民，信心更是一天比一天大了，个个都希望大搞一下。要建立新乡政，就得先搞掉地方敌伪政权。游击队决定攻打南宁伪乡公所。十一月初，一个宁静的晚上，游击队派了一个突击队来到了平崗，队长是王福蔭，有三十几条枪。麦锡、譚长一班小伙子听到是攻打乡公所，兴高采烈地跟了去。游击队行动迅速，队伍一到西头村，就包围了伪乡府（金峰祠）和王紹光的洋楼，打算缴完乡公所的枪，再用地雷炸开王紹光的大门，活捉王紹光兄弟。但后来因为地雷失灵，只抓走了在伪乡府的大地主十八罗汉成员王沾梅、王沾元和大汉奸王建平的胞弟王达虎。

此后，游击队在新平崗农民的配合下，又打了王建平控制的

据点——基宁伪合作社，繳了五六枝七九枪，一挺机枪。接連又摸掉了麦浩在冲边的一个土堡，和一些崗哨，还計劃袭击沙角炮台。

伪軍围村

一个个日伪武装据点被游击队搞掉了。在南柵基宁平原上，日寇伪軍再不敢象过去那样猖狂，天一黑都縮回“沙角”；地主汉奸們也吓得不敢回西头村。他們恨透了游击队，也恨透了平崗村的农民。他們梦想用武力把人民抗日的火焰压下去。

一九四四年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平崗村王金城結婚，汉奸走狗們以为游击队会来作客，就在这天晚上，王建平王紹光这班坏蛋，指使他們的警犬麦浩和駐太平伪軍团长李益荣，調集了几百个土匪伪軍，把新平崗团团围住。

半夜，狗吠不停。住在炮樓的青年警覺起来，王就、譚长出去看情况，被伪軍发现，馬上开枪扫射。村里人听见枪声，都爬起来。这时快天亮了，只见眉山、赤崗山头都駕起了机枪，突围已来不及。伪軍冲进村，抓不到王就，就把从炮樓下来的麦成、麦美、麦日三人綁了，在新村又抓去了周广。两条村的男女老幼被匪軍赶到西头村侧的大榕树下，麦浩手下的中队长杀人王麦通，睜开一对猫眼，指着农民破口大罵：“你們这班劣鬼，勾結共产党，想造反！誰参加游击队，誰是共产党，都站出来！”他还硬指新村农民在赤崗山脚挖的水沟是战壕。人們以仇恨的眼光回答这批汉奸走狗。麦通走到被綁住的四位青年面前，用阴險的眼光打量着。突然，象发现什么似的，一把揪住身材矮小的、才十五岁的麦成，象要一口把他吞下肚去。“游击队在那里，你

有没有参加?!”麦成不答。敌人就把他推到山脚，强迫他跪下。

“契夸”，子弹上了膛，“讲不讲？不讲要你的命！”年幼的麦成并没有丝毫畏惧，反而愤恨地回答：“我不知道游击队！”这下可把敌伪中队长气得发狂，大罵一頓，命令匪兵把綁住的农民都押走。几百个匪军象饿狼般把整个新平崗搶掠一空，連农民准备过年的一点糕餅也不放过，穿在身上一条薄薄的褲子也剝走。

被捕的农民忍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灌水、“放飞机”，也没有向敌人吐露半点材料。直到年底，每家被勒索了二三十担谷才放出来。次年正月，伪军又带七八条枪来捉王就，也敲榨了几十担谷。可是，敌人用任何手段也分不开群众与游击队血肉般的关系，文山、建潮仍然經常出现在新平崗。

不久，伪乡长王安又把王就找去。王就当时表面上是当伪保长，王安大罵王就过去平崗有游击队为何不报告，要他以后有情况就来报告，否則要王就負責。文山知道了，憤恨地說：“这家伙这么可恶，一定要干掉他！”三天后，王安就被游击队捉了去。

四英雄壮烈牺牲

敌人越来越疯狂了。因为他们越来越接近死亡。

一九四五年七月初，大地主王紹光的弟弟王紹元到怀德游击队駐地，假惺惺地要游击队派人来南柵收“公粮”，游击队一时疏忽，不察其阴谋，派了中队长王伟中同志（也是西头村人）回来。七月十三日早上，王紹光又派人通知上角村的游击队联络员王次輝来西头，次輝同志一来到就被伪乡公所扣留。这天中午时分，由太平鎮来的大批匪军突然把西头村团团围住，馬路上也駕上机枪。匪军冲进村里，挨戶搜查，声言不捉到游击队不罢休。

王紹光一班汉奸在伪乡公所拷問王次輝。不久，文山、建潮、伟中三同志不幸也被帶到伪乡所，一同解往太平。

第二天晚上，四位英雄慘遭杀害。在这一天半的时间里，比豺狼还凶暴的敌人在英雄身上使尽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但是，任何酷刑也不能使英雄屈服。灌水、“放飞机”，是劊子手麦浩的见面礼，經過多少次昏迷，敌人只是枉費心机。英雄們被劊子手用藤条打得全身发紫，体无完肤，脸上、胸前也被香火燒焦，到处是血泡。英雄們的回答只有憤怒的目光，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賊”，整个太平鎮的敌人发抖了。英雄們罵一句，凶残的劊子手就拔去英雄一个牙，英雄們直到牙齒被拔光，鮮血滿口，仍是罵个不停。

敌人用任何酷刑也动摇不了英雄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誠的心。第二天晚上，劊子手用鉄絲穿过英雄們的手心，連在一起，押往旧魚栏。英雄們在太平街上齐唱着雄壯的革命歌曲，喊着口号，任凭敌人拳打足踢，也塞不住他們的口；他們的全身被鉄絲絞住，敌人用长釘釘进他們的脑袋，英雄們还在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汉奸卖国賊”！直到劊子手把英雄們推下了海。……

澎湃的海涛，怒吼着，汹涌着……

“表兄弟”

黃奕仔口述 黃仲文整理

十多年前，我們这里，从石鼓崗山脚到村西头的小河边，是

一片密不见天的大竹林。那些竹，又高又大，枝多叶浓。靠河边又是一株株的大榕树，树叶茂盛，浓荫可爱。那时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模范团的同志（平时我们都称作“老模”），在这一带活动，经常到我们这个村子来，有时他们的人多些，三更半夜来到，不便惊动群众，便睡在这竹林里。这时候我们群众就分外小心。要是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或者从北栅那边有什么人往这边来，我们就关照一声。游击队同志素来就是机警的，从竹林转出河边，穿过一条大水圳就是红山山脚了。他们在这村子住宿过不知多少次，都没有损失过一根汗毛。

一九四一年，我的大儿子水南刚满周岁，游击队一个名叫丘运的同志，住到我家里来。那时北栅驻有日寇军队，又有麦浩和四大天王的土匪队伍。丘运负责北栅地区的调查工作，专门收集有关这方面的情报。

丘运在我家里有时住上一月半月，有时又到客家洞去一个时期，来来往往都到我家里歇脚。我们两个交往久了，就象一家人一样。我们两个还打算结拜兄弟呢！

这一年，将近年晚，我正在愁着年关难过。一天晚上，丘运对我说：“丕哥，‘老模’在博头墟截住‘萝卜头’几船谷，你同大家去担谷吧！”我喜欢得不得了，拿起担挑和两个大籬筐，就跟全村的人去了，第一担就挑回了一百三十多斤。那天夜里天墨黑，但沿途都有游击队指点，我们走起来也挺方便。每人都担了二趟，一直到深夜三四点钟。大家都说：“这次可好了，多得‘老模’，今年要过个‘肥年’了。”

得到了粮食，大家都欢天喜地。虽然也知道“萝卜头”是不会放过的，却又以为我们这里偏僻，“萝卜头”不会来搞鬼。所以我们也没有多大戒心。

年廿七晚，丘运正住在我家。半夜，日本鬼突然来围村。四处拍門搜屋，弄得通村狗叫，我們才醒来。丘运已来不及脱身了。只听见“蘿卜头”狗吠一样在迫人交出“老模”，情况非常严重，我不能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亲人去受罪。就是拼了自己这条命，也不能使丘运損一根毛，我想游击队是自己的亲人，样样都为穷人打算，但是屋里那有地方藏人呢？这真使我象放在油鍋里煎一样难受。我老婆抱着水南，也拿不出主意。我看了看她两母子，忽然灵机一动。我说：“老丘，你抱着水南，就咬定是我的表弟，从增城下来探亲的。”丘运点点头，从我老婆手中接过水南。我們定了定神，准备应付“蘿葡头”。

但是，料想不到，“蘿葡头”却把我們村里老幼男女都赶到屋前的晒谷场里。丘运紧紧的抱着水南，和我們挤在一起，反倒安慰我不用着急。但是我可不知“蘿葡头”又搞什么花样，心里着实冷了半截。

不久，天麻麻亮了。“蘿葡头”用机关枪押着我村一百多人出了西柵門，向赤龙那边走去。我知道这次一定是被押到北柵去，心里想：我們都是农民，都是面熟的，到了北柵縱使有“鬼头”（汉奸）来訊也还怕。丘运不是本村人，盘問起来，可不容易說話。心里又慌乱又着急。我见到丘运不时用眼睛瞻前顧后，表面上却比我們平靜得多。我一路上什么也沒說，只是盘算着怎样才能使丘运脱离虎口。

我們一百多人拖拖沓沓的走到书院前的石桥头，那时天还未亮，押送我們的“蘿葡头”又拉后了几十公尺，从后面看我們是不大清楚的。过了石桥就是书院后面的小山头。这山头大家都叫“麒麟头”，当时是滿山树木，又浓又密。我們到北柵一定得經過这小山脚。我想：要跑就在这里。这时有人沿着小河逃跑，

“蘿葡头”发现了，一陣机枪扫射过来，我們的人也慌乱了一下，“蘿葡头”派人下河去追那跑了的人，對我們的監視放松了。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拉了一下丘运說：“老丘，快跑！”丘运也象早有准备一样，把水南塞回給我老婆，把腰一弯，快步斜入山坡，穿进树林去了。后面的日本鬼却还在鼓里。我們倒舒了一口气，千斤担子放下了。

我們被押到北柵时，天已大亮，全部都集中在西头圳那里晒日头，“蘿葡头”架起机关枪，恐吓我們，要我們交出“老模”。我們誰也不吭声。中午，汉奸鬼头大肚枝、大口女来逐个“相面”，直把我們折磨了一个下午，还是一无所得，才不得不把我們释放了。

晚上，丘运回到我家里来，我們相见，真有說不尽的欢喜。

众矢之的

——抗日二三事

陈細妹等口述 黄冠芳整理

樊伟怒踢“肉足球”

虎門新村，有个农民名叫樊伟，自幼学得一身好武艺，虽年过六旬，仍是精神奕奕，气力过人。家有一个名贵古香炉，乃是传家之宝，百金不換。

一九四五年八月間，眼看日寇就快要溜走了，但鬼子搶掠成性，他們還想在投降前撈上一把，凶焰未減。一天，一個日本軍官闖進樊偉的家里來，搜出了這個古香爐之後，嬉皮笑臉地說：“這個大大的好！”說罷就拿著往外走。樊偉不註，那軍官大怒，把它一扔，登時粉碎。樊偉無名火起三丈，伸出五指，照着鬼子的臉龐就是一掌。鬼子見來得凶，急忙把頭一歪，閃了過去。樊偉撲了空，緊接著又飛起一脚，并喝道：“去你娘的吧！”鬼子倒很听话，象个足球一样，“啪”的一声，跌个倒栽葱。樊偉站在門檻上哈哈大笑，說道：“‘這個大大的好’，這個‘如意肉足球’！”

过了好一会，鬼子才清醒过来，慢慢爬起，胆怯地看了看正在哈哈大笑的樊伟，不敢說半个“不”字，就象斗敗的公鷄一样踉踉蹌蹌地溜走了。

（陈細妹）

下庙榕树悬敌首

一九三九年的一天，二十多个鬼子向怀德开来，企图“剿灭”怀德游击队。怀德人民早已在文閣到大和桥一带布下了天罗地网。当鬼子耀武扬威的进入埋伏圈时，喊声四起，伏兵齐出，拿着刀枪鋤头的农民象箭一样向敌群冲去。一时敌人大乱，四散逃命。农民余华走得快，只见他手起刀落，砍倒一个鬼子，接着割下了首級。这时，残敌已經潰去。农民們一面收兵回村，一面将敌首高悬于下庙榕树上。真是万民称快，众敌丧胆。

（邓建民）

万民乱石打鬼子

一九四二年，日寇魔爪再一次伸进了锦下。强奸妇女，殴打人民，无恶不作。小店被虏掠一空，人还挨了打；农民朱奶皮不但被抢去了一百多元，而且几乎丧了性命。各家度中秋的一点点食品，也被抢去了。这一切，激起了农民的无比愤慨。他们决定以石块作武器来对付这群野兽。

中秋节晚上，农民们都准备好了武器——牙尖嘴利的石块，埋伏在屋面上、密林中、门旁、小巷等地。当鬼子三三两两的进来后，石块就象箭一样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射去。鬼子被打得体无完肤，惊得冷汗直流，急忙夺路逃命。第二天日军的“胡须中队长”进村后也不能倖免，同样被打得头破血流；逃回营去。

自此以后，鬼子不敢单身进村抢掠了。

（李志刚）

容根拳打“萝卜头”

事情发生于一九四二年的锦下。

在一个寒风刺骨、冷气逼人的冬日里，农民李容根为了换点米糊口，不顾天寒地冻，在下壑捉到了几斤鱼虾和三只大螃蟹，准备拿到墟上去卖。他刚刚离开村子，一个满脸雀斑、胡须满腮、活象个萝卜头的日本鬼子迎面走来，用贪婪的眼光在他身上搜索着。李容根明知这鬼子不怀好意，便暗中提防。果然，鬼子一走上前来，夺了他的螃蟹就走。容根大怒，大步追上去，一把抓住，接着就擂鼓似地向那鬼子打去。鬼子被打得头肿面青，口

鼻流血，象猪一样嚎啕大叫。容根正打得起劲，忽觉背后挨了狠狠的一击，站立不住，跌了下去。定神一看，糟了，几个鬼子把他包围起来了。他知道双拳难敌众手，于是大吼一声，一脚踢翻近前的鬼子，冲了出来，机警地绕过了几条小巷，避过鬼子的追赶跑回家去了。

鬼子們怀恨在心，暗中搜查了几天，但因农民們的保密，毫无結果，直把鬼子气得瞪眼跺脚。

(李容根)

何和单刀斩二寇

日寇进驻赤崗一带后，到处奸淫擄掠，搶鸡捉鴨，农民恨之入骨。

一天早晨，一个日本鬼子大模大样的闖进农民何和家里来，睁着一双凶閃閃的賊眼，在房子里搜索着。这时，鬼子腰間已拴有一个“咯咯”叫的大母鸡，滿身鸡毛。何和平日已恨透了日寇，早就想瞅机会揍他几个，现在却送上門来了，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于是不顧一切，悄悄地拿了一把菜刀，乘鬼子不备，一刀把他結果了。正想收拾尸首，忽然門外又传来了狗吠声和鴨叫声。他不禁打了个寒噤，一时沒了主意。这时，日寇身旁压死的母鸡映入了他的眼帘，日寇平日的滔天罪行一件件的涌上心头，何和頓时怒气又起，一点儿害怕也沒有了。他象猫儿一样，一个箭步閃到門旁，提刀等候。一会儿，真的又一个鬼子冒失失的闖进来，刚一跨过門槛，何和手起刀落，将那鬼子砍倒。再一刀，送他下了地獄。

当晚，何和和几个农民悄悄地将这两具尸体抬出村外，巧妙

地埋了，一点痕迹不露。

次日，日营发现两个士兵失踪，在赤崗进行了大搜查，結果一无所获，只得沒奈何的撤走了。

(王 灿)

死刑场上鋤敌兵

虎門淪陷后，鵝婆山成了日寇的刑场。

一天，一个青年农民被押到这里活埋。惨无人道的日寇用刺刀逼着他自挖坟穴。他拿了鋤头一边鋤，一边机智地环顧四周。当他发现靠近他的一个鬼子不大留意他的时候，就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猛的举鋤向那鬼子劈去。鬼子应鋤倒下，登时丧命。当他正想举鋤劈第二个的时候，一顆枪弹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落湯鷄”

有一天，官涌村一个农民因事要到太平去。路过东敦坊鬼子路卡时，一个鬼子拦住他要“良民証”，因为他慢了一点，就被鬼子打了两个耳光。他勃然大怒。猛见路旁有一个大水毡，心中暗喜，于是用力向那鬼子推去，“撲通”一声，鬼子倒入水中。当象“落湯鷄”一样的鬼子爬上来的时候，他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陈細妹)

龙头山之捷

吴伯健整理

一九四九年初，“东江纵队”在东江一带的威信越来越高，力量越来越强大了。直属于“东江纵队”的一支三团经常在水莲山、浮竹山、怀德地区活动，使得蒋匪军又恨又怕。特别是游击队在怀德上庙来来去去和群众关系很密切，更把蒋匪军气得咬牙切齿。

同年二月里的一天，蒋匪军第九纵队队长陈狗仔带了一个连的全副美国装备的兵力进驻怀德。并立即派了一个排驻守龙头山，两个排驻守谷左。在他们的心目中，游击队毕竟是“土佬”，只要把军队驻扎下来，“土佬”便不敢出来活动了。

群众看见蒋匪军跑进村来，人人都恨透了：来吧，不叫游击队收拾你们才怪！一些人监视着匪军，一些人连忙跑到大塘去向游击队报告。团长麦定棠和政委杨培得到这个消息，又详细地弄清敌人兵力的情况。经过研究，于是作出决定：既然送上门来就得收下，不然就“却之不恭”了。团长和政委把兵力部署停当后，又叮嘱了一番。夜里，镇龙、金龙、平西、铁鹰四个中队分成三路：人数较少的一路前往龙头山，其他两路分别埋伏在林场、怀德和北栅、怀德的公路交叉点旁边，象张开的大口袋一样。游击队全体指战员为了消灭祸国殃民、为非作歹的蒋匪军，个个磨拳擦掌，热血沸腾，黑夜仿佛变了白天，冷风冷雨也似乎不存在了。

严冬的夜晚。雨飘洒着。狂嘯的北风中間或夹着几声凄厉的犬吠。人們都睡着了，谷左的蔣匪軍也早已进入了梦乡，只有在龙头山上放哨的匪軍沒有睡，冷得縮着身子不断地咒罵。

深夜两点多鐘，龙头山下忽然出现了一个人，披着蓑衣，慢慢地向山上走去。他手里提着的牛眼灯，被风吹得摆呀摆的。是起来給牛加暖的嗎？还是班长来查哨？伪哨兵正在犹疑不决的时候，提着灯的人却漸漸地走近了。三百公尺，二百公尺……伪哨兵警觉起来了。

“是誰？”沒有回答。

“什么人？”还是沒有应声。伪哨兵慌了，急忙端起枪，用发抖的声音喊了一声：

“口令！”

喊声刚落，忽然从后面伸过一只强而有力的大手摺住他的脖子，死命往地上按，他来不及喊叫，就被那个人用脚一拨，站立不稳仆倒地下了。

“不許动！”另一个人用枪指着他，順手繳了他的枪。

事情发展这么快，伪哨兵还来不及細想就作了俘虏，他吓得全身发抖，說不出話来。就在同时，游击队员們围住了那个哨棚，黑夜里也数不清有多少人，只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冲着哨棚喊道：

“我們是‘老模’，你們赶快繳枪投降！”

哨棚里的伪軍听到“老模”，象吓慌了的一群鴨子，乱做一团，有几个企图冲出来，被游击队“呷！呷！呷！”一排火压过去，他們便一个个顛抖着举起手走出草棚，作了俘虏。游击队把他們全部連同武器弹药当礼物收下后，放一把火把哨棚烧了。

谷左的匪軍听见龙头山枪响，又见山頂火光冲天，知道不

妙，但黑夜里又摸不清到底有多少游击队，不敢前往救援，于是一个个连衣服都顾不上穿上，就挤出大门向太平逃命。逃呀，逃呀，逃到林场与北柵的中間，这班龟儿子們正暗自庆幸逃出了險境，想喘一口气时，突然間馬路旁边的机枪、手榴弹猛烈地爆发起来，无数的火龙直向他們钻去，“咯咯咯，咯咯咯”“轰！轰！”，春雷般的枪炮声、喊杀声震撼着黑夜沉靜的村庄。那些狗崽子們被这蒙头一击，魂飞魄散，慌忙丢下枪炮，抱着头叫爹叫娘的縮回谷左去了。黑夜不利于巷战，游击队追了一陣便迅速地退走了。

因为电话綫被游击队剪断了，北柵的蔣匪駐軍好久才得到怀德被围的消息，慌慌张张地派了几百名睡眠蒙朧的匪兵前来救援。走到村口，猛不防被躲在墙角和小巷的人射了几枪，他們便散开队伍拼命还击；退回谷左的匪軍以为游击队包围上来了，便看也不看就死命还击，乒乒乓乓打得真是热火，活象两条瞎眼狗在狠命地撕咬着。这时候，游击队员們正站在周圍山頂上观看这场狗打架，个个都乐坏了。天开始亮了，东方一片朝霞，太阳就要出来了。

龙头山这一战，活捉十五人，繳获重机枪一挺，輕机枪三挺，六〇炮一門，步枪十余支，子弹四箱，冲锋枪四支。敌人送来的礼物，可以說基本上收到了。

这事发生在翠珍酒家

太平嶺 梁康排集体写作

一九四六年，我們酒樓茶室二百多个工友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不久，翠珍酒家的老板曾根，金菊园的譚明，蓮香茶室的陈森等反动家伙，也成立了一个什么“同业公会”来和我們唱对台戏。他們这些人一心想来破坏我們工人的团结，打击工会的活动分子。他們动不动就拿解雇来威胁我們，說“誰調皮就叫誰炒尤魚”（卷鋪盖走）。过去，我們工友沒有工会，听到“炒尤魚”就提心吊胆，老板也常常拿这个来吓唬我們，要我們听任他的摆布。自从有了工会，我們的胆子都大了起来，再不怕他們的威吓了。我們要和他們作斗争。

一九四七年四月，翠珍酒家的老板曾根借口莫同賭博，要解雇莫同。消息一传开，我們工友都憤怒极了。我們知道曾根早就蓄意要鏟掉莫同，因为莫同是我們工会的小组长，工作負責，又能团结工人，曾根早把他視為眼中釘，恨不得一下子把他拔掉。但他找不到老莫的岔子。于是千方百計找了个借口来解雇老莫。“近水知魚性，近山識鳥音”，我們是很熟悉他們的技倆的。他們解雇莫同，目的是想打击我們工会。既然他們要与我們对陣，我們就要杀他个下馬威。于是，我們就找曾根講道理，誰知他气焰万丈，毫不讲理，把我們罵了一通。我們火了，于是在

叶祖（当时工会理事）领导下罢工。全体工友都搬出酒店到艇仔去住。罢工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东莞总工会接到报告以后，馬上派负责同志（共产党员）来太平。他了解了情况，便鼓励我們必須坚持斗争，不能退却；并对罢工作了具体的部署，对罢工后工友的生活也作了安排。他告訴我們說，资本家很可能会勾結反动政权来迫害工人，为了保存工人阶级的力量，社杜权等十多人到东莞总工会去住，其他工友都到太平工会吃饭住宿。同时又向宝安、惠阳、莞城、万顷沙、市桥等邻近各地和广州发出信件，要求各地的工人弟兄大力支援。經总工会同志这样一說，我們心里都亮堂了。工人阶级一条心。信件发出不久，各地的慰问信，如同雪片一样飞来。大家都支持我們，要我們坚持下去，要什么就給什么，不胜利不要收兵。太平草織工会、杂货工会、搬运工会还給我們挑来了十多担大米和食物，送来了許多錢。

曾根这个家伙，原先以为我們是好惹的，要解雇就解雇。这回可万万想不到我們会罢工来，而且声势又如此浩大。他慌了，赶忙用了大量金錢賂賄伪警所所长曾宪模，企图用反动警察来镇压我們。曾宪模要我們派代表到警察所去談判。我們派了工会理事刘胜、叶炳、叶祖等几个人去和他們談判。談判那天，伪警察所的門口都围滿了我們的工友，几百人密切注意着屋內的情况。起先，曾宪模假作殷勤，請茶敬烟，說什么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事慢慢商量，鬧出去是不好的。又說什么莫同不务正业，好賭成性，应该解雇来使他从迷途中清醒过来。代表們反駁他的胡說，指出莫同是无辜被誣为好賭成性的，这种解雇是不合理的。曾宪模問：“你們想怎样？”我們的代表說：“我們要求恢复莫同的工作，并要曾根向他賠償名譽。不然，我們就不上工。”曾宪模見我們不吃他那軟的一套，当即变了臉，拍着桌子

說：“你們都是共產黨！還敢罷工，我就通通抓起來槍斃！”我們是吓不倒的，還是堅持自己的要求。曾宪模看到屋外的人這麼多，不敢把我們的代表怎樣，只得讓他們回來了。但是，他那種張牙舞爪的凶相，却吓壞了一些胆小鬼，如劉勝、叶炳便偷偷地逃到香港去了。當我們知道他們的卑鄙行徑時，大家都唾棄他們，罵他們是叛徒。蛀虫去掉了，我們的隊伍就更加堅強團結了。

罷工已經十多天，曾是熱鬧非常的翠珍酒家變得一片蕭條。工友不上工，又遭到外地工友的拒雇，曾根只得叫老婆、婢女和親戚來維持局面。翠珍最出名的云吞面沒得賣了，只賣一些粥品。最初金菊園老板譚明還接濟他一些糕點，後來譚明自身難保，也無力支持曾根了。顧客都不上門來，生意一落千丈。曾根沒有辦法，只好託他的父親出面到東莞總工會去講和。我們提出三個條件：莫同不得解雇；罷工期間工資照發，伙食費、車船費等都得補給工友；另外得燃放爆竹向工友表示道歉。曾根的父親一一答應了。

在一個充滿陽光的下午，車站上擠滿了工友，大家都在迎接從東莞回來的同志們。爆竹齊鳴，鑼鼓喧天，我們歡呼着鬥爭的勝利！

媽媽的眼睛

李九根口述 蔡儀彰整理

北風呼呼，夾雜着疏疏落落的鞭炮聲，新年又來了。

我赤着腳，全身哆嗦，眼瞪瞪的望着已經躺在床上一個多月

的爸爸。我看见媽媽抱着爸爸大哭，姊姊也跟着哭，我也呀呀……的哭起来。媽媽哭醒后，想起爸爸不会待多久了，应该替他准备后事了；可是，除了几块盖身的烂麻包外，什么东西也找不到了。

第二天，邻居李嫂来说，大户李全康想买一个婢女，价钱是十块光洋。媽媽听了沉吟了很久。

清早，媽暗暗的抹干了眼泪，挑了一件干净的衣裳，一面替姊姊穿上，一面温和地说：“乖女，等一会李嫂来带你到李家去住。李家有飯吃，媽媽連木薯也沒得給你吃呢。”

“媽，我不去！宁愿饿死也不去！”姊姊紧紧的纏住媽的衣角，大哭起来。当时媽的眼睛也红了，抱着姊姊很久說話不出話来。

“乖女，你要听媽的話，爸爸快死了，弟弟又小，媽能够睜着眼看你活活的饿死嗎？”

“媽，我不去！我要跟着你。”

媽媽的說話声和姊姊的哭声，惊醒了躺在床上昏昏迷迷的爸爸；虽然他不能說話了，但是一看我們的神态，他已經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一小滴一小滴的泪珠从他的眼角簌簌地淌下来。晚上，爸爸就把眼睛閉上，再也不睜开了。

……过了七、八天，姊姊偷偷的跑回家，一见媽就纏着不放，哭着說：“媽，我不愿离开你！”这时，忽然一陣陣急急的拍門声，媽推姊姊去開門，姊姊把門一打开，就象看到老虎一样，轉头就跑，躲在媽媽的怀里。“嘿！世間那有这样便宜的事，拿了我的錢，又教女儿偷跑回家。”全康老婆声勢凶凶的闖进来。我媽看见她那张黃麻臉，心里就憤恨。理也不理她，就拖着姊姊出去了。

姊姊那年才十二岁，个子矮小，脸色青黄。到了李家，全家大小都要她服侍，常常挨到深夜，不等天亮，全康老婆又要她起床。

有一次，我姊姊磨了半天谷。忽然，觉得天翻地转，连忙抱着磨柄歇了一会。刚巧这时全康老婆来到，一见磨不动，就不由分说，顺手拿起磨旁的扁担，劈头就打。

姐姐磨完谷后又耍舂米，一天没歇过一会，全康老婆还骂：“懒鬼！一天光会吃，舂米不够一合！”有几次，衣服沾了点泥尘，就说姊姊洗得不干净，不给饭吃。甚至替小孩抹屁股也说抹得不干净，又要挨打。全康两夫妇打我姊姊打得很凶，先迫我姊姊跪在地上，然后拿着鞭子，劈头的打下去，打后还不准哭，要是他们听到哭声，打骂又来了。但是有好多回，他们要打姊姊的时候，姊姊就冲出门口，跑回家去，气得他们眼瞪瞪的。

姊姊每次回家，总得抱着妈哭一阵。虽然，她从来没有对妈说过是挨了打，但是，妈从姊姊身上常常摸到一条条的伤痕，心里是知道这一切的。所以姊姊回来一次，妈的眼睛就哭肿了一次。

有一天半夜，我们被拍门声惊醒了，妈把门打开，看见姊姊昏倒在门旁。原来，姊姊抱着小孩，一下子给绳子绊倒了，擦伤了全康儿子的一小块皮。全康夫妇知道后，立刻用绳子捆着姊姊来打，直打到寒风刺骨的深夜，又把我姊姊推出后门，还说：“贱骨头！把你赶出去，给野狼吃掉！”我姊姊忍着全身的痛楚，一步步的爬回家。这次我妈哭得最伤心，两只眼睛哭得发肿，渐渐的就看不见东西了。

妈妈瞎了眼睛，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困苦了。有人来劝妈妈还是把姊姊送回李家去。妈妈坚决地说：“宁愿饿死，也决不叫女儿到李家。”

第二章 阳关大道

血和泪的控訴

龔 斌整理

南柵地主惡霸罪行一斑

从太平鎮出发，順着太沙公路，往南走五公里，轉上一条林蔭道，就到了富饒的南柵。南柵是一个上千戶的大村，被一片青翠的香蕉树包围着，在密麻麻的平房中，矗立着三五成群的旧式洋楼，你馬上就会意識到，这个村子过去一定是地主成堆的地方。不錯，解放前，这里确是地主惡霸軍閥的大本营，四大天王，十八罗汉，十三太保……各式各样的地主惡霸集团可真不少。

天王，是独霸一方的土皇帝，有当过伪省长的王庄墀，伪民政厅长的王光海和蔣匪軍中將少將的王若周、王建平等。在“天王”的恩封提携下，伪县长、区长、营連长……联成一大串，十八罗汉是十八个大地主大惡霸；十三太保則是一群为虎作倀的爪牙。在这批血債累累的大地主大惡霸統治下的南柵，黑暗如漆，

杀人放火的事层出不穷，一切都显得异常阴森。整个南宁乡、整个虎门都给这群凶恶的野兽搞得乌烟瘴气。

地主的田和斗

西头村地主拥有数百顷土地，整个南栅、基宁一带的农民，十家有八家是种西头地主的田。

西头东北面的平岗村，全村三十多户，只有一户自己有二亩田，是个贫雇农村。每年都有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放下禾镰就没米下锅。老农麦方家，代代都给西头地主做牛马。麦方的父亲麦穗，给地主逼得卖儿鬻女来交租。麦方耕十八罗汉王绍光四亩田。王绍光家里的田都是“虚田”，八、九分算作一亩，四亩田实际只有三亩。可是，收起租来地主们却用特制的大斗，王绍光家的斗一斗足足有斗三。在残酷的地租剥削下，麦方年年都是割完禾就没米下锅，靠做散工种菜来糊口，饱一餐饿一餐。遇到特好年岁，能留下三几担谷，吃到插秧，已是最好不过的了。

抗战前，有一年天旱歉收，麦方家连猪也给捉去，仍倒欠地主九担谷，一家人正为生活发愁。谁知祸不单行，麦方的父亲听到被地主捉去的猪在西头屠宰。那天，老人一早起来想去讨回点猪血全家吃一餐，走到西头村口，老人耳聋，听不见匪军吆喝，惨遭国民党军开枪击毙。可怜的麦方听到这个恶耗，连尸首也不敢去领。

“活人都快饿死，那里还顾得死人？”他只有把眼泪往肚里吞。

地主——两条腿的豺狼

南栅农民的生活比黄莲还苦。去借么？这里的债主都比豺狼

凶，惹上了就是大祸临头。好比你借地主一担谷，一造就要还两担，子母同行，到年底是四担，滚上三五年，就是几十担、几百担……永世也还不清。遇上灾荒年，更是地主发财的好机会，不知多少农民要遭殃。一九四三年三月間平崗譚富借了西头地主王开四担谷，到五月十七，只隔了一个半月，就要还上八担。那年大旱，头造谷全給王开搶去，才还了四担，晚造又是八担。譚富由于还不起地主的高利債，六个女儿，一个給人家做童养媳，其余五个都給地主卖到远地做“填房”，有的給卖到南洋去。可是，五六个女儿的卖身錢統統交給地主，仍然还不清无头的債。一九四九年初旧历年底，十八罗汉王恩还帶領了两个爪牙，把譚富准备过年吃的两袋谷子也搶走了。

当时，不知多少农民被債主逼得家破人亡，多少农民的房屋被恶霸拆掉，流离失所。东安村貧农梁祥，欠了十三太保两担谷，十三太保連一間茅寮也不肯放过。新村农民王力君，借了十三太保王仲鶴两担谷，还不起，被扭到西头打到奄奄一息，口吐鮮血。回家就死了。儿子又餓死，房子也給地主拆去。

飞来横祸

西头地主們还有一套生財的“妙技”，叫做“使牛王”。从“牛”字就可以知道是蛮橫的意思了，但他們“使”起来却是有明有暗。十三太保之一的王桂，可說是使牛王“专家”。

王桂是有名的烂仔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誰也不敢惹他。

露中圍口何錦，借了他五十斤谷，借条上五十的十字沒有写大写，王桂就想出一条毒計，在十字上面輕輕加上一撇，瞬間变成了五千斤。

一天，王桂在村头碰上何錦的父亲何天，就拿出借条向何天要谷，何天吓了一跳，知道大祸临头，又不敢争辩，只得推说：

“我和儿子已分家，你找我儿子要去。”王桂一把抓住何天，满面怒容，气势汹汹地说：“你想赖吗，我就对你不客气了！”硬要何天交谷。何天不答应，王桂抽出駁壳对着何天的腿上就是一枪，何天走了二步就倒下来，还来不及呼痛，只见王桂露出两颗獠牙，狞笑道：“你还想狡赖吗？要不要再来一下？”就这样，何天被迫着承认改写了五千斤的借据。村里人把他抬回去，足足还了十年才还清这笔冤枉债。

在黑暗的旧社会里，穷人受了冤枉也象哑子吃黄莲，有苦难言。西塘围周金祥，砍了自己种的一株小树，只是由于这棵树在基宁伪合作社旁，这间合作社驻有四大天王王建平手下的喽罗，

“天王”便大发雷霆，要金祥把树照原样接上，接不活就得按树赔金。这下可把金祥吓坏了，忙请人讲情，“天王”才“开恩”改为赔五千斤谷。天啊！农民那来的五千斤谷子，结果倾家荡产赔了三千斤谷子，连家里的几只鸭子也给捉走才算了事。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西头烂仔到 农民遭了殃

西头的恶霸分成几等，在太保下面还有一大群小爪牙，都是一些地主恶霸的打手。专门勒索敲榨耍无赖，人们把他们叫做烂仔。

住在围口一带的贫苦农民，更是烂仔们敲榨的对象，这些农民多是外乡流浪到这里的水上居民，散居在田野小涌边。他们住的是简陋的茅寮；没有任何财产，即使有也早遭罗汉太保们暗算了。养几只鸡也得偷偷摸摸不敢声张。太保以上的封建大头目是

懶得親自下圍的，因為沒有多大油水。於是，這一帶就成了爛仔們的世界。西頭爛仔一到圍口，就是災星臨頭；敲榨幾十斤谷，捉走三幾只鷄是“小意思”，說不定還要痛打你一頓。

圍口人民的苦難真是三天三夜講不盡。這裡年年都有大批人被逼逃亡到寶安、珠海一帶去。路中圍口原有四十三戶人家，僅解放前這幾年內逃到別處去的就有十一家。七十多歲的黎帶娣，在露中圍口挨過了五十年受欺凌侮辱的辛酸年月，丈夫兒子……四五條性命死在惡霸手裡。她丈夫被惡霸打死，西頭地主王存光還來逼她兒子還谷。帶娣明知是“使牛王”，那裡敢講一聲。

人比番薯賤

解放前的西頭村，活象一所殺人的屠場。天王、羅漢、太保任意綁人、殺人，如同兒戲。露中朱未只因餓得沒有辦法，挖了西頭田裡幾個番薯，給惡霸王啟王寶抓到，活活用棒打死。

地主惡霸打死一條人命是家常便飯，在舊社會那有窮人講理的地方。一九四三年，鴉片鬼王應偷了八竹坊貧農王煥申的菜，給王煥申抓住，爭打起來。王應在群眾的指責下逃了回去，老羞成怒，跑到西頭去找他二個表弟——十三太保中的王勝、王光。第二天一清早，兩個太保身藏凶器，如狼似虎沖進煥申家；一句話也不講，拉住煥申父親王銀就打。直到老人被打到不能動彈，才逍遙離去。

王煥申把父親抬到南寧鄉維持會去說理，混蛋的維持會長王維紹不問情由，反而責罵煥申多事，說是煥申冤枉別人偷菜造成打鬥，硬要王煥申賠王勝、王光的“傷藥費”。煥申被迫賣掉了耕牛，父親也因傷重死去，從此還欠下了地主永遠還不清的債。

打倒土王朝穷人见太阳

历史的风暴把乌云冲散了，西头的土王朝随着蒋介石王朝一同崩溃了。

刚一解放，在这曾经是罗汉太保们任意屠杀人民的西头村，就搭起了审判地主恶霸的会场，阶级仇恨的烈火燃烧在南宁乡每个农民的心上，一个个苦主在庄严的讲台上吐出了千年的苦水，成千上万的农民高呼“镇压十八罗汉”，“枪毙十三太保”……。王洪池、王振声、王占梅……一个个罗汉太保终于在农民群众的怒吼中倒下去了。世代代在血泊中打滚的南栅农民头一次看到了头上光辉的太阳，永远作了生活的主人。

斗倒恶霸邓建葵

黄仲文整理

居岐凤翔楼恶霸邓建葵是个反动透顶的家伙。

解放前，邓建葵经常向人夸口说：“居岐全村也抵不上我家一片竹箴。”意思是说他家粮多谷围大，竹谷围的一片箴，就比全村人的财产多。有人说：他是靠贩私牛发家的；有人说：他是靠明偷暗抢发家的。事实正是如此。解放前，他就组织过“七星军”，要和游击队对抗。他又勾结惯匪麦浩洗劫过居岐小村，一次就抢去八只耕牛。不用说其他，就是你的田地近了他家的田也

要遭殃，橫來豎來都要撈你一把。有一年他家的秧不够插，就硬到人家插好秧的田里去拔。农民銳南有一块靠近他家的田，秧苗已經轉綠了，一个夜晚却变得空蕩蕩的，可邓建葵的田呢，一片綠油油。秧苗沒脚那会过丘，还不是两脚賊搶的！可就是奈何他不得。他有长枪短枪；还有打手，誰个惹得起？有一年农民永佳的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借了他两担谷，本利对翻，不到三年工夫，就說欠下他十多担了，于是强占了永佳一块荔枝园。这园子，足有一亩多宽，有二十多株荔枝树。二担谷子换块荔枝园，世上那有这等便宜的交易？但既是恶霸邓建葵說要要的，永佳能說个“不”字！

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我們貧雇农組織了农会，跟共产党走。邓建葵就四处造謠破坏。他說：“国民党很快就要打回来了。沙角炮声一响，又有烧猪吃了！”我們真是恨透了他。当时刚解放，我們虽然心里明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为穷苦农民办事的，是自己的政府，很想跟邓建葵斗一场。但又怕斗他不过，反而受累。因此只是暗暗的監視他的一切行为。

解放后第一年，也就是一九五〇年，荔枝結得好，滿树滿枝都是紅多綠少。人人见到沒有不喜欢的。永佳想：“自己辛苦几十年栽培起来的荔枝园，却平白地被邓建葵霸去，虽然借过他两担谷子，但这几年的荔枝都是他家收，就是两担金子也可以抵偿了。現在已經解放，也該是自己作主了。”于是五月节那天，永佳就去摘它几斤来尝尝。邓建葵一见到，可不得了，一把抓住永佳，气势汹汹地誣賴永佳做賊，偷他家的荔枝。硬逼永佳賠他荔枝四百斤。永佳連四个荔枝也沒有，那来这四百斤？他就胡派賜金和佐安各人二百斤，代永佳賠償，因为他两人是永佳的堂兄弟。这可把我們气昏了。

当时怀德乡人民政府工作队正好来我村了解情况，找到賜金，問賜金道：“这村子里誰最橫行霸道？”賜金說：“现在无心机談这些事。”工作队同志說：“为什么？”賜金說：“我现在正是三穷四窟五难捱，有人却逼着我賠荔枝呢！”工作队同志摸不着头脑，就追問賜金到底是什么事，賜金就把“荔枝事件”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工作队一听也火了，說：“岂有此理，他要就来乡政府要吧！”便叫賜金千万不能賠荔枝。

当天工作同志回乡政府汇报了这个情况，晚上乡人民政府負責人老黃同志便到我們村子来，立即叫人传邓建葵問話。当时永佳、賜金等都在场。老黃同志問邓建葵：“荔科技园是怎样来的？”邓建葵可不示弱，在政府干部面前还說“反話”，他大声說：“搶来的！”老黃同志见他这样囂张，就給他一个下馬威。大声喝道：“搶就是犯法，綁起来再說！”邓建葵看看情勢不妙，今天已不是他称王道霸的时候，才稍稍收斂了气焰。永佳就把邓建葵怎样强占荔科技园的詳情叙述了一番。老黃同志当面把邓建葵訓斥了一頓，命令他立即把荔科技园无条件的交还给永佳。邓建葵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

这次荔枝事件，党和政府支持了我們，我們胜利了。

但是那邓建葵賊心不死，口服心不服，当着干部面前不說話，一出农会大門就大吵大鬧，四处扬言要和农民斗到底。我們說：“斗就斗吧！”嘿！这狗东西可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以为现在还是旧世界，我們还能任由他摆布呢！

一九五〇年六月，大軍老梁同志带着武装到我們村来繳黑枪。我們向他反映說：邓建葵藏有黑枪，长家伙短家伙都有。大軍同志就在他家繳到了一枝駁壳，一支七九。繳了邓建葵的枪，我們胆子就壮起来了，又把邓建葵解放前后一連串的罪惡向大軍

同志报告。大軍同志經過調查了解，証据确凿，于是把他扣押起来，責令他賠償农民的耕牛和財物。这一下子我們农民可高兴了，派出了民兵，組織农民群众到他家去要粮食，要耕牛。他的賊儿子丽全白起眼底瞧我們，我們人多势大，他也奈何不得。結果我們牽回四条耕牛，担回十多担谷子。牛留在农会，谷子就分給了貧苦的农民。

这次我們又胜利了，农民兄弟都很高兴。但是他的儿子丽全却想暗中計算我們。我們担回谷牽回牛的当晚，他就在家里召开秘密會議，打酒杀鸡，商量如何来对付我們。紙包不住火，他們的一举一动，我們都看在眼里，便馬上派人报告大軍。大軍同志一听，这还了得，立即派入围捕，他們正飲得高兴，却給大軍象一籠鴨子一样全抓到了。

这批家伙被捕后，政府宽大他們，审查教育后，不几天就释放了。但是这些怙恶不悛的家伙，一出来就四处造謠，說什么“建葵罪不大，就要释放了。”并且暗中进行活动，威迫农民签名証明恶霸邓建葵没有什么罪状。当时部分群众觉悟不高，认为邓建葵問不成死罪，也就做个順水人情，因此上了当，不少农民就这样被誘迫签了名。不久，邓建葵便被释放了。

放虎归山，后祸难当。邓建葵一回来，就张牙舞爪，向农民反扑。他一面通过亲友关系，把他的儿子丽全打入革命队伍，安排在太平公安分局工作。一方面到太平区人民政府控告农民，說农民搶了他家的耕牛和粮食。还說家里丢了黄金，数目开得天样大。解放初期，由于一些基层組織不純，給他钻了空子，經办人員不分青紅皂白，竟相信他的鬼話，叫农民賠償損失。这时邓建葵就洋洋得意，以为这次是他得势了。又到处造謠說：“国民党很快就要回来了。”部分农民见到这种情况，确是有些胆怯起

来。但这却没吓倒农会的干部。我們还是一面和他斗争，一面又向大軍反映邓建葵释放后的罪恶活动。邓建葵向农会要牛，我們說：“牛是大軍給的，我們不能給任何人，要牛的就到怀德去找大軍同志。”他当然不敢去见大軍。大軍同志还亲到太平区政府把經办人員批評了一頓，說他級阶观点糊涂。这样一来，邓建葵又奈何不了我們。

邓建葵經過一次扣押，仍然破坏政府法令，偷販私牛出口。我們对他这种违法行为又进行了斗争。有一次他赶一只私牛去赤崗，农会把它截了回来，那时乡工作队老黃同志也在场，审問他为什么明知故犯，并說販卖私牛是违反国家法令的。他却气势汹汹的說：“你們管不着！”我們說：“就是管得着！”当场便把牛給扣下来。

后来又有农民向农会反映，說邓建葵家中还藏有一条私牛，打算偷运出口。我們农会的干部和民兵就以检查耕牛为名，检查各戶后就到他家去。我們問他家有几只耕牛，他說：“四只。”一看門口也剛好是四只。我們就进屋里去，一看还有一只。我們說：“这不是牛嗎？四只加一只多少只？”他一看底穿了，又急又气，就連忙說：“这是朋友托卖的。”我們說：“証明呢？”他說：“熟朋友的，那用証明？”賜金就頂他：“說得真好听，政府早不是规定耕牛买卖要証明嗎？”有人又問他：“沒有农会和乡政府的証明，算什么貨色？”民兵早就嚷开了：“私牛嘛，还用問！”于是，我們又把这头牛牵回农会来。

这时，大約是一九五一年旧历二月間，怀德独树乡人民政府又来了大軍，正式开展“八字运动”，进行清匪反霸。大軍老邓同志和工作队都經常到村里来，宣传党的政策，訪貧問苦，告訴农民說：“党和人民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是我們貧雇农的靠山。”鼓励农民起来揭发坏人坏事，斗争地主恶霸。我們的觉悟

也一天天提高了。农民兄弟又活跃起来，紛紛向大軍同志控訴邓建葵的罪恶，邓建葵当时看到风色不同，就打算逃跑。他买了一只船，又贩了一只私牛，准备逃亡香港。我們知道了，就火速向駐在独树的大軍报告，老邓同志即密令我們农会在当晚七点鐘以前逮捕邓建葵。我們得到这样的命令，真是說不出的高兴，但是怎样能逮到他呢？到他家去抓，恐怕打草惊蛇，如果不得手，麻煩就更多。我們就定决叫他到农会来領牛回去，他不知是計，还以为能多一只私牛偷运到香港，又多了一笔橫財呢，就大搖大摆来了。这时农会有民兵等着他，还聚了不少农民。邓建葵一进门，我們就把他結結实实綁了起来。

他的儿子一听說父亲被捕，来到农会大鬧。叫他父亲不用怕，还說要和我們比高低。我們恼火了，說：“臭杂种，再說两句，連你也捆起来！”这家伙才閉了嘴，夹着尾巴溜了。

大軍同志第二天便把邓建葵押到独树村去了。群众裹起来了，爭着揭露他的罪恶。后来查明，邓建葵是反动“七星軍”的財粮委員，是骨干分子，又曾强奸妇女。一九五一年四月，全村农民开大会斗争清算邓建葵，連他的弟媳也起来控訴他。五月間判了他死刑，在沙田执行枪决。村里人莫不拍手称快。

一部血腥发家史

南柵中心小学 黄永筠

提起土皇帝譚公弼，北宁大宁村的人，沒有一个不咬牙切齿的。这个土皇帝身高不过四尺，脸形圓长，内心阴險非常，见人

却哈哈笑，真是一个笑里藏刀、杀人不见血的魔王。他做什么坏事都不出头露面，只在幕后指挥他的两个兄弟去干。他的兄弟，一个叫譚公量，是大宁村联保主任；一个叫譚軒，当巡丁头。

在譚公弼父亲手上时，他家里的田产还不多，借着他父亲当过一任伪县长，他自己曾在国民党军队做过几年伪军官，他就独霸了大宁一村，当了二十年土皇帝，家产也暴增起来。这是一段血腥的起家史。

在解放前十多年，大宁村譚姓有“办学公尝田”二百亩，譚公弼早就想占为己有，但又怕族内兄弟不肯，他就想出毒辣的计谋来。

大宁村南边的独岗山脚，过去有一条小村，叫做独岗村，直到今天还可以在那里看到村庄的遗址。当时那里住着几十家姓伍的农民，有百来口人，他们除了自己开辟一些山田外，大都是靠耕大宁村地主的田过活。不用说，他们是受尽大宁村地主恶霸的冤气的了。可是穷苦人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他们长大成人，不再受地主恶霸的压迫。所以，伍姓的农民也有人把子女送到大宁村学校读书的。大宁村的小学既是由祖尝田拨款办的，初时伍姓的子弟来读书，也就没有收学费。

土皇帝譚公弼当权不久，就有人说：“学校是我们譚姓办的，姓伍的读书怎能由我们太公出钱？”一定要伍姓学生每年交五块大洋学费。独岗村的农民，长年累月替大宁地主作牛马，适值那几年歉收，家家正愁衣缺食，那里有钱交学费？只好不让孩子到大宁上学了。

这时，在大宁村传遍了这样的话：“伍姓的不肯出钱，就是看不起我们姓譚的，他们本来是我们姓譚的家奴，我们太公可怜他们，才准他们在独岗建村，现在姓伍的发了百儿人，就看不起我们姓譚的了，这还了得，有他们在，我们姓譚的将来就没有好

日子过了。”

这些话，就是譚公弼这家伙睡在烟床上想出来的。当时，农村封建思想很严重，很多人经不起这样的煽动，也对伍姓不满，那些恶霸、地主、流氓、走狗便火上加油，定下毒计。

一天，独岗村的农民在吃早饭，人们正对着碗中的杂粮发愁，突然，村外传来一片嘈杂声：“打死他们，烧他们的村子。”喊叫声由远而近，伍姓农民知道大祸临头了，立刻丢下碗筷，慌忙逃跑，走得慢一点的就当场被打死，那些空身逃出村外的人，回头一看，村子已变成一片火海，只得含着血泪，扶老携幼，流落他乡了。

伍姓的农民曾把这血海深仇向伪县府申诉，但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哪有穷人诉冤的地方？何况当时的县长老爷就是譚公弼的结拜兄弟！

不久，在大宁村又散布出另一种空气，说“现在独岗村农民到县府告了状，凡是参加过打独岗村的人，都要拉去坐监。”第二天村里还出现了几个大摇大摆的县警。这样一来，便闹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譚公弼这时出面了。他在祖祠里召集了譚姓的居民开会，商量对策。他先描述一番县警拉人的厉害，接着叫大家想办法应付。当时人们正徬徨不安，那有办法好想？最后，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才转弯抹角地说：“县长跟我虽有交情，但是，杀死了人，烧了人家的村子，案情重大呵！……我不是早叫你们不可乱来吗？唉！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我想赔偿是免不了的了。”商量的结果是：押掉譚家祖尝田二百亩，卖掉东莞县城祖尝铺二间，作为赔偿费。从此这二百亩祖尝田就归譚公弼名下，大宁村譚姓的子弟读书也要缴纳学费了。

土皇帝譚公弼家里的谷子一年年多起来了，建了几幢新房，

还修了一个花园。在日本鬼占领时，遇上了大旱灾，土皇帝发财的机会到了，他把收来的租谷大放高利贷，滚上几滚，不几年，就在太平镇开了一间“国昌”米店，他自己当上了大老板。一九四七年冬，他的第二个儿子谭健结婚时，足足摆了二百多席酒，确是大宁村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可是，独岗、大宁农民的血泪也流尽了。

黑暗过去，终于解放了，跟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土改巨浪，谭公弼这个阴险毒辣的土皇帝终于垮了！

我们且听听斗争会上一个六十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的哭诉吧：“谭公弼，你这个人面兽心的恶狼，你叫人放火烧我独岗村，弄得我家破人亡，我家六口人，大儿子当时给你活活打死，烧村后，全家流离失所，孙子有病无钱医，死在路上，媳妇也改嫁了！二儿子还年幼，迫得替人做苦工，挨不了，给累死了。我日哭夜哭，哭到双目失明，带着小三儿沿途乞食，后来他也饿死了。全家六口，只剩下我一个孤老人！若不是共产党到来，我的冤仇是无法报的了！”……

谭公弼这个万恶的土皇帝，终于在农民群众的欢呼声中倒下去了。

一个女人的谈话

——土地改革纪实

沙头先锋中队副中队长 林则容口述 赖伯疆整理

解放前，我和黄琼娣、邓润香三个同病相怜，大家就象亲姊妹一样，我们三个苦命人各有辛酸的遭遇。我家很穷，只有个母

亲和几个年幼的弟弟，因为没法过活，母亲只好把我嫁给一个年龄比我大一半的丈夫。在旧社会里，穷人到那里都是一样受苦。我到丈夫家后，生活还是很苦，终年累月给地主耕田，两餐都不得一饱。后来，我的丈夫因借了地主的债没法清还，活生生给地主的三个狗崽子打死了。黄琼娣、邓润香也是苦命人。黄琼娣自小卖给上沙地主作婢女，终日挨打挨骂。后来出嫁了，结婚刚三个月，她丈夫因为到沙岗去漂鱼，渔网给地主没收了还不算，人也给打到吐血，回家不久就死了。那时，她才十七岁！邓润香的丈夫也因为没钱治病死掉了。

当时，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黄琼娣住的茅屋又小又破，遇到下大雨，她就跑到我家来住。我们三个在一起，总爱聊天，每一回总谈到我们的命为什么这样苦，黄琼娣的家婆总是说：“算了！别多想了。好好歹歹过一世，今世不好望来世。”我们也是这样想。大家相约终生不再嫁人，彼此互相帮助，过了这一世就算了。

刚解放，由于生活担子重，我们还是拼命劳动，百事不管。土改时，有两个叫陈对和奕福的工作同志经常在天黑上灯时候到我家来坐谈。他们问我们有什么苦处，生活过得怎样，为什么总是这么晚才吃饭。我们都说没什么苦，就是工夫太多了，只好晚一点回来作饭，还说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得多了。说完后，我们便只顾低头吃饭不吱声。我们都很害怕“兵”们，所以都不敢说话。后来那两个同志要来我家搭伙食和住宿，我说：“我家没油没盐，屋子又破又小，怎么行？”他们说：“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住嘛，什么地方都可以。”在我家住下后，不管刮风下雨，只要我们去劳动，他们也跟我们一道去。劳动回来后，还帮我们挑水，劈柴，做饭，扫地，反正什么该作的活儿，他们都

給你做。我們很受感動，再也不把他們當作“兵”看待了，他們問起什麼事來，我們也敢說話了。他們問我為什麼要嫁給年齡比自己大一半的丈夫，我的丈夫為什麼死得這樣早。我說都是因為家里窮。他們又問我們：“你們家里為什麼這樣窮，為什麼這樣苦？”我們說：“我們祖宗窮，所以我們也就窮，人窮就只好受苦了。”他們說：“我們的祖宗輩輩辛苦勞動，還是沒田沒地，連兩餐都吃不飽，這是為什麼呢？都是因為地主佬壓迫，剝削我們。他們的財產田地都是我們祖宗和我們自己的血汗！”他們又說：“你們這裡的咸田這樣多，是誰耕的呢？”我們都同聲說：“當然是我們這些窮人咯！”他們又問：“你們這裡的地主佬陳國有餐餐吃的是不是跟你們一樣？”我們都火了，財主佬餐餐大魚大肉，那里跟我們一樣？我們止不住把地主的罪惡念盤說出，又提起自己比黃蓮還要苦的身世來。

他們听完我們訴苦後，便對我們說：“財主佬有錢並不是他們祖宗的風水好，命根好，我們窮人所以窮，也不是我們祖宗風水不好，命里注定該窮。真正的原因是財主佬壓迫、剝削我們。他們世世代代騎在我們頭上，我們便世世代代窮下去了。這難道是合理的嗎？當然是不合理的！這種情況，我們不能再讓它繼續存在。今天是我们農民当家作主的時代。我們應該斗垮他們，把他們霸占的土地、財產分給窮人，這樣我們才能翻身！共產黨，人民解放軍，是替窮人做事的，一定支持你們。”

晚上睡覺時，我心里老想：真的能分財主佬的財產、田地？真的有这样好的天日？起初我們還不太敢相信，後來仔細回味老陳他們的話，覺得又挺有道理。財主佬的財產田地本來就是我們的血汗嘛！我們一定要奪回來！要替死去的丈夫、親人報仇！

以後，老陳他們還對我們說，地主的根底很厚，要拔他們的

根，光靠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还要团结更多的象我们这样的穷人才行。于是，我们三个人就商量好了，分头去串连那些贫苦农民跟我们一起干；老陈他们教我们要设法使她们回想过去的苦楚，想想今天的好生活，启发她们的觉悟。以后，老陈他们也跟我一道去找她们谈。起初发动了五、六个人，稍后发展了十几个人，成立了妇女会，经常根据老陈他们的指示进行工作。

开诉苦大会时，我们三个带头上台诉苦，把过去积郁在心头的苦水全部吐了出来。说着便忍不住哭了起来，台下的群众也跟我們一样痛哭。很多跟我们一样受尽苦难的妇女，也争着上台哭诉起来。

斗争地主婆胡兰好时，我揭发了她的阴谋鬼计。在土改队到沙头之前，她听到别的地方斗地主，便跑到我家说：“你们借我家的谷本该还了，要不是我肯借，你们这邦鬼腿，早就饿死了。我的儿子打死你丈夫也是一时失手，不是有意打的。过去的就算了，别再提了。我眼下不要你还谷，你也别把我顶出去。”我把这事揭发出来后，大家都更加认清了地主的狡猾面目，都起来揭发她。

东坊大地主邓家胜平日作威作福，侮辱了不少妇女。我们搜集了他的材料后决定斗争他。但那时好多妇女思想觉悟还不高，怕讲出来难作人，我们就再深入发动妇女，作好充分准备再斗他。我们选择了一个曾经在他家作了几年工的妇女做发动对象。她的丈夫儿子都给地主邓家胜开荒，荒地耕熟了，邓家胜就把它夺回去。她的丈夫给饿死了，她给邓家胜磨米，也被他奸污了。但她不敢说，怕说出来没工做，只得忍辱偷生。我们启发她诉苦时，她还说：“人家祖宗的风水好，福荫全家发了财，我们祖宗葬的地方不好，只好受人家欺负。”我们把老陈跟我们讲过的道理跟

她讲，这样一来，她就给我们打动了。在斗争邓家胜的大会上，她大胆地走上台去一句一把泪地控诉起邓家胜的罪恶来。好些给邓家胜侮辱过的妇女，在她的影响下，也都化羞耻为愤怒，咬牙切齿起来控诉他的罪恶。台下的群众都气得牙齿格格响，捏着拳头冲上台要揍死他。

我们当时的劲头若拿现在的话来说，真是干劲冲天！餐餐放下饭碗就跑，到各家去串连，去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搜集材料，确定斗争对象，斗争地主恶霸，缴地主和土匪的枪，经常跑夜路。我那时的胆子可大呢！有一次走夜路，黄琼娣跟我說：

“则容，要是富贵裕（恶霸地主）他们用刀枪杀死我们怎么办？”我说：“怕什么！万一咱们死了，群众还不替咱们报仇呀？他们决不会让地主有好死的！在旧社会，我们死了，就象死了只蚂蚁，现在为群众工作而死，也有个光荣称号！工作队的一个女同志不是跟我们讲过刘胡兰的故事吗，她能那样光荣牺牲，我们为什么不能！”黄琼娣听了直点头，兴奋地说：“对！我们要狠狠干它一场。”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无忧无虑，不分黑天白昼的一个劲地干！虽然艰苦，但是很痛快。在斗争中，我们经受了考验，也得到了锻炼。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心里还感到乐滋滋的呢！

第一个互助组的威力

虎門人民公社肥料厂副厂长 譚 长口述 樊 斌整理

提起我們平崗村的过去，那真是穷得出名。解放前，这里住着三十多户人家，多半是貧雇农，我們受尽南柵西头村地主恶霸的剝削敲榨，穷得連耕牛也买不起，有些人只好靠給地主帮工或到外面做散工过活。

解放后，平崗村的变化可大啦，土改后，每家都分到了十多二十亩田，生活有了奔头。可是一家一户要耕下这十几亩地可真不容易，有几家沒有牛，犁耙禾桶也不齐全。那些劳动力少的就更困难了。就拿麦方家來說吧，一家五口，只有夫妇两个人能劳动，但妻子要带孩子、煮飯，田里的活样样都堆到麦方一人身上，单手独脚的，二十亩田的工夫那天才有个尽头！家家都有田耕，短工不容易請到，麦方天天担心自己会給累病，真不知如何是好，干起活来总是愁眉不展。好不容易才插完秧，耘田又来不及了。禾长得跟牛毛一样，又矮又小，別人看了也摇头。

五戶貧农組織起来

五二年冬，党号召农民組織起来，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我找大伙商量，打算搞一个互助组。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对，各有各的心思：劳动力多的觉得自己干最合算，懶得跟別人扯在一起添麻烦；劳动力少的又怕自己劳动日做得少，收成的谷子向別人家里倒。只有四戶貧农愿意和我搞互助组。当时村里很多人都不相

信我們能搞好，老農王敬昌說：“不到三朝七日就會散的。”老人麥開也說：“互助組是新屎坑，不夠三日香。”就是參加互助組的五戶，也不是家里人個個都通。鄉委溫幫是極力主張互助的，可老婆就是不通，回到家裏，女人就和他吵。第二天我去找溫幫嫂談心，她就是怕吃虧，她說：“我自家日做夜做，總做得完。入了組別人做多分得多，還不是分我田裏的谷！”我就給她算細賬，對她講：“你家里沒有牛，沒有犁，要等人家犁完才給你犁，你家勞動力又弱，樣樣工夫都做得比人遲，過了季節的禾，收成怎麼會好？再說，向人家借牛借耙也總要出點錢，你想想，合起來到底那頭損失大？”溫幫嫂給我這樣一分析也就沒話說了。就這樣，我們五戶貧農組織了虎門第一個互助組。

男女同酬

開頭，大家對辦互助組都沒有經驗，我就去找鄉幹部談，還買了些參考書來看。我想，頂要緊的是勞動報酬要合理，大伙才不會鬧意見，生產才能搞好。

到底是計工分好，還是計勞動日好？在組裏展開了辯論。後來，一致認為各人技術有高低，工作有快慢，還是計分好。結果互助組就採取了十級計分制。耕牛農具也折價計分，還規定農具損壞了由互助組修理。組員都象對待自己的家具一樣愛護組裏的財產。

組織起來後，大家干起活來，嘿，那股勁可大啦，活象蛟龍出水虎下山。婦女也够威風，每次插秧，總是把男人拋在後頭。計工分按面積計算：溫幫嫂和麥日的女人都賺十分，我只得七分。溫幫過去在城里做做工，耕田不熟手，插秧更是外行，比我还差勁，每天只掙六分。女人們總是笑男人沒用。但是干打禾

担谷等重活，女人又比不上我們年青小伙子，十二分总是男人才有份。組員們都說，“这真个是‘按劳取酬，男女老少都好’。”

夫妻再不打架了

組員麦方的老婆譚兰，以前是村里有名的懶女人。人家說她懶到牛屎拉到飯鍋里也不理会，丈夫經常打她。自从参加了互助組，见到別家女人掙九分十分一天，她也动心了，开始参加了田間工作。我們組还經常开会展开批評，大家都說：“打老婆是不應該的。但过去单干戶工夫做不开，心里煩躁也是个原因。”麦方自己也說：“唉，过去一家一戶劳动，劳力少，下田拚死卖活，好容易挨到太阳下山，回头一望，还是一片水汪汪，好象工夫沒有个完，心里又急又煩，回到家里看见老婆連家也管不好，火上加油，不打架那才怪呢！”现在搞互助組，十几个人排成一队，一个上午就插完几丘田，做起来特別带劲，有說有笑，日子也觉得过得快，回到家里快快活活。譚兰不只把家里料理得妥妥貼貼，田里劳动也不差，有时一天还要掙上七八分。自此夫妻恩恩爱爱，再不呕气了。

集体力量能胜天

互助組成立的第二年春天，遇上天旱，党号召农民抗旱，开展打井种禾，不能等老天爷贈雨。单干戶要打井种禾呀，那是白想。我們互助組打算搞，初时有些組員思想还有顧虑：“过去从沒这样种过，誰敢担保秧能活？”我对大家說：“只要大家愿意，先帮我家种。”他們见我愿带头試驗，家家也打算种，晚上还点小灯打井碎土。就这样，一个星期就种了二三十亩，秧苗也

轉青了，长得綠油油的。单干戶可着了慌。好在跟着就下了雨；如果再早上十天半月，单干戶就只有靠国家发救济粮了。这年，单干戶的禾都只有尺把高，只有互助組的田一片綠，长得特別茁壯，誘人喜愛。組員們更有信心了，如組員封香，是个寡妇，往年一到农忙，請不到人常急得哭起来，遇上天灾，只有挨餓。现在可不同了。組員都說，集体力量能胜天。刮大风了，只要气象台一声警报，互助組一个晚上就能把全部熟禾割光，真是組織起来力量大，天大困难都不怕。

观潮派要求入組

互助組搞出点名堂，村里人也都刮目相看了。过去那些劳动力少，怕吃亏的农民，看到組員麦方家的情况，就有了信心了。麦方家只有一个半劳动力。往年他家的田，一块要插几天，禾苗长得狗咬似的，高一片，低一片，远看去就象几丘梯田；收割时也是黄一片青一片的。今年就不同啰，互助組采用了适当密植，肥力足，管得好，长得又密又高，光麦方一家，就比单干时增产了二十三担谷，而付出的工資只两担多谷。这些，村里人个个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有的說互助組的确比单干强，早一天入組早一天好。往年王就家年年請人做活，光付工資也要一百元，今春他入了組一造只付五元几，乐得他逢人就說：“过去請人做工，总要弄点象样的菜，杀两只鷄鴨，也值得三五元。”这时，原来想先看看再入組的单干戶都申請入組了。連过去認為“互助組三朝七日就散”、“新屎坑不够三日香”的老农麦开、王敬昌也先后加入到互助組来。于是互助組扩大到二十三戶，兵更强馬更壯了，下面还分了三个生产小組。过去家家只有黃牛，现在互助組

用公積金买了一头大水牛：組員的干劲也更高了。

永远跟党走

五四年春天，我們組被县里評了个互助合作一等奖。我代表互助組到县里去开会。当我带着县里獎給的錦旗、打禾机、雨帽等一大堆獎品回到村里时，組員們高兴得不得了。个个笑得合不攏咀。这是党給我們的光荣，党領導我們斗倒了地主，又帶領我們走上互助合作的光明大道，我們要永远跟着党走。直到现在我还記得当年古县长在会上講的話：“农民要摆脱貧困，就要組織起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互助組，初級社到高級社……”不錯，今天，我們平崗村的农民，已經跟着党走过了高級社，又进一步走进了更高級的人民公社。你看看吧，咱們这个穷村，起了多大的变化！山坡下小水塘象連环一个套着一个，村子里盖起了跟小礼堂一样漂亮的飯厅，还准备装上玻璃窗。我們平崗村的农民正在党的领导下，高举人民公社的紅旗，为向美好的共产主义过渡創造着条件。

阳关大道

——大宁的互助合作道路

譚 国 譚賀煥等口述 黃仲文整理

談起村里的第一个农业互助組，不仅那些老組員們眉飞色舞，就是其他的农民兄弟也无不嘖嘖称道：它是大宁村翻身农民

走合作化道路的第一面紅旗。

互助組是一九五三年二月間組織起來的。那時在虎門公社範圍內，除虎門寨有了一個互助組外，就數大寧村這個組了。

土地改革勝利後，黨就號召我們努力發展生產。黨領導我們翻了身。自己有了土地，還能不把十二分的气力都使出來？我們這些人象慶槐、應禧等都是貧雇農，在土改中帶頭斗惡頑，分田地，當然也該在生產中帶頭。但是底子薄，耕牛農具都不足，要把生產搞好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呀。正好那時縣里派了工作隊來村里組織群眾修水利，搞生產。工作隊同志對我們說：“十隻手指比一隻手指有本事，你們又都是農會幹部，組織起來，就不會缺牛少犁了，保證生產搞得好的！”我們想：對呀！我們當幹部的，要領導群眾搞生產，使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該做出一個好樣子。我們大家一合計，都說：合作是比單干強，聽黨的話，保證錯不了。於是慶槐、權勝、譚國、富財、耀芬、應禧等九戶人合伙了，成立了大寧村第一個農業互助組。

互助組組織起來以後，可真是解決問題。我們再也不缺牛，不缺人了。當時正趕上春耕，天旱缺水。一些單干戶，急得團團轉。顧得秧苗，就顧不得耙田。互助組就不同，人多力量大，車呀！屨呀！日夜搶水，及時把秧插下去了，還能騰出人力來幫助一些困難戶。就這樣，互助組初次露出了頭角，顯示了它的優越性。

那時候，村里最困難就要算吳嬋一家了：解放初期，她的丈夫患病死了，留下三個女兒，都是寸高尺低的，靠她自己一把手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勞力不足，肥料缺乏，人家的禾都長得綠油油的了，她家還沒有收拾秧盆。那幾年她真是苦透了，年年借債、年年還債，還是沒了期。這年春耕大忙，吳嬋的三個孩子

都病倒了，吳嬋一個人，顧得孩子們的病，就顧不了田里的工夫。她家成十畝地的活，淨歸她一個婦道人家干，就是平時也不容易啊！雇散工嗎？為了孩子的病，已經借了一身債，那里還有錢？還有，那時候大家都正在搶火色，也不一定能夠請到人。吳嬋心掛着孩子的病，又掛着田地，想起以后的生活，只有暗自流淚。

當時我們就對吳嬋說：“七孀，你不用焦心，你一心一意服侍孩子好了，插秧的事情由互助組來幫忙。”

雖然吳嬋當時還不是互助組的成員，我們却象是耕種自己的田地一樣，只兩天功夫就把十畝田搶種完了。吳嬋樂得不得了，說：“夏收後一定給互助組算工錢，幫我插秧的要在我家吃飯。”我們都說：“既要吃飯又算工錢，那還算什么互助組。”群眾見到這種情況，都說：“幹部好，互助組好。”吳嬋更逢人便說：“互助組好得很。”於是，她便積極主動要求參加我們的互助組，到一九五四年互助組轉合作社時還帶頭報了名，並積極參加合作化運動，盡力為群眾辦事。現在她已經是光榮的共產黨員，並且擔任大字村的婦女主任了。

互助組組織起來以後，生產搞得很出色。你到田里一望，那丘禾苗長得好，不用問人，這一定是互助組的。那時縣里、區里和鄰近各村都不斷有人來參觀訪問。我們得到很大的鼓舞，心里著實高興。

到一九五三年秋收後，互助組由九戶擴大到十五戶，並且首先響應黨的號召，醞釀由互助組轉為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原互助組十五戶絕大部分都踊躍報名參加了，只是有個別組員忘了本，想走資本主義自發道路。譚亮光就是這號人。

說起譚亮光，話就長啦。解放前，他父親害肺病死了，靠母

亲織草蓆过日子。那时他兄弟还小，孤儿寡妇，在解放前那样暗无天日的世界，那能捱下去，迫得无奈，只得去討飯。但討飯也难得一殮飽，最后只得把亮光的弟弟卖給人家；那时亮光的年紀稍为大些，就帮別人做做散工，捱到了解放。解放后亮光一家翻了身。群众知道他母子在旧社会受的苦难多，什么都份外照顾。土改胜利后，他家分到一間青砖屋，半只大黃牛（与另一戶合用），又是田地，又是果树。互助組成立时他也参加了。大家见他年紀还輕，家里劳动力也弱，田里工夫沒經驗，互助組就額外照顾他家，給他开了二亩五分荒地种水草，使他一家的生活过得火紅。但是轉社时亮光可就不和大伙一条心了。他在打自己的如意算盘。见到互助組給他开了二亩五分水草地，水草长得又高又嫩，滿有把握刈上四十担草。照当时市价每担七元計算，就可淨得二百八十元的收入。他生怕入社后自己吃亏，所以就向庆槐說：“我家劳动力少，入社后靠劳动分紅难于維持生活，你們让我退出互助組吧。”我們当然明白他的心事，还不是那块水草地迷了他的心窍！我們就对他說：“亮光，你也應該回头想想，你过去过的是什么日子；今天的生活又是怎样得来的。人可不能忘本呀！不走阳关道，偏要去走独木桥，那可真危险哪！”他母亲是个明白人，也說：“要不是共产党，那能有今天，說什么也要和大伙一条心。”但是亮光的心窍却給迷住了，当时他沒有听大家的劝告，他母亲也拗不过他，就单干去了。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合作化高潮时才又进合作社来。

象亮光这样的人，毕竟是极个别的。我們大家都坚决相信党和毛主席的話。象吳嬋一样，当时虽然也有“好心人”对她說：“七孀，人行你行，小心一脚蹉落氈！”吳嬋沒有理会这些“好心人”的“劝告”，坚决参加了合作社。她說：“該走什么道，

我早已拿准了。互助組的好处就說不尽，不用說比互助組更高級的合作社！”

于是我們的合作社就組織起来了，由原来十五戶扩充到三十三戶。

初級社成立以后，开头就碰上五五年的苦旱，五十多天滴雨未下。单干戶的田眼看有一半插不下去了，我們也十分焦急：合作社如果也和单干戶一样抵抗不了天灾，那还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主任庆槐和大家合計，坚决要想尽办法把秧插下去。我們还提出不仅要保产，而且一定要增产。我們克服了无数困难：开了一条足有一公里多长的水圳，到沙路、长塘那边去車水；水車接了一駁又一駁，我們合作社終于战胜了旱灾，获得了丰收。秋收后結算，一百多亩淡田比一九五四年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点五，比入社前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一百多亩咸田也同样增产了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样就使大家更加認識了合作化的优越性，更加坚决地走合作化的道路。

生产搞好了，社員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收入普遍增加。一九五五年合作社全年总收入是一万九千三百四十七元，除去成本六千多元，純收入是一万二千五百多元，平均每戶收入四百元。当时还是初級社，收入是按土地报酬和劳动报酬来分配的，除了土地分紅，每个劳动日的报酬是八角二分。象吳嬋这家，只有她自己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儿参加劳动，也做了三千五百二十四个工分，劳动报酬三百一十八元，加上土地分紅二百二十五元，全年总收入是五百四十三元，比一九五四年增加了二百二十一元。这一年吳嬋一家不仅大大地改善了生活，而且还把欠下的陈年老賬还清了。吳嬋激动地說：“要不是合作化呀，我干死干活都换不到这样的好日子！”

在真理面前

——記基宁乡一场大辯論

陈 供整理

一九五七年的深秋，晴朗的天空忽然出現了一团烏云。什么农民处在餓死的边缘呀！什么合作化搞糟了呀！……。弄得基宁乡一些农民人心惶惶。社里几十亩冬瓜地沒有草盖，也沒有肥澆；怠工、缺工现象发生，有些鋤甘薯的社員也在田头煮甘薯吃了。三十多戶中农成天鬧着退社，其中以梁佐林为最突出。他到处传播“中农吃亏論”，一些貧雇农也因一时認識不清，被弄得有点迷糊起来。

看来，一场大风大雨是不可避免的了。于是党組織决定开展“合作社好还是单干好”的大辯論，并先从大破以梁佐林为首的“中农吃亏論”入手。

梁佐林，一家七口，牛大、农具齐全，光田里刈下的谷子就有六十多担。不过，这对佐林來說，是算不了什么的。更使他醉心的，是那块自留地，冬瓜又大又多，青菜又綠又浓，芋头、花生……，簡直是他的金庫銀仓。自从参加小社以来，佐林的肚子里不知酵发了多少怨言，也不知想尽了多少鬼心事，社里要他出工，他說有病，但是干起自留地来，牛都沒他的劲大。在干部面前，总是鬧着退社；在群众面前，老是嚷“合作社里貧农捞油水，中农吃大亏！”在中农和落后群众面前，更說什么“做死

奴”、“替别人养活子女”……真是难听。干部找他谈话，他却撞死一条：“我就是吃亏，我就说合作社没有单干好。你们有本事，就给我算算看！”

党支部为了使问题解决得彻底，一再打消中农的顾虑，宣布可以串连对象。这一来，佐林可乐坏了，他擎着“主任有言在先，大家不必顾虑”的牌子，左串门，右串户，招兵买马，增强实力。果然，象中农瑞满，佳容他们，都被他串起来了。

佐林他们耀武扬威地认为“中农吃亏论”儼如“铁打江山”，有些人对佐林也有点同情了，说、佐林田多，收入减少是事实；有人告诉社主任，不要与佐林算账，算输了工作不好搞。

辩论会开始了！佐林、瑞满、佳容等三十几户中农坐在一边，贫农坐在一边。中农虽然人少，但是自以为准备充分，道理十足，寡能敌众，所以个个都抱必胜的信心。

社主任再次说明辩论的目的，解除了中农的顾虑之后，便让大家针对“合作社好还是单干好”的问题发表意见。

贫农吴梭子、蒋德天、邓宝、梁天、傅芝全等都纷纷以自己的家庭情况说明了合作社比单干好，没有合作社，大家就不能共同富裕。

梁佐林看见势头不好，于是站了起来，大声地说“喂，喂喂！我发言！”他的唾沫飞溅着，“干部讲合作社好，因为他们要办社，贫农说合作社好，是他们占了便宜，我讲合作社里贫农好，中农始终是吃亏的……”他要求大家算一算他的账。

社主任早已估计他会来这一着，便满口答应他。便请小学的廖老师当核算员。

“真的要算佐林的账吗？”贫农、干部中间，有一些人捏了一把汗。

梁佐林首先自报合作化前后的收入情况，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长长的賬单，咬字特别清楚地念着：

“我自己耕田的时候，淡田刈谷一千七百斤，咸田刈谷八千斤，除交公粮……”

廖老师一面打算盘，一面念着：“除外，实得六千七百二十斤，七折算，得款四百七十元四角。”

“我的副业收入，冬瓜一千七百斤，折款……”佐林摇头摆脑，满脸笑容地报着。

……………

佐林报賬，在单干时的收入尽量报多，一担残菜也不漏。但是在支出部分，却报得少之又少。結果单干实收是四百四十二元五角九分。而按照他入社后的工分收入，仅是四百三十五元六角一分。对除后，合作社比单干减少了六元九角八分的收入。

廖老师重打几遍算盘，愣住了。

“怎样，不敢宣布嗎？我来宣布，亏六元九角八分，是嗎？”佐林挤眉弄眼，得意忘形地说。

会场顿时吵鬧起来，主张不算賬的埋怨社主任做事不踏实，“算輸了怎么办？”中农那边也响起一陣陣笑声，其中以佐林的声調最高，“我說吃亏就是吃亏，誰会算的来算算吧！”一陣冷言冷語，使吳梭仔他們很难受。

好几陣猛烈的哨声才把会场安定下来。

“你雇人工的錢为什么不算进去呀？”社主任这一提，会场顿时喧鬧起来了。

“是呀，他家单干时有二十多亩田，自己去搞自留地；不是我們替他做，田里会长出谷子来嗎？”

“你家蒔田，中耕，刈禾，不是叫人帮忙做的嗎？”

“我們年年替你犁田，耙田，你忘了嗎？”

“雇工为什么不入賬？”

“……………”

算这样的大賬，佐林是半点也沒有估計到的。辯論的結果，还是照佐林自报雇了七十个工，折款七十元計算，結果是入社比单干增加六十三元零二分的收入。

廖老师把算盘移到佐林面前說：“算算吧！不要給我算錯了！”但是，佐林早已僵了一般：动也不动地呆着，臉孔一陣紅一陣紫。

会场里响起了一陣“中农吃亏論垮了”的笑喊声。

瑞滿很不服气地說：“喂喂！誰說垮了？我說一点都不垮，中农不止佐林一家！他家里人多勞力少，入社后，收入增加一些是可能的。但是，劳动强一些的，减少收入是肯定的。就我家來說，五人吃飯二个勞动力，小孩子还可做些家里的事，但按工分收入仅一百三十六元，我单干的时候，起碼是二百六十元以上。你們說，象我的情况是不是吃亏？”

“瑞滿，你不說还好，你这一說，我倒要說几句。”傅芝全两眼直瞪着瑞滿說，“你吃亏是完全應該的，你整天搞自留地，不出工，两公婆一个月才做七工分半，你还有臉說？！”

“专搞自留地，不搞社里的生产，还敢說吃亏，餓死也應該！”

“算盘精过鬼，二百多斤肥田粉，七十多斤豆麩，藏着不給社，留来搞自留地！”

“瑞滿，你說勞力强就会减少收入，也不是事实。我家和你一样五人吃飯，二人干活，可是我掙得了三千五百工分，折款可得二百九十多元，就比起你单干的时候來說，不是增加了几十元

的收入嗎？”邓宝一字一句地說。

“不干活，要想增加收入，是想回到旧社会去！”

“……………”

又是揭发，又是批判，又是算賬說理，使瑞滿哑口无言，那些鬧退社的中农也低着头无話可說了。

通过这次辯論，“中农吃亏論”彻底垮了台。在事实面前，在真理面前，佐林、瑞滿都不能不承認自己有严重的“只想自己，不顧集体”的錯誤思想。

酒家烈火

黄冠芳整理

解放前，到过太平鎮的人，誰不知道大街上那間半西式大酒館——治利酒家。这治利酒家自开业以来，生意兴隆，財路亨通。老板何国治很快又在太平鎮上办起一間六国酒家，想多图暴利。何老板神通广大，发财是注定的。探听一下，官府中那一个不是他的熟人？

一九四九年虎門解放了，工人們欢天喜地。何国治这家伙却感到“末日”已經到来。不过，这家伙在悲哀之余，仿佛又看到微茫的希望：趁共产党还未站穩的时机，捞他一把再說。或許上帝保佑，蔣光头能打回来。于是，从解放开始就偷偷摸摸地干着他那见不得人的勾当：大量收购水草、稻谷、芦根等，屯积居奇，企图从中剝利；疏散資金，还走私漏稅；放高利貸，推銷死、臭食品；疏散生产工具（如錫碟等），破坏生产，企图积集

巨款，脱离企业逃跑。

但是，工人当家作主了。何国治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一向看不在眼的，任他摆布的“脚底坭”（工人）也开始管起他来了，真是翻天覆地，世道变样啦！

他越想越不顺眼，越看心越恨。“他妈的，你们管吧！老子把企业搞垮，把资金拿回去快乐几年！”他在想“工人不走怎么办呢？遣散他们吗？”他边想边核算：“五十多人，平均每人要六十多万元（旧币，下同），五六中三，三千多万元！”想到这里，他在自己头上恨恨地击了一下，骂道：“笨蛋！真是越来越糊涂了！”接着，他咬了咬牙，从牙缝里迸出两个字：“停业”！

于是，太平镇的不法资本家，在大搞“五毒”的同时，又联合演出了停业的鬼把戏。陈森、美嫂、振兴隆等都是这一场戏的重要角色。他们企图搞垮企业，偷窃国家资财，回家享乐或逃到香港去。

“亏光了，没资本了，有多少就卖多少吧！没法进货了。唉！我看呆不了多久了！”何国治向工人“诉苦”了。这时，酒家除开水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往日顾客盈门的酒家，现在冷冷落落了。他看见第一着——停业见效，紧接着又要开了第二花样——停薪。他对工人说：“生意冷淡，做多少就拿多少工资吧。”后来他推说没生意，就干脆停了薪，使工人生活受到很大威胁。工人王炳得了重病，也没钱医治，工人们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捐款帮助，才免一死。

何国治越来越猖狂，一面抗拒缴税，拖欠了一千多万元税金；一面进一步挑拨工人之间的关系，在工人中说什么六国酒家工人工时短，治利酒家工人工时长，六国酒家工人应减薪，又扬

言要停止六国酒家的营业等，企图迷惑工人，分化工人。由于当时工会組織还未健全，工人觉悟不很高，所以有一些工人一时受了騙，竟同意六国酒家工人减薪。

就在治利和六国两家酒家的某些工人被資本家挑拨得吵鬧不休的时候，党把不法資本家的阴謀揭穿了。工会召集了一个會議，对工人們进行階級教育，工会主席对大家說：“治利和六国的工人是一家人，整个工人階級也都是一家人，你們二个酒家的工人就好比一个人的两个鼻孔，是同呼吸、同命运的。我們共同的敌人是不法資本家，我們團結起来，将不法資本家打倒……。”

“对！我們要團結起来，将不法資本家打倒！”工人們怒吼了。

激烈的斗争开始了，工会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如曾軒、郑苏、梁岐等組成了核心小組，进行分工，深入发动工人，揭发資本家的不法行为。然后便以五人小組，輪流和老版何国治作斗争。开始，在业务小組会上向他进行說理斗争，他不但頑固抵賴，而且公开恐吓工人說：“你們只管斗吧！他媽的，老子豁出老命跟你們拼！”工人們非常气愤，决定把他送到鎮工会进行斗争。

那天，工人来得特別齐，会场上充滿了憤怒的气氛，千百双怒眼瞪着何国治。他全身战慄，面如土色。“交稅”！“复业”！

“发薪！”“坦白”！吼声四起。但他还是弹他的老調：“本人一向守法……”話未完，曾軒等五人小組一齐跳上台去，恨恨地把他拉到台前，紛紛将他的底子翻了出来，真是臭气难聞。这时，台下吼声如雷，他知道抵賴不过，只得低头認罪，不得不拿出五百万元交給工人。但这时他还威胁工人說：“此后企业与我全家脱离关系。”他認為工人不能維持多久，企图搞垮企业。可是，阴謀不能得逞，工人們一面接管了酒店，一面把他安在酒店里管制起来劳动改造。在党的领导和工人們的努力下，这次斗争终于胜利了。

第三章 公社万岁

虎門人民公社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中共虎門人民公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陈梅根

虎門人民公社是由虎門、北柵、长安三个乡合并而成的。公社成立前，党在广大干部与群众中间不断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开展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特别是1957年下半年的全民整风运动和农村的大鸣大放；使广大社员认清了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好处，分清了大是大非；同时狠狠地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自发思想，堵塞了自发势力的漏洞，因而大大地巩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从而取得了生产上的大丰收。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六年增产62,975担谷。

由于社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和生产上的跃进，在生产关系上和人的思想上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广大群众迫切地要求废除私有制，改变生产关系，尽快地建成社会主义，因此到处冒

出了共产主义的幼芽，为人民公社的建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首先是广大干部和社员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出现了忘我劳动的共产主义精神。群众提出“黑夜当白天，灯光当太阳”等响亮口号，不分白天黑夜、晴天雨天，拼命劳动。如虎洲二社，在建坑仔平塘时，全体社员从清早干到黑夜，天下雨了，汽灯也被雨水淋熄，仍冒着雨，摸黑干下去。插秧时社员麦风、芦顺等，脚烂了，踏在插秧船上仍然坚持抢插。他们把苦战变成乐战。谭兆明等说：“苦尽甘来，今日苦点，明朝快乐就来得快。”这种共产主义劳动精神十分普遍。

第二，由于形势的发展，当时的小社已经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广大干部与社员感到了农业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规划，资金不能统一使用，劳动力不能统一安排，因而生产发展速度慢、收入少。公社成立前，到处酝酿把原来的小社并为大社。当时有小社八十二个，群众酝酿规划并为十七个大社。如基宁、南栅等管理区的八个小社，由社员自动并为两个大社，但怕上级不批准，便自动地把小社账目合并起来，统一使用资金，用既成事实要求上面批准并大社。酝酿合并的大社都作出了规划，建立了肥料制造厂、农具修理厂、建筑材料厂、农产品加工厂、动力厂；实行了运输车船吊索化、肥料加工化、加工自动化、水利自流自动化、农具改良化；又建立起畜牧场、良种场、果苗场、饲料场、试验场、鱼苗场。

第三，在苦战中，社员们自动地进行集体化，创造了一套适应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活方式。农村中大量地自发地组织集体饭堂、托儿组、幼儿园。当时原虎门乡自动办的集体饭堂就有三十六个，托儿组三十七个（四百六十七人），幼儿园五个（一百零七人）。

第四，树立了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彻底打破了狭隘的地方观念，在劳动中互相协作，互相支援。如南北面管理区支援虎洲犁田，支援沙田抢插、修水利，虎洲管理区支援基宁抢插等。他们都是带齐口粮、农具去支援的。同时为了搞好社的生产，开展了大规模的社员投资运动。虎洲二社一个晚上便投资一千二百元，解决了这个社买耕牛的款项。

在市镇中也组织了大规模的劳动大协作。一九五八年抢插时，太平镇就动员了一千多工人、居民、机关干部下乡支援抢插，不计报酬。

第五，在农村中大办工厂。如宵边水泥厂，下崗、宵边砖厂，虎门造船厂、制肥厂等。

以上情况说明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必然的趋势。一九五八年九月，当成立人民公社的消息传开后，社员们都欢欣鼓舞，到处贴大字报，盼望人民公社早日到来。如怀德管理区，社员邓瑞等写了一张大字报：

我家四仔佬，
愁食愁穿心挂挂，
自从宣布公社化，
我心好比开鲜花。

社员邓近生写了一张大字报：

人民公社好前途，
农民愉快乐滔滔，
晚景荣华幸福到，
解除贫困能办到，
合力齐把生产做，
先苦后甜不怕劳，

做得有功今后好，

好比当空太阳照。

街头巷尾贴满大字报，龙眼、郭武等地，家家户户贴对联歌颂人民公社，表达自己的决心，并提出三不入社：“一不带虫害入社，二不带三类禾入社，三不带坏思想入社”等口号。全社掀起了一个迎接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高潮。

在开始的时候，也有个别的富裕中农和坏分子，散布谣言、破坏生产，企图阻挠公社的成立。但是广大社员很警惕，这些坏分子都被及时地揭发出来了。如赤龙管理区一名伪乡长，说公社成立后一切财产归公，煽动社员杀猪，企图造成混乱现象。这个坏分子被揭发出来后，受到群众的斗争和惩治。又如沙岗管理区，富裕中农麦灼朋造谣说：“入公社不好，没有自留地，一定减少收入。”被社员麦加禾揭发，指出他歪曲事实，一向走自发道路，不出勤，只搞自留地，不顾集体生产，狠狠地批判了他的自发行为。这样便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也教育了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

广大社员要求入社十分迫切，纷纷到农业社去打听报名日期。当知道了报名的日期后，社员的情绪更加沸腾起来，人人奔走相告，村头巷尾田头地里一片热闹，两天时间便全部报名申请。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一万多社员在太平集会，庆祝国庆和人民公社的成立。这天，每个村的社员都欢天喜地，穿上新衣，清早就到太平集中。沙田、宵边等地，路程很远，很多社员连早饭也顾不上吃，便兴高采烈地集队来了。全体社员、干部手里执着红红绿绿的纸旗；男女民兵全副武装，整齐地进入会场。舞狮子，舞麒麟，舞龙，跳舞，锣鼓喧天。当大会宣布人民公社成立时，全场鼓掌声、鞭炮声、锣鼓声，顿时震天动地。大会后，还

举行了大游行。

公社成立后，立即投入紧张的生产，到处提出“搞好生产、巩固人民公社”的口号。全社实行了集体化，战斗化，军事化，立即组织劳动大协作，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修水利人数由原来的三千二百六十九人增加到七千四百九十八人；收花生由原来的二千四百九十五人增加到三千六百六十八人；收水草由原来的三千九百四十人增加到五千一百三十一人，大大推动了当前生产。同时还抽出五千多人炼钢铁，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生产。从公社成立后的几个月来看，工农副业生产不断增长。多种经营收入，公社成立前每月七万多元，公社成立后十一月份收入六十多万元，十二月份收入一百二十多万元。社员收入大大提高：一九五七年每人每月平均收入六元二角，公社成立后每人每月收入十二元。

现在广大社员正鼓足干劲，为实现一九五九年的继续跃进而奋斗。

万紫千红一枝花

——记公社的机械厂

黄仲文整理

从农具厂到机械厂

公社党委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五日决定：太平农具厂和太平炼钢厂合并，成立公社的机械厂。这个决定下达之后，职工们一方

面忙着迁厂，一方面又紧张地进行生产，保证做到迁厂、生产两不误，并且热烈地讨论着一九五九的跃进规划。

新成立的机械厂是公社的重工业工厂之一，也是公社发展工业的基础。目前拥有机械、电力、炼钢、铁器、木器等五个车间，三百多工人。工厂的规模还将大大发展，各种工序也正在由手工操作逐步过渡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

最近厂里总结一九五八年的成绩和讨论一九五九的规划，工人们谈到自己工厂的巨大的成绩和变化都兴奋地说：“真是了不起，短短几年，就变了十二变啦！”不了解厂的历史的人可能摸不清底细，不懂得什么是十二变。但是当知道原来的炼钢厂是去年全民炼钢时从荒地建立起来的，农械厂原也是由小厂子发展起来的，就会完全信服这些都是铁的事实。工人们提出的十二变，也就是小厂变大厂，修理变生产，手工业变机械化，落后变先进，学徒变技工，木匠变炼钢工等；一谈起这些变化，他们就充满自豪和信心。因为这不仅是显示出—个工厂的飞跃发展，更重要的是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和我们党的伟大正确。

从农具厂到机械厂，这是一条不平凡的道路。不说炼钢厂是白手起家，就是农械厂何尝又不是白手起家呢？

合并前的农械厂是一个有二百一十多人的大厂了，但它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成立时，却是一个只有十二个人的农具厂；厂长是现在机械厂的党支部书记王连江同志，会计是现在机械厂的副厂长李贺春同志。此外就是五个铁工，五个木工。自产自销，生产锄头、木桶等小农具。一九五四年十月，道滘农具厂合并过来，职工人数增加到五十二人，但仍然是手工业工厂。自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各个生产战线都大闹技术革命。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对农具厂提出新的要求，新式农具的需求大大增加，手工

业生产的农具厂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了。为了适当调整工业生产，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太平鎮的电厂、木器生产社、鉄器生产社、五金修理社和农具厂合并，成立太平农械厂。这是农械厂一般的发展过程。在这几年中，职工人数由一九五二年的十二人增加到一九五九年一月的三百三十人。增加了二十九倍。在产值方面：一九五二年是四千二百元，一九五八年是五十四万八千八百元，增长了一一五倍，而一九五九年的产值指标要达到三百五十万元。在产品方面：一九五二年主要是鋤头和木桶；一九五八年主要的是土車床、离心式鼓风机、刨床、滾珠軸承、切茨片机等；一九五九年則将成批生产車床、刨床、馬达、还有拖拉机。

以前是农械厂，今天是机械厂，这里一切都在欣欣向荣，前程万里。工人们用自己的劳动使公社工业的花朵开得万紫千紅。

思想插紅旗 技术大革命

工厂这种兴旺蓬勃的气象是怎样出现的呢？厂的领导干部和工人们都异口同声說：“是由于党的伟大的整风运动的推动，是由于党关于公社办工业的正确方針的指导，是人民公社的巨大力量的支持，才使工厂出现了生产大跃进，思想大丰收的局面。

一九五七年以前，工厂的生产一直不正常，那时生产的小农具不很适合农村的需要，季节性很大，資金周轉困难。农业社需要一些新式农具，象五一步犁等，工厂不能生产，供求关系不能适应，就使工厂陷于困难的境地。职工的思想也非常混乱，觉得这样的农具厂没有什么前途；有些人还鬧个人主义，劳动紀律松懈；有的人想跳厂，有的人抱着一分錢一分貨的雇佣观点；有些过去是小业主出身的，还說在国营厂不自由，賺的工錢不多，就

象一九五七年調整工資時，全面都增加了收入，他們仍然覺得不滿足。直到偉大的整風運動開始以後，工廠的黨組織才通過整風運動在廣大的職工群眾中展開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並結合對總路綫的學習，比較徹底地解決了資本主義好還是社會主義好，過去生活好還是現在生活好等問題。接着又組織學習毛主席的著作“矛盾論”，結合工廠的實際，調整了工資。廣大職工批判了某些人的資本主義思想。通過生活對比，提高了階級覺悟，更加熱愛無比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總路綫的光輝照亮了每一個人的心，“忘我勞動，不計報酬”的共產主義風格樹立起來了，思想插紅旗，政治掛了帥，工廠的面貌煥然一新。在全民煉鋼的高潮中，在機械元帥升帳的日子里，工廠的生產一日千里，創造發明有如雨後春筍。為了支援鋼鐵生產，原來僅是夜間供電的電廠，躍進為全日供電；過去每六小時停電扒爐的操作規程也打破了，現在可以一邊供電一邊開爐門扒渣。這項革新對保證鋼鐵元帥升帳起了很大的作用，使煉鋼爐的電動鼓風不致中斷，保證鋼水暢流。在機械元帥升帳時，機械廠的工人群眾發揮了積極性和創造性，在短短的三十五天內，共試制、仿制成功水坭車床、水坭刨床、螺絲床、三用工具床、風車鋸等六十一種新產品。尤其是一九五八年八至十月間，農村實行車子化，公社要求工廠完成滾珠軸承一萬五千套，很多人都信心不足，認為象自己這樣的工廠，那能做出洋東西。當時滾珠鐵用手鋸，每五分鐘鋸一塊，用七分圓鐵做軸承模，經過軋斷、燒紅、開調、撞關等工序，每天二人只能完成二十至二十五套，然後還須車工磨光，進度非常緩慢。後來職工們發揮了敢想敢幹的精神，土法上馬，大破貪洋思想，大搞技術革新、改良工具。機械車間老技工鄭有改革生鐵胚用來剪鐵，提高了滾珠鐵製造率二百五十倍。鐵工部青

年技工李兆泉等，創造了坑道模型，減少了滾珠承座車坑道的工序，提高效率五倍，保證了生产任务的完成。

就是这样，生产大跃进使整个工厂出现了嶄新的面貌。

新的面貌

今天，不仅厂的生产面貌是嶄新的，职工群众的思想面貌也是嶄新的。

现在厂里月月有评比，人人有评比，每个人的思想都插上紅旗，力爭先进，夺取上游。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为了公社的工业开遍鮮花，他們用自己的劳动，集体的智慧，不断地进行技术革命，突破生产定額。去年八月工人群众自动要求把計件工資制改为計时工資制，在生产上表现更加积极。鉄器車間打鋤头的每人每天定額原是七张，大跃进中提高到九张，現在已經有人創造了十一张的紀錄了。九张的定額又将修改了。全民炼鋼时，日間生产，夜晚炼鋼，公社的党委书记和工厂的领导干部也和工人一直守在炉旁。特别是这次合并迁厂，工人們除日間生产外，每天还抽出四小时义务劳动，全部搬厂任务都由自己包起来。初时領導上认为迁厂起碼得費一个月的時間，結果五天就基本完成了，并且边迁厂边生产。自五号开始迁厂，鉄工场七号就全面在新厂生产。机械車間、木器車間八号投入生产！翻沙工场十一号也投入生产。还有翻沙工场沒有厂房，也是由工人用二天的時間搭起来的。鋪瓦面原来預定在晚上七时至十二时用五个小时来完成的，工人群众却冒着寒风微雨，只二个小时就完成了。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伟大的气魄和冲天干劲。

随着技术革命运动的开展，土簡群运动在工厂中也取得了优

异的成績。工厂用自力更生的办法把自己武装起来。一九五七年工厂还完全是手工操作，一九五八年和一些生产合作社合并时也仅有三架小車床，现在已經有自己的技术装备了。就以机械車間來說，不仅新增了十四部水坭和鉄丈車床，而且制成了十二尺的水坭刨床、立式水坭車床、立式插床，大車床头、鋸床、牛头刨床等机械設備。而这些設備也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搞起来的。

再向前跃进

公社的机械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切都在蓬勃的发展着。为了更好地担負公社工业化的重大任务，公社党委和工厂的领导干部以及工人群众，都满怀信心地争取更大的跃进。在一九五九年，工厂必須調整现有的生产程序和比重，不仅在产值方面要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七倍以上，职工人数也将适当增加；并为公社培养大批工业技术人才。一九五九年的基建任务也很可观，要在新厂址上建設新厂房，主要的車間必須扩大，机械車間的翻沙工场将发展为翻沙車間；电力車間的发电能力要大大增加，并生产电球、馬达。木器車間逐步把一般性的成品生产轉移給第二农具厂，工人逐步过渡为車工和木样工。鉄器車間的大錘手过渡为机械車間的鍛工，现在的鍛工过渡到鉗工，使工人都成为多面手、有文化有技术、又紅又专的人才。

一九五九年实现了这些规划之后，工厂将以更快的步伐向前迈进。公社的机械厂的重要产品是成批的生产車床、刨床、球磨机、插秧机、打谷机、切薯片机、成套的水利器材、馬达，还有拖拉机等，为支援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設做出更大更輝煌的貢獻。

一九五九年一月

飞翔吧虎門草織廠

蔡儀章根據草織廠來稿整理

虎門是全省著名的水草丰产区。这里出产的草繩、草蓆名揚四海，一直遠銷南洋、英倫、美洲、中东等地。因此，很久以前虎門就出現了織草工業。可是，解放前这里的草織廠完全是分散、落后的。六、七个人，四、五架織蓆机就算是一間工廠。以当时最大的一間泰益棧草織廠为例：該廠在一九四六年建立，起初只有十台織蓆机，三十多个工人，以后扩大到三十台机，五十多人。当时各廠生产很不正常，在水草登場前两月是淡季，全部小廠都要停工，只有它一个廠能够繼續生产；照理这个廠的工人，生活会比其他各廠好些吧？誰知資本家愈賺錢，剝削工人就愈厉害。工人从早到晚，一天工作十七小时，可是連維持自己个人最低的生活都困难。那时熟練工人的最高工資是每天三斤半米，但資本家利用国民党統治时期物价天天飞漲的机会，按早上米价計算，到晚上才发工資，結果工人辛苦劳动了半月所得到的工資，又給老板打了个八折；有时拿到工資后，連米也买不到。資本家还想出了“加头”来剝削工人（“加头”是資本家在年底趁工人需錢用的时候，先拿出一笔款項作为釣餌，要是工人拿了他的錢，就好象卖了身給他，要为他工作一年。下一年的工資，領了“加头”的工人就特別低，工人想不干，但拿了“加头”錢没办法）。那时的厂房也是破破烂烂的，太阳晒，雨水淋，要是生了病連工資也沒有了。女工陈翠娥就在这悲慘的岁月里，从早上

五时上工到深夜十时回家，可是一家几口連稀粥也吃不上，眼瞪瞪的看着自己三个心爱的女儿，活活的餓死！

一九四九年，解放了，工人翻了身，积极搞好生产，因而这个厂有很大的发展，已經有五十台織蓆机，一百多工人，利潤也逐月增加。可是万恶的資本家却乘机偷稅漏稅，抽走資金，施放“五毒”，最后經理方善也逃到香港去了。当时厂里欠稅二万多元，流动資金沒有了，工人的工資也沒发，这个厂眼看要“关門”了。但是，有了党的领导，天塌下来也不怕，党向工人提出：“資本家跑了，我們一定要把工厂办得更好。”沒有資金怎样办？除了国家帮助外，工人就自动的把自己积存的錢借出来。为了减少厂里的支出，工人主动要求降低工資，生产情緒比前更加高涨。果然在几个月內，清还了欠稅，还增建了一間厂房，工人都能按月領到工資。

一九五六年，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胜利完成了。为了发展生产，把十九个分散小厂合并到泰益棧，扩大了厂址，改善了經營管理，从此太平鎮草織工业进入了新的阶段。再經過大跃进，这个厂面目煥然一新。現在已經拥有六百五十四个工人的大工厂了。

一九五八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这个厂的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發揮了冲天的干劲，大鬧技术革新。工人許大煖在大跃进的浪潮冲激下，仿制了湖南祁阳单人織蓆机，使两个人操縱的織蓆机变为一人操作，提高了生产效率一倍。但是表扬的大字报还未貼出，工人黃少伦、李海生又創造了四小时拍蓆四百二十碼的新紀錄，比原来规定每小时八十碼的指标，提高了四倍多。工人李海生也迎头赶上，在晚班四小时內，把卷草紀錄从二百八十斤的指标突破为八百斤，提高了工作效率百分之一百八十。

由于工人階級創造性劳动的結果，使这个厂生产翻了一番。

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六年生产总值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多。草蓆的品种从几十种增加到二百多种，张张草蓆都美观、耐用，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扬。一九五八年职工还利用废料制纸、制碱砂，为国家节约了四千多元。

随着生产的发展，职工的生活也大大改善。托儿所、俱乐部、膳堂都建立起来了。工人的工资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又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解放前工人工作，每人每天十七小时，平均每月工资只得十二元，现在平均每月工资有三十多元。如解放前受尽迫害的陈翠娥，现在生活完全变了样，她每月有工资三十多元，还享受劳保待遇。从前饿死了儿女，现在她的儿子上了学校。她常常对人说：“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几年来，她生产顶积极，从未缺过勤，而且事事都能起带头作用。

现在全厂职工正掀起了一个生产竞赛的高潮，力争在一九五九年获得全面更大的跃进。他们提出：一定要把生产再翻一番，使草蓆质量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产品，为国家换回更多的机器。

海洋的主人

——记虎门公社渔民大队

李流民口述 陈家霖整理

我们这个渔民大队，共有二千多人，由原来的新洲、河仔、六颈三个渔业生产合作社组成。在我们公社面前沿海一带捕鱼。渔汛期到了，为了追逐鱼群，还到中山、宝安一带海面去。我们

风里来，雨里去，不分日夜的工作着，成了海洋上的主人。但是若問漁民过去生活得怎么样，那真是一言难尽了。

苦海无边长飘泊 风来雨去泪痕多

我們的祖宗原来也是陆上的农民，因为逃荒，跑到海上来了；但在乌云密布的天地里，尽管我們怎么样的东西飘泊，也找不到有什么仙山乐土呵！从我們懂得一些世事的时候起，“蘿卜头”（日本鬼）就打进来了。国民党反动派跪里送江山，一枪不发就撤出了虎門。漁民們首当其害，真是被迫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門。

日本仔为了要鎮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实行了海洋大封鎖。白天到处纵火焚烧我們岸上的茅寮，搶夺我們的船艇，集中到海面上用炮火轰沉烧毁；晚上用探照灯搜索海面，为謀生偷渡到海面去捕魚的，就要受到他們冷枪冷炮的射击，十去不得一返。漁民們失去了生产工具，只得东西轉徙，流浪他乡。一九四一年，陈七一家四口，就因无工可做，弄得家破人亡。陈七餓暈掉入海里淹死了，老母餓死，老婆出走，女儿卖给別人。抗日战争的八年里，农民有苦沒处訴。海上抛滿了死尸，被打死的、餓死的，随处可以看到。

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仔是一个鼻孔出气的。那些伪軍官、土匪头，平日横行海上，为虎作倀，日本投降时，又成为“劫收”大員，照样逞凶。麦浩、陈泰、王林、刘发漁，就是著名的海上“大天二”。他們到处立关、設卡，船到哪一带，就要給哪一带的“海霸”納租。租稅的名堂可多哪，什么漁埠租、漁貨单、盐票、更夫票、保护費、壮丁費、錨头金、死人費、結婚費、爆竹費、居住費、地租……共有二十余种，就連他們开枪杀了人，也

要你賠子彈費，一發子彈五十斤稻穀。最狠心的就是取底骨：當你交不起苛捐雜稅時，那些狗彘種便不聲不響的爬進你的船里，拔掉你船底的一塊大木頭，於是喊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只得眼巴巴地看着人和船都沉進大海里。

捕得了魚，賣魚也沒有自由。船泊哪一個埠，就要賣給哪一個埠的“大天二”，價格由他們自己定，最多只當百分之五十的市價，一斤魚換不到四兩米。你會說，不賣給他們行嗎？哼，好說，慢一點船泊埠，這些“大天二”的打手們就要“抄船”，張福年的魚網和船具就是這樣給他們白白“抄”了去的。船過埠要檢查。六頸社李天保的船經過河仔的海面，沒有魚賣不靠岸，偽鄉長文國，一揚手就開槍把他打死了。海面上布滿他們的武裝爪牙——“緝私隊”，監視着漁民們不准自由買賣。他和你買魚，先揀你幾斤最鮮美的魚蝦、最肥大的蟹、鱉，美其名曰“魚羹費”。想一想，一年三百六十多天，我們的日子可多麼難過呵！

直到解放，苦日子才算熬到了頭，海上的烏雲散去了，漁民們重見了天日。

海中捧出園園日 萬眾歡騰海唱歌

解放後，漁民從政治上翻了身，一切苛捐雜稅和陳規陋習，一起跟國民黨反動派滾蛋了。漁民們第一次真正見到了太陽。大鏟島、伶仃島、萬山群島的先後解放，擴大了我們的漁場範圍。人民政府領導我們實行了漁業改革，組織互助組，由低級發展到高級，到今天又加入了人民公社，實行技術改革，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船艇用上了尼龍網。解放軍也很關懷我們，炮艇日日夜夜在巡邏，維持海上治安，我們真正的做到了四海為家。到陸地上住

下，农民兄弟也很欢迎我们。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我们将在基宁附近建立渔民新村，使四处分居的渔民能集体的住下来。公社还打算办渔民托儿所、幼儿园、小学，我们可乐啦。过去我们渔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一个大字不識，可是我们的子孙，都将成为有文化的人。

我们的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三餐白米飯吃得飽飽的。衣着方面，男人們喜愛海藍色、黑色、白色，婦女和姑娘們則喜愛花花綠綠。鞋，在过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沒有得穿，結婚的鞋要穿一輩子；现在个个都有了。洗脸用的手巾，过去是一家人用一条，现在是一人数条了。其他象牙膏、牙刷、香皂……大家也都用得上了。談起这些，不由得不使我们回忆到过去的辛酸，因而就越发体味得到今天甜上甜的生活。

智勇爱国錦旗飄 千里海洋变漁場

翻身的农民，最懂得耕种自己的土地；翻身的渔民，最懂得爱护自己的漁場。就是在最忙碌的漁汛期間，我們从来也沒有忘記要协助边防軍保卫海防，保护自己的漁場。我們銳利的眼睛，探測着过往的船只，察看它們的行色，捉拿偷渡犯、特务分子和坏蛋。我們立誓：从大陆上逃出的敌人，不准他們潛出伶仃洋；从港澳进来的敌人，不准他們踏进大小虎門！几年来，几百个不法分子，在我們的手下乖乖就擒。

一九五八年，公社提出了全社的奋斗目标，其中“海洋河涌变漁塘”一項任务，我們一定要实现。你回去告訴陸地上的农民同志吧，讓我們在这一年里开展社会主义大竞赛！我們要在这一二年内，全部实现机械化。木船换上机帆，漁网全部尼龙化；发

展远海捕鱼和灯光捕鱼等项目，使公社的公共饭堂，餐餐闻到鱼香，尝到鲜美的海产。我们要以更大的干劲，在船头上标出“虎门人民公社海上捕鱼大队”的横额，浩浩荡荡的起锚出海。

卢屋食堂巡礼

虎门人民公社干部 吴婉薇 廖竹南

我这次到九区找第一生产大队长，却在卢屋食堂落了脚，实在是意外。

“飯热菜香迎接贵宾谈经验，茶米水到招呼代表比高低。”这是食堂门口的大对联。这副对联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不能不走进去看看。

我站在门外一望：呵呀！镜花、纸花、彩球……琳琅满目，十分美观，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是食堂，我会以为谁家办大喜事哩！

“同志，请坐！”炊事员个个穿梭般忙碌着，看我进去，都热情地招呼我。食堂是由三间旧祠堂合成的，左右二间为饭厅，中间的下厅是厨房，上厅是来宾食堂，右边和左边有二个文化室。老炊事员卢松柏见我进来，便一面撩起围裙揩干手上的水，一面滔滔不绝地和我谈起来：“管理区十九个食堂评比，我们食堂二次得上游，还受到公社表扬哩！”看到卢松柏笑得满面皱纹打折，说实话，我心里也替他高兴和骄傲。

我在卢老伯的陪同下，参观了各个饭厅，只见桌子摆得整整齐齐，桌面擦得光亮亮的，地板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同志，你看

看！”卢老伯指着两个刚收工回来的挺结实的姑娘，煞有风趣地说：“她们一个叫合适，一个叫何娣。没办食堂以前，她们简直就是一块柴。自从建了食堂，饭菜香，卫生好，吃得可象小山猪哩！”说完，便笑得前仰后合，急忙伸出手去预防姑娘们的袭击。的确，办起食堂后，不少人的体重增加了。正在吃饭的青年妇女麦月告诉我，她过去经常闹病，人家叫她病鬼。办起食堂后，身体却一天天好起来。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对我说，卢屋食堂病人很少，四百多人中只有两个，他们是长期病的。就是流行性感冒最流行时，他们也仅有一二个人病。还说，办起食堂之后，大家生产也比以前落力。

我穿过通道，看见炊事员们正在做汤丸，便问他们是不是在准备午餐。事务长卢应坤漫不经心地对我说：“是做午餐。我们每天午餐吃的都不一样，甜汤丸、咸汤丸、鱼粥、粉糕、面……十多种。”我听了他的介绍，又新奇又吃惊，走过了不少食堂，还没听说过这样丰富多彩的午餐哩！

“你们一天有几样菜呀？”夹着一块肥嫩嫩的鲜鱼，我向卢老伯问。“少则三样，多则四样。”卢老伯说。

我心里暗暗纳闷：“样样都办得这么好，是不是这个食堂的条件比其他食堂好，或花钱多呢？”事务长似乎看透了 my 疑难，很细心的向我解释：“我们的条件并不好。食堂是由三间旧祠堂打扮起来的。起初，我们的菜非常缺乏，后来发动群众种了七亩半青菜，四亩瓜豆。现在菜有多了，我们挑到太平去卖，换回来二百多元，为食堂添置了不少东西……”他谈得津津有味，吸了一口烟，又继续说：“队里党支部书记很关心食堂工作，经常和炊事员共同研究，还亲自来厨房做过饭呢。”我问他初办食堂时有没有困难，他身子象触了电一样，顿时，往后一缩，睁大眼睛说：“六百人的饭堂，怎么没有困难呀？三夹饭、焦饭、生菜，

我們都煮过，但我們想：社員們起早貪黑，日夜苦战，我們不把伙食搞好，他們怎么有劲头呢？”卢老伯又补充說：“我們食堂每星期开一次会，总结成績，检查缺点，使工作不断改进……。还有，我們每天晚飯时請社員提意見，明天要吃什么？今天吃得好不好？我們尽量想办法滿足社員的要求。社員們也不时把家里对食堂有用的东西貢獻出来。如应坤同志把刚結婚的鏡画拿到食堂来挂，就是一个例子。”

为了証实他們的話是否真实，我隨便問一个炊事員：“八好是什么？”“政治挂帅好，服务态度好……”一个妇女背得烂熟，这可看出他們工作的責任感。我还看了一下社員的监督崗，在九个炊事員的名字下边，各有一个大紅星，你看，群众对他們工作成績的評价多滿意！我还翻了一下意見簿，真好，十多条都是“表扬”。其中还有一首詩呢：“卢屋食堂真漂亮，飯菜煮得噴噴香，卫生工作搞得好，服务态度应贊扬。”

吃完飯，社員們还在讀报，学习普通話。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食堂，說实話，我多么想在这里多吃几餐啊！

春风幼苗

——記南虎耕区西元副业中队托儿所长譚吐梅同志

龔 斌整理

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海浪，迎着秋风送来陣陣的稻香。公社刚成立，一场激烈的秋收大战即将来临，誰愿意让今年特大丰收

的碩果脫落在田頭？公社決定調集一切力量投入搶收戰鬥。西元中隊的男女老少組成的秋收大軍正整裝待發；可是還有一部分婦女給孩子拖住，要求迅速建立托兒所，黨支書把這個任務交給了付隊長譚吐梅。

說起譚吐梅，西元村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都叫她“老革命”。從解放那天起，她就一直當幹部。她是村里第一個挺身而出參加土改鬥爭的人；農業合作化、糧食統購，每次運動她都走在前頭。雖說是快六十歲的人了，可干起工作來，却是干劲十足。這回，吐梅接到黨交給的任務，馬上帶領了七八個婦女，找房子、掃灰水忙了一整天，沒有花社里一個錢，就把托兒所布置得妥妥當當。用她自己的話講，“完全是用窮辦法。”

可是，事情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開始，有些母親不願把孩子送進托兒所，耽心孩子吃不飽、穿不暖。雖然知道有吐梅在那裡領導，但怕托兒所孩子多，吐梅年紀大，關照不到。秋收快要開始，送來的小孩還只有二十多個。吐梅挨戶去動員，有些母親寧願把孩子關在家裡，或耨着下田，也不願送進托兒所。有人說：

“孩子是我的命根，怎能交給別人。”老大娘譚彩鳳天天耨着孫兒去看牛，孩子晒得很苦，吐梅去動員她，她卻推說：“我的孫子不听话，三個人也管他不住。”即使把孩子送來了的，也有些仍放心不下。農民王康滿夫婦把兒子送到托兒所，回來還哭個不停；有的母親一天到托兒所去看幾次；還有的暗地里裝些飯喂給自己的孩子吃，生怕孩子挨餓，結果因為吃得多，很多小孩的肚子都給脹壞了。

吐梅整天為這事悶悶不樂，覺得自己沒有很好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心里很難過。她想：“群眾從來沒有不相信我，過去辦農業社，大伙把土地耕牛交給我，都能放心，怎么今天就變了？”

队部也为这事开过会，党支部书记知道吐梅的心事，对她说：“托儿所工作不容易啦，把自己的亲骨肉交给别人，不同几亩地一条牛。但只要我们对群众耐心宣传，讲清道理，把托儿所认真办好，群众会信任我们的。”

经过队部动员，送来的孩子也渐渐多了一些。吐梅同保育员们商量：一定得把托儿所搞好，千万不能出毛病，不要妨碍母亲们参加生产。孩子们在托儿所得到的细心的照顾，饿了，有保育员措到田头去喂奶；晚上，外面露水大，海风袭人，怕孩子出外受凉，吐梅就叫大伙动手，煮米糊喂给孩子们吃；孩子睡着了，吐梅又动员保育员们把家里的被单拿来，给孩子们盖上。母亲们很感动，那些还没有把孩子送进托儿所的也争着送来了。一下子，托儿所增到八十五个小孩，这下可把吐梅乐坏了。

人多了，托儿所的用具缺乏，正在这时，公社提出办好福利事业，大队部成立了福利委员会，吐梅当了委员。接着福委会发动了一个群众献物运动，一个晚上，全大队捐献了五百张台、六百条凳和大量用具。吐梅家里的台椅早就搬到托儿所了，这次捐些什么呢？吐梅跑回家去，翻箱倒柜，希望能发现点什么。“对，家里的棉被可以抽一床出来，到冬天托儿所用得着。”她象发现一件宝物似的，把箱子里的棉被拿出来。一张酱红色的网吊床突现在她眼前，使她回忆起痛苦的往事：一九四五年，她的丈夫（游击队中队长）惨遭反动派杀害，家里的东西全给匪军抢去，棉被、衣服……连一头生下不久的小猪也不放过，只留下这张网吊床。她的儿子在太平镇也站不住脚，逃亡他乡，剩下吐梅一个人过着悲凉的生活。为了报仇，她忍受着地主的辱骂欺侮，捱过了漫长的辛酸岁月。她和旧社会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解放了，新社会给她带来了美满的家庭和幸福的晚年。她的儿子当了

东莞县工会联合会的副主席，还养了四个孙子。这时，当她看到房子里摆的每一件家具，箱子里的每一件衣服，心里都在轻轻地說：“这些东西都是党和毛主席給我带来的。”现在党号召把多余的物品献出来，自己更应该带头。她把凡是能抽出来的旧衣物，連孙子小时穿的四、五件小棉衣、网吊床、棉被……毅然地搬到托儿所去，恨不得把整个家和托儿所融为一体。別人問她：

“吐梅，你家里什么都搬到托儿所，以后要用怎么办？”她笑着說：“托儿所就是我的家，公社也是我的家。这些东西我一时也用不着；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还愁这些？”

保育員們在她的影响下，也都回家去张罗，一下子在托儿所增加了許多凳子、椅子、小木桌、圈椅……大伙还抬来了六张大床。在吐梅同志的领导下，保育員們又組織了縫衣組，把大伙捐来的旧衣服改成小孩的衣服，給缺衣的孩子更換；孩子們的衣服破了，馬上有人补好。母亲們看到自己的孩子穿得又整齐又干净，十分感动。农民錦泉看見儿子身上穿着吐梅家里的小棉衣，感激地对吐梅說：“阿婆真好心，对別人的孩子象自己的孩子一样。”过去認为“三个人也管不好她孙子”的譚彩凤老大娘，也佩服吐梅办托儿所有办法，并亲自把孙子送进托儿所。母亲們个个都說：“孩子交給托儿所比丢在家里还放心，我們用不着为孩子操心，只是一心一意搞好生产。”在收秋大忙时，母亲們都不愿提早回来，一直苦战到深夜，甚至通宵。

这几年来吐梅常怨自己年老，不能象前几年那样和大伙一块下田搞生产。可是，现在做好保育工作，託几十个、几百个母亲不用为孩子操心，专心搞生产，不是比自己一个人下去劳动还强得多嗎？再說，这些孩子都是国家的宝贝，这件工作是多么光荣啊！保育員們也都深深地爱上了这件崇高的工作。

公社发第一次工资，阿姨们都想给孩子们买点什么。这时，队部也发动大伙捐点钱给幼儿园和托儿所，保育员们听到这个消息，就每人五角、一元的凑起来。吐梅和她媳妇俩这月共领到五块多钱，她和媳妇商量：“家里吃的用的都不用愁了，要钱也没有什么大用处，不如省一个月，多买点东西给托儿所的孩子用吧！”她媳妇也和她一样，是个开通人，那有不赞成的！就把五块多钱全部捐了。

如果你到南虎耕区西元村去，只要一跨进西元托儿所的大门，呈现在你面前的是一幢宽敞的、刷得雪白的旧式楼房，陈设得朴素而整齐。左边台上摆满着崭新的热水瓶、洁净的玻璃杯；天井旁边挂着一排洁白的小毛巾，一切都显得非常清静、舒适。孩子们有的在草席上玩着洋娃娃；有的躺在阿姨怀里安祥地睡着；会走路的小孩则在院子里骑木马，玩圈椅；你会相信这是成立不过两个月的农村托儿所吗？在这里，一切都使人感到新鲜，一切都在萌芽、在成长，到处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欢乐的晚年

——记南栅敬老院

黄仲文整理

这里就是敬老院

南栅乡南涌口的村东头，前面是一片青翠的芭蕉林，靠东是碧绿的荔枝园，后面的小山坡，是一片青松翠竹。虽然是冬天

了，这些植物的叶儿仍是油绿可爱，看不出丝毫的枯萎现象。

绿丛中间有二幢房子，门楼被粉得雪白，门楼上正中有一颗红星在早晨的阳光中闪耀。里面宽敞的院子，有好几位老大娘坐在木机面前迟缓却又熟练地编织草席。正屋的天井里一盆粉红的玫瑰和一盆雪白的秋菊正在盛开，一切都显得非常宁静、整洁，而又生气勃勃。

这里就是虎门公社南栅敬老院。

敬老院是今年七月下旬筹备，八月三日正式成立的。第一批入院的二十八位老人，在院内已经度过了四个多月的幸福生活了。现在院内共有三十九位老人，其中最老的是八十七高龄的王可大娘。她老人家还能做针线活，而且忙这忙那的安静不下来。

老人们入院那天，南栅象办大喜事一样，村村敲锣打鼓欢送老人。大队长梁祥同志亲自把半身不遂的陈有大娘背到敬老院，干部们帮着给老人们整理好床铺，又摆了入院酒席，妥贴的安排了老人们的生活。一日三餐，饭软菜热，茶水便当，老人们开始度着无忧无虑的晚年。

一条盲鳢七斤半

敬老院办起之后，得到公社党委亲切的关怀和群众热烈的支持。公社党委不仅指示要保证老人们吃得好，休息好，并且发了日用品，如新席子、新毛巾、木屐等。每月还派医生来给老人检查身体。大队的干部又不时来问寒问暖，给了老人很大的安慰。社员们也一样在关心着敬老院。其中有这样一件事情：重阳节的前一晚，二队的小伙子出去捕了很多鱼回来，最大的一条盲鳢足有七斤多重。这真把小伙子乐坏了，各人都想分回自己的公共

食堂，做一味鮮美可口的菜色，使社員們也高興。但想起明天是重陽節，逢年過節嘛，敬老院的老人家應該吃得更好一些。有人提議把這條大盲鱸送給敬老院。這個建議立即得到大伙的同意，並推舉小隊長吳鳳培做代表，連夜把魚送去敬老院。這件很平常的事情，却在老人們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引起了很多的感慨：在舊社會被侮辱被踐踏的貧苦人民，在新社會却得到關懷和尊敬。他們都覺得自己再也不是無依無靠的人了。正如盲老人王直善說的：“共產黨敬老恤貧，毛主席是恩人！”

但是在進這幸福的門檻前，他們中間也有人曾經懷疑與惶惑過。開始辦敬老院的時候，黨提出要辦好敬老院，使一些無依無靠的老人幸福地度過晚年。有部分老人完全相信黨說的話，帶頭報名要求入院。但也有一部分“慣於用老眼光來看新問題”的老人，心里疑惑不定。他們想：“人世上真有那樣好的事情嗎？”

“又不是自己親生的兒女，能讓你坐着享福嗎？”加上敵人又在造謠破壞，說什麼“進了敬老院連會親戚也沒有自由”。因此有一部分老人還在看風色，要看看敬老院到底是什麼名堂。當然只手是遮不住太陽的，敵人的破壞也是枉然的。敬老院辦起來了，而且辦得好，第一批入院的二十八位老人過着從未有過的這樣舒暢的生活。消息傳開了，那些尚未入院的就爭着報名了。

花 棉 襖

敬老院成立的時間並不算長，但是新人新事確不少。老人們在集體生活中處處都表現了高貴的勞動人民的氣質。這裡先來說說“花棉襖”的故事吧！十月初，全縣敬老院進行評比，這間敬老院評得了上游。院長蔣明同志從縣里開會回來，給老人帶回了

好消息，又帶回了大批獎品，其中有五件花棉襖，二張棉胎和一些其他衣物。老人們一方面為自己的敬老院得到獎勵而高興，一方面又為黨無微不至的關懷而感激不已。

蔣明同志想：這五件花棉襖分給誰好呢？說需要嗎，大家過去都是勞苦人，都是缺食少穿的。論積極嗎，就數七十一歲的王蘭大娘，大家都說她是“上游老人”，是應該獎勵的。於是蔣明同志就在會上提出獎給王蘭大娘一件花棉襖。老人們也指着蘭娘身上由黑變白，有着幾處大補丁的棉襖說：“蘭娘一定得換一件新的了。”但王蘭大娘卻拍拍身上穿着的舊棉衣說：“我有這件了，新的棉襖給朱妹、四鳳她們吧！她們比我更需要哩！”結果這五件花棉襖分給了最需要的老人。每當有人到敬老院來參觀訪問時，她們總是要牽起衣角對人說：“這是毛主席給的。平生第一次穿花布衫……”昏花的老眼充滿了激動的淚水。

有一天，朱妹大娘穿上這件花棉襖到鋪子裡买点東西。社員們看見都和她老人家开玩笑說：“朱妹大嬸不是八十歲的老太婆啦！變成十八歲的嫩姑娘哩！”朱大娘高興地說：“是呀！毛主席領導我們變嫩啦！”

事實也是如此，院內的老人在舊社會都是受苦受難的勞苦人，不少是孤苦伶仃靠乞食度日的。象七十六歲的吳嬌大娘那樣，年青時嫁到金州，丈夫死了再嫁來南柵；雖然也曾生過兩個孩子，但都過早的死去了，媳婦也跟着改嫁了，最後是留下她一個人。解放前十多年一直靠乞些殘飯剩菜圖得半飽，一件破棉襖足足穿了三四十年。今天進了敬老院，能穿上這樣藍底大花厚厚實實的新棉襖，心里就由不得不激起辛酸而又幸福的感情。是新社會，是我們的黨和毛主席，使這些老人家得到了尊敬，得到了照顧。

不 服 老

敬老院的生活越过越好，老人們的心情越来越舒畅。他們都說：“食在肚里，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前些时教导員梁加林同志来探望老人家，向他們說：公社党委自十二月份起要按月給老人們一些零錢花。过了几天老人們就領到了公社发給的第一次工資，这件事使老人們很久都不能平靜下来，她們中間有人想起过去苦难的日子总是热泪盈眶。王兰大娘說：“过去做梦也梦不到有今天的好日子！我今年七十一岁了，解放前六十多年尽是又酸又苦的岁月。孩子他爹早死，留下两个孩子給我，我呕尽了多少心血，才把他們撫养成人。但是貧穷、疾苦、日本鬼以及那些有权有勢的人又把他們从我手中夺去了，最后留下我这条苦命。抗日时期，生活困难得很，为了求得一餐稀粥，小的孩子抱病去帮人担谷，回来后竟一病不起。那时大的孩子在香港打工，听說弟弟死了，兼且香港也难求生，就回到我身边来。回来之后，靠捕些魚虾換半斤几兩米来維持生活，最后还是捱不了，飢病了。我当时打算把住屋拆料卖掉給孩子医病，待孩子病好了，就带孩子出去流浪，但是同房的叔伯却說我拆房卖屋有瀆祖宗，是犯罪。我一个寡妇，能有什么話可說，只得眼巴巴的看着大孩子又死去了。在旧社会，我就是这样受折磨的。解放的前一年，伪保长还向我这个无儿无女的老寡妇抽壮丁費，收了一元一角五分錢，只是少了三分六錢，那死保长还說要我去坐牢。那时节，那有穷人活得下去的日子！只有解放后，拨散烏云见太阳，象我这孤苦伶仃的老太婆才能有今天的日子哩！”

于是老人中間就有人提議要干些什么来报答党和群众的关

怀。她們說：“七十岁并不老，重工夫做不了，輕工夫可做得来”。她們三番五次要求干一些輕微的工作。大队部答应了这个要求，不久院內搬来了七架織席木架，担来了一些水草，老人們开始愉快的劳动。别看她們老态龙钟，顛巍巍的劳动的手还是巧得很。一个多月就編了九百多张晒魚席子，編了成百对手腕套。此外又养了十多只小豬、鸡、鵝等牲畜。群众都贊她們是“不服老”的老人。

心里欢乐歌就多

敬老院里有一幅民歌牆，凡是到敬老院来的总是喜欢去讀。上面不少民歌都是盲老人王直善的心声。

一提起王直善，大家都說他有风趣。他今年六十三岁了，打从四十八岁那年死了妻子，第二年又双目失明之后，只得沿門求乞，三分飽七分飢的生涯，曾迫得他想寻短见，正如他自己的編歌說的：

解放以前日夜愁，
提籃求乞倚門樓，
一日到黑捱飢餓，
几多酸泪在心头。

解放后，他得到政府的照顧；合作化时是五保戶，这次办起敬老院，又第一批安排了他，使他結束了无依无靠的生活。他逢人便說：“入了敬老院，心里真喜欢，我編歌歌唱毛主席，歌唱共产党，心里欢乐歌就多！”他变得快活而又爽朗。每当他穿起院里发給他那套卡机蓝斜制服，用拐杖击着地板，有板有眼的朗誦他自己編的歌时，总是逗得老人們眉开眼笑。他唱道：

生活好，生活好，

今天政治上軌道。
建立敬老院，
使我老人有依靠。
院內編席又养猪，
发展生产效微劳。
旧时国民党，
番茨沒得煲；
冷天无衣着，
整日餓吊肚。
今天共产党，
英明领导好；
实现公社化，
粮食大丰收。
公共食堂飯菜香，
敬老院里三餐飽。
全国人民皆欢畅，
跟党同走光明道。

他还說：“我残废了，劳动是不能了，我要編多些歌为党宣传哩！”院內的老人也說：“他呀！他的歌真是唱不完哩！”是啊！这样幸福的日子那能唱得完啊！

敬老院成立之后，中心小学的小学生和大队的文娱組都来表演过文娱节目，給老人家开心悅目。孩子們来了，又唱歌又跳舞，拉着大娘叫婆婆，可真把老人家乐坏了。她們連声說：“我們儿孙滿堂啦！”朱娇大娘更乐得不可开交，拉着孩子們說：“你們誰来教大娘，我也来学学跳舞！”新的生活，使每一个老人都感到欢欣，感到无比的幸福，她們的心变得年青了。无怪譚开大

娘当人們問起她在院內生活得怎样的时候，总是摸摸自己的面頰說：“胖了，胖了。我在院里心情寬暢，我一定能多活几年。”每当說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她总是激动得顫着声音說：“多得毛主席，感恩毛主席。”

白 沙 油 鴨

龔 斌 整 理

你到过虎門嗎？当你踏上这块富饒的土地，人們就会告訴你，这里有远銷西欧的草席；出产丰富的亚热带水果；可是，在广东各地深入人心的，还要算白沙的油鴨。

白沙油鴨又肥又白，的确是虎門公社独有的特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听說在白沙一带的沙田区，海边繁殖着一种小青螺，鴨子吃了，消化力大增，长得快，个子大。你也許认为这里的油鴨聞名，純是由于得天独厚，那也不全面。油鴨要肥又白，还須經過“吹”米阶段。吃慣了青螺稻谷的鴨子不愿吃米，要用人工来“吹”，这是一項細致而又艰辛的劳动。

在飼养场里，你会见到：飼养員把六七寸长的錐形鋅鉄筒熟練地插进鴨子的喉嚨，用口把筒里的米一筒筒吹进鴨肚，一天要吹两次。也許你会問：飼养场成千上万的鴨群，什么时候才吹得完？用不着耽心，熟練的飼养員一个钟头能吹上一百五十只。但如果是我們，半天也吹不了几只，还說不定要把鴨子弄得半死，甚至連鴨舌也給塞了进去。

說也奇怪，一只鴨子只要“吹”上十多天，就会变得又肥又白。当你看见飼养員抓起一只准备明天杀的鴨子，笑着說：“足足有五六斤哩”！你不得不惊叹劳动人民非凡的智慧！由于这样，白沙油鴨才博得人們的贊賞，尤其在华侨和港澳同胞中，更享有很高的声誉。白沙油鴨是虎門公社主要出口物資之一，你可別小看了它，一只油鴨，可为国家換回四十五元港币；一九五八年虎門公社出口任务就达三十万只，为国家爭取了数百万元外汇。

可是，在解放前，白沙油鴨掌握在白沙的地主手里，变成地主資本家剝削农民攫取高額利潤的工具。白沙大地主郑旭昆就是靠經營油鴨发家的。地主資本家們一个个变得象吹过的肥鴨，农民却連杂粮也吃不上，养出来的油鴨也只是富人們送禮的佳品，广大的穷人那有錢尝试。解放前几年，靠天吃飯的白沙、沙田一带接連发生咸旱灾，白沙的油鴨业也逐年显得冷落萧条。

解放后，人民掌握了政权，虎門白沙的油鴨业才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公社成立以后，生产规模更大了，最近，还在白沙附近的博美、鎮口建立了加工厂。

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公社粮食特大丰收，公社的副业也在不断的飞跃发展；一九五八年虎門公社將飼养三百多万只家禽（鸡鴨鵝），油鴨的生产也将不断出现新的局面。让全省全国人民都尝尝虎門公社的白沙油鴨吧！让白沙油鴨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为国家爭取更多的外汇吧！

堵河散記

黃樹森等整理

工地鳥瞰

在一百二十米寬的虎門后街河面上，布滿了密密麻麻、一隊一隊的揮槳舉鏟的人們，大大小小的船隻，組成一列列的運輸隊，滿載着烏泥從四面八方奔向江心。船如離弦的箭，拼命地划呀！人們的嗓子嘶啞了，但“挑戰”、“爭上游”、“加油”的喊聲還是此起彼落。這情景使人想起三國時代“赤壁鏖戰”中乘東風破勁敵的東吳雄兵；但他們不是統治者驅使的奴隸，而是建設美好未來的主人、自然災害的征服者。

后街河，在后街的南面，是珠江三角洲無數小河中的一條。多少年來，它雖給人們魚米舟楫之利，但又常常凶性發作，引進大海的鹹潮，泛濫成災。人們曾經被這條凶龍害得九死一生，肥美的土地、廣闊的平原，由於鹹水的侵入，長出稀疏低矮的、半黃不白的稻谷，產量極低；因而人們雖然獲得了解放，分得了土地，苦心經營，生活水平仍不能迅速提高。

人民公社象一陣猛烈的東風，使沙田、新沙等地的農民增加了無窮力量，他們在黨的領導下，決心馴服這條凶龍：要在它與珠江的匯口處築起一道大堤，截斷它們的聯繫，防止鹹水的浸入，同時引進東江的淡水，使它完全為人們謀福利。為了豐衣足食，為了子孫萬代幸福，除了老人和小孩，孕婦和病弱，其餘的

人組成了两千多人的鋼鐵般的民工隊伍，帶着簡單的行李，開到這荒野扎草為營，日日夜夜苦戰。他們忘記了疲倦和艱苦，鼓起沖天的干劲，決心和潮水爭時間，和日月比高下，一連搏鬥了五六天；依然是信心十足、勇氣百倍地戰鬥着。……

夜 戰

夜幕降臨的時候，大家剛吃過晚飯，作激戰後的休息。這時江面上呈現出短暫的寧靜，民工們悠揚婉轉的笛音劃破了两岸的沉寂，增加了人們勞動後愉快的情趣。片刻，一聲哨音掠過人們的耳際，四面八方立即沸騰起來，人們互相呼應着：“開工！”

“集合！”一盞盞的氣燈帶領着人群奔向工地，照得河面金光耀眼。

這正是陰曆九月上旬，潮水漲得凶猛，剛剛築起來的半邊土堤，高度不夠、基礎不穩，有被沖垮的可能，必須當夜增高它，才能避免危險。這時潮水越來越大，人們的勁頭也越來越足；120米寬江面的潮水匯集在30米寬的缺口沖擊，來勢很猛。潮水碰擊在缺口中央的石頭上，卷起陣陣的波浪和旋渦，小艇有被吞沒的危險，但人們的心比它更汹涌澎湃。深夜十時左右，忽然風向轉變，星星匿形，烏雲密布，北風大作，水寒刺骨。每當推卸一船烏泥以後，雖然衣服濕了大半，凍得牙齒打顫，但人們的歌聲仍然響徹江面，民工的談笑聲，隨着滾滾的波浪四處飄蕩。

十一時半收工了。睡眼朦朧里，又是叫喊聲，忽地爬起，原來大堤被返回的潮水沖垮了幾米，必須立即搶救，江面上又成了喧鬧的海洋。

紧张的时刻

“合攏”，这是决定整个堵河工程命运的关键。河坝是否能够挡得住潮水的冲击？连日来千百人的苦战是否会成为泡影？成败在此一时。全工地的人们，无论是推土的小姑娘、摇橹的老舵手，都密切地关注着这个时刻的到来！

潮水在不断地涨着，水位渐渐平稳了，缺口两旁的土坝上，堆起了大批的土块、沙包，数百条大小船只满载泥块静候着。

潮水完全平稳下去，最紧张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一艘准备沉下去堵缺口的残破大船，被两边土坝上的民工用牵绳拉动起来，逐渐向缺口靠攏、再靠攏，千百个民工和数不尽的小艇都屏住气，静静地注视着这艘将沉的大船。这时整个工地除了指挥人员的声音以外，什么也听不到。大小船只和两千多民工在等待着大船挡住缺口的一瞬。

当大船叫潮水让路，河口合攏的时刻，指挥员一声令下：

“卸泥”！大小船只似万箭齐发，直奔河口。千人动手，抬石扛沙。欢呼声、叫喊声、河水冲击声汇成一支强烈的劳动战斗交响乐，震撼了整个地层。

经过两小时的争夺战，缺口终于堵住了！人们举起了铁鏟、桨叶，挥动着头巾，在灿烂阳光下庆祝这堵河工程的伟大胜利。

干劲万岁

——赤岗秋收速写二题

曾强亚 吴伯健

返老还童

鲜艳的红旗在金光灿烂的稻浪上空迎风飘展，公社社员日日夜夜在奋战。闪闪发亮的镰刀象掀锦被一样霎时就刈去一大片，禾桶是擂台战鼓，裹响着。欢腾的歌唱和鼓动的吆喝，凑成了欢庆丰收的乐章。这里是兵团作战。

战地一角，两个老汉边干边谈：

“老顺，向左右走五步都是禾坵！”（禾坵，刈倒在地上的禾束）

“这办法好。阿永啊，你说这块高产田能亩产三千斤吗？”

“稳拿。青年有气力，我们老鬼有耐力。”

“人，能蜕壳还童，是假事，人老心不老倒是真的。”

.....

说着说着，两个老人都笑了，笑得多爽朗。

老顺今年五十多岁了，双眼蒙上了一层膜，看东西很模糊。一听说今天开始秋收，他心里痒痒的，全身都激动起来。鏢声一响，他便摸索着找他的老搭当阿永去了。老头之间好商量，青年人瞧不起老年人，总是叫老人干田边活，晒晒谷、放放牛，他心

里这样想，口里喃喃細語：“耕田这一行沒有老的帶領怎成？”

“阿永，我們再来个合作化。”老順找到了几十年的老交情，便打趣地說。不用說，阿永一听就明白了。

“又卖老了！老順呀，留着点气力吧！日子还长哩！”

老順不会去細嚼阿永这句话的，他的回答很直爽：

“现在不用它，带进棺材就浪費掉啦！阿永，我們老不死就是老不死，吃了一碗还要做一桶。”

“老人有老耐，老順，跟他們青年們比一比，不过……”阿永說到这里却住口了。也許他知道老順会接上来說完的。

“不过我的眼睛瞎了是不是？阿永，两家不要多事，我不理你的腰疼症，你倒干涉起我的眼睛来啦！”

到了田头，矛盾又发生了。老順为了阿永的腰好受些，要他打禾，自己刈。阿永不同意。理由很簡單，老順看不见，稻子不能摸一下刈一刀，打禾好些。爭論不分勝負，最后只好輪換着干。

他們是老人？！干起活来多起劲呀！想一想，他們从哪里找到这么旺盛的活力？

夜 战

十八日那天刮台风，天气很冷，到了夜間，露水浓重，在田里工作就显得更加寒冷了。就是用力打禾，也沒法子使身体暖和起来。領導上规定晚上十一时收工，鑼声一响，我們就跟着社員們一起回来了。經過六排工地的時候，只见火把烧得正旺，人声喧嚷。我們以为大概他們只刈剩一点，赶着要刈完它吧！于是情不自禁地向他們喊了一声：“加油干呀！”給他們助助威。

走到半路，碰到敬森挑着一担籬筐迎面走来，問他挑的什么，他說挑的飯菜。

“你挑飯菜去干嗎？他們不是就要回來了嗎？”我問。

“今晚我們要干通宵！”他回答說，声音很豪迈。

“干通宵？不是規定十一点鐘收工嗎？”

“規定是規定，我們自己要干嘛！”說完，他就走了。

事前一打听，果真这样：第六排的孔林、迪芬、最芬、容根、石穩、敬森、錫禧、任中，还有一个女的叫善娣，他們九人不怕勞累、不怕寒冷，为了早日完成秋收任务，主动干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样参加全队大兵团作战，一直干到第三天。难道他們不知道寒冷？难道他們不知道勞累？不是的。但是他們不怕！为了公社熟透了的稻谷不被台风刮去一粒，他們把什么寒冷、勞累都置之度外，主动地夜战到天明。什么是共产主义思想？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拼命劳动，不計报酬，爱社如家，为了人民公社的生产建設，鼓足最大的干劲往前直冲。“我們自己要干嘛！”短短的一句話却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他們崇高的思想品質和豪迈的气派。

當我們和他們談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們总是謙虛地說：“平常事，算不了什么，反正工作是自己做的嘛，迟做完不如早做完！”事实也是这样：當他們的秋收任务基本上完成的时候，他們的小队又响应了上級的号召，派出了十一个最年青精干的社員支援沙田的秋收去了。

后 記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日，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我们中山大学中文系四百多个师生来到了英雄的虎门。从那天起，我们就和社员们一起，在莲花山下抢救；与咸潮搏斗；在零丁洋里的惊涛骇浪里出没……一百多天的共同的生活和劳动，不仅提高了我们的思想，锻炼了我们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阶级观点，而且也使我们深刻地了解了虎门人民的英雄性格和斗争历史。

虎门人民是有着极其艰苦和光荣的斗争历史的。早在一百年前，这里的人民就在民族英雄林则徐的领导下第一次击退了帝国主义对祖国的侵略。在以后的大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里，党领导着虎门人民组织了农民武装，展开了极其艰难的游击斗争。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虎门人民不知出现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和动人事迹！有时从田间劳动回来，你会听到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津津有味地向你讲述那鸦片战争的传说，那动人的“节马”故事，那著名的沙角海战……。在这里，一个普通社员的经历也往往会使你景仰：一个三十开外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一名

小鬼隊員，出入敵偽軍營，破壞敵人交通，焚燒敵人炮樓，倦時睡在山頭，累時躺在地上；而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又是大嶺山上出色的游擊戰士。在全民大躍進的日子里，虎門人民對自然作戰的頑強精神也是使人十分感動的：為了戰勝咸潮，三千多民工在沙田足足苦鬥了兩年；在嚴寒的冬天，半身浸在水里，有時手脚劃破了，咸水浸入皮膚，痛如刀割，但是，他們還是堅持工作。這些活生生的事實深刻地教育着我們：只有勞動人民才是歷史的真正主人，歷史的真正締造者。但是在階級社會里，反動統治者卻把真正創造歷史的勞動人民一脚踢開，篡改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把歷史描繪成由幾個帝王將相、英雄豪傑任意擺弄的玩藝兒。想到這些，我們是多麼渴望着編寫一部勞動人民的歷史，一部虎門人民生死鬥爭的歷史啊！

離開虎門返校前半個月，我們突然接到公社黨委的指示，要抽調我們十三位同志參加編寫公社史工作。我們真是高興極了！於是背起簡便行李，立即分頭出發：有的登上了萬峰重疊的大嶺山，有的踏進了廣漠無垠的沙田，而有的則鑽進了零丁洋的萬頃波濤。經過一段時間的搜集資料，整理和加工，我們和虎門人民公社的同志們一起，終於算是編寫出了這部書的初稿。

回校以後，一方面由於忙於功課，另一方面由於水平和資料的限制，給我們繼續加工和提高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但是，在領導和老師們的支持和幫助下，同志們終於把這本書編寫出來了。特別是，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同志，同意我們把他寫的“虎門公社調查報告”收進這部公社史里，使得本書大為生色。對於省委領導同志的親切關懷和支持，我們十分感激。

這部公社史是在虎門公社黨委親自領導下寫成的。在編寫過程中，公社成立了公社史編寫委員會，各生產區都設有編寫小

組。社員們聽到要編寫自己的歷史都很高興，有的幹部深夜開會回來寫材料寫到天亮，在座談會上很多老太婆一面流淚，一面控訴日本鬼子和國民黨的滔天罪行。我們深深感到，這是一部真正用勞動人民的血淚凝成的歷史。

編寫公社史還是一個新的課題，我們還只是在摸索階段，加上我們水平和能力的限制，這本書里面的謬誤是難免的，希望讀者指正。

中山大學中文系虎門人民公社史編寫小組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更 正

本書第一章“巾幗英雄吳石嬌”一文
執筆者應為朱穎輝，不是胡道洪。特此更
正。